



編年史

Anna Sokalska

編年史

© 2023 Team17 Digital Limited.

Published by: Team17 Digital Limited

Production & Direction: Stan Just

Writing: Anna Sokalska

Proofreading & Editing: Ewa Popielarz

Illustrator: Dominika Bochenek

Localization: Roboto Global

eBook adaptation: Piotr Najar / UNO Kooperatyw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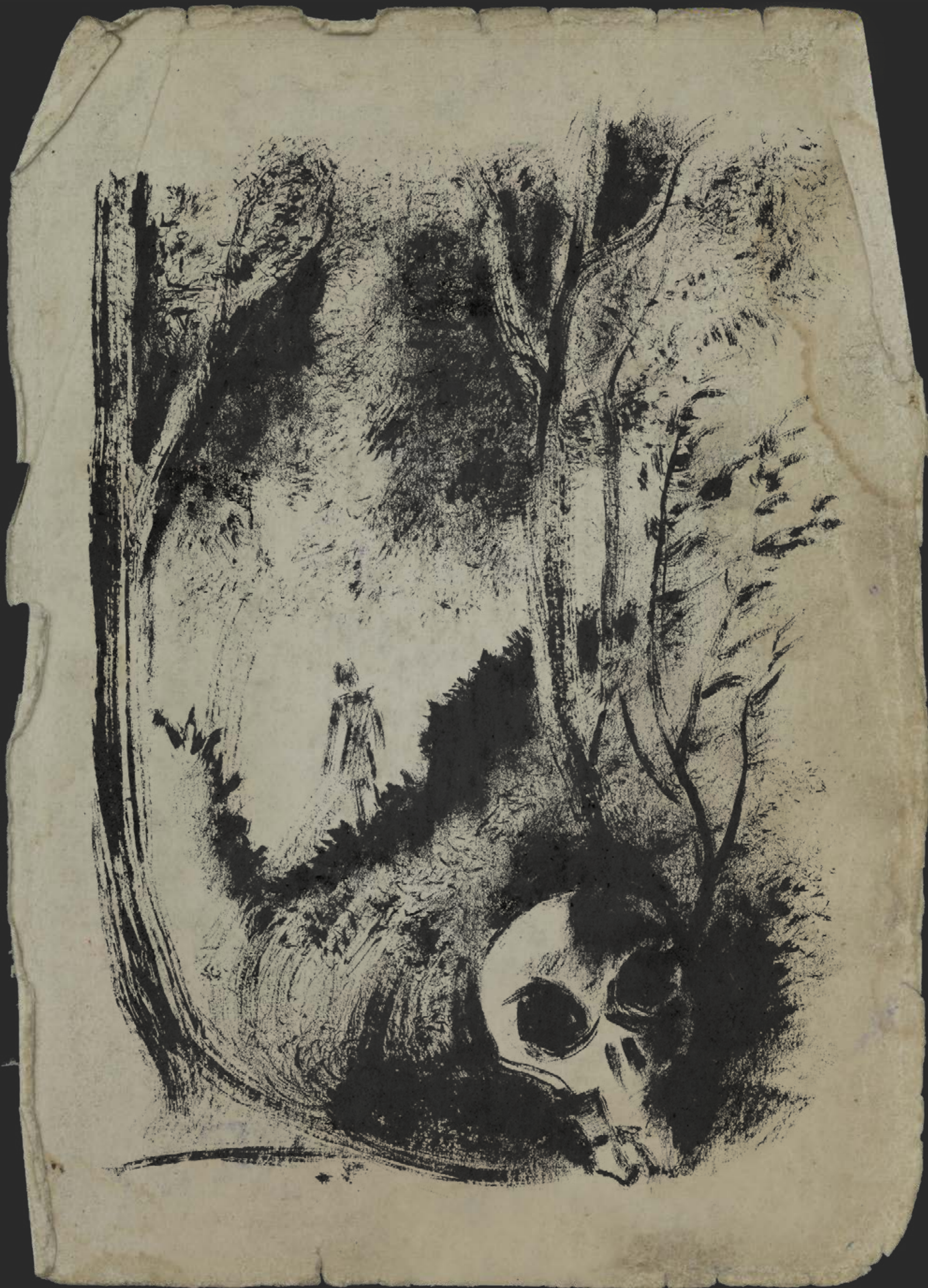
內容

- | | |
|----|--------|
| 一 | 讚頌其神！ |
| 二 | 原初的甦醒 |
| 三 | 無限之源 |
| 四 | 懣慰寂寞 |
| 五 | 生命之水 |
| 六 | 嫉妒的誕生 |
| 七 | 威尼斯的剝世 |
| 八 | 無主的陰影 |
| 九 | 冥界 |
| 十 | 孤獨再臨 |
| 十一 | 雷電化身 |
| 十二 | 女人之初 |
| 十三 | 男人之初 |
| 十四 | 連博之誕 |
| 十五 | 幸福年代 |
| 十六 | 金色國度 |
| 十七 | 普拉博的禮物 |
| 十八 | 永恆的終結 |
| 十九 | 靈魂救濟 |

- 二十 威尼斯的信使
二十一 靈魂的兩面
二十二 痛苦紀
二十三 憂傷的莫科什
二十四 虛假的謠言
二十五 戰慄與無力
二十六 鴉陽降臨
二十七 神靈之心
二十八 大地之骨
二十九 神靈之刃
三十 黑暗降臨
三十一 肆意之火
三十二 煉烈之火
三十三 陰謀
三十四 冥界王子
三十五 魅惑之火
三十六 汙濁之火
三十七 火之信徒
三十八 斯瓦烙格的哀嘆
三十九 火之養料
四十 恐怖白造物
四十一 暗夜之主
四十二 惡魔與低語者

- 四十三 惡魔的及叛
四十四 莫科什的犧牲
四十五 女神降臨
四十六 平衡捍衛者
四十七 地表的呼喚
四十八 神靈漫遊
四十九 腐朽
五十 列結的多爾雅
五十一 甄選低語者
五十二 神靈的烙印
五十三 翁布斯卡的故事
五十四 低語的故事
五十五 咒語
五十六 蜀峙
五十七 疑心
五十八 連博的禮物
五十九 沛倫的禮物
六十 關於聖物
六十一 關於多爾雅
六十二 大暗天災
六十三 低語者的聲名
六十四 神力之證
六十五 挫敗的威厄斯

- 六十六 末日
六十七 戰慄
六十八 首位低語者的墮落
六十九 智猴
七十 痛苦
七十一 死區之擁
七十二 議論紛紛
七十三 放逐
七十四 漂泊
七十五 伯汗
七十六 團結重臨
七十七 神聖英雄
七十八 聖子
七十九 世界的墮落
八十 聖神年代
八十一 低語者的黃昏
八十二 普拉博的墮落



一 謨頌真神！

那些銘記於心的人將獲得恩賜。唯有對真神的記憶與信仰，才能將我們從惡毒的篡權者手中拯救出來。

汝須抵禦誘惑，逃開詛咒。蒼穹無瑕，地球卻爬滿害虫，腐朽不止！吸入肺中的空氣讓靈魂覺醒，腳下的土地卻吞噬著軀體。別對埋在地下的黃金弱之若鷲，因它會腐蝕汝心，使汝喪失理智。

記住這些歷史，救濟自己吧！

我是加爾，神女多爾雅忠誠的低語者。在仁慈的水神莫科什的恩賜下，在靈與肉之間誕生了第一個女人，她的蛋子即是我無數代以前的先祖。

這是對太古紀的謨言，亦是唯一的真理！時光流逝，然而記憶鑄刻於心。傳說與後裔同在，直到預言中的年代到來。

讓我們謨頌真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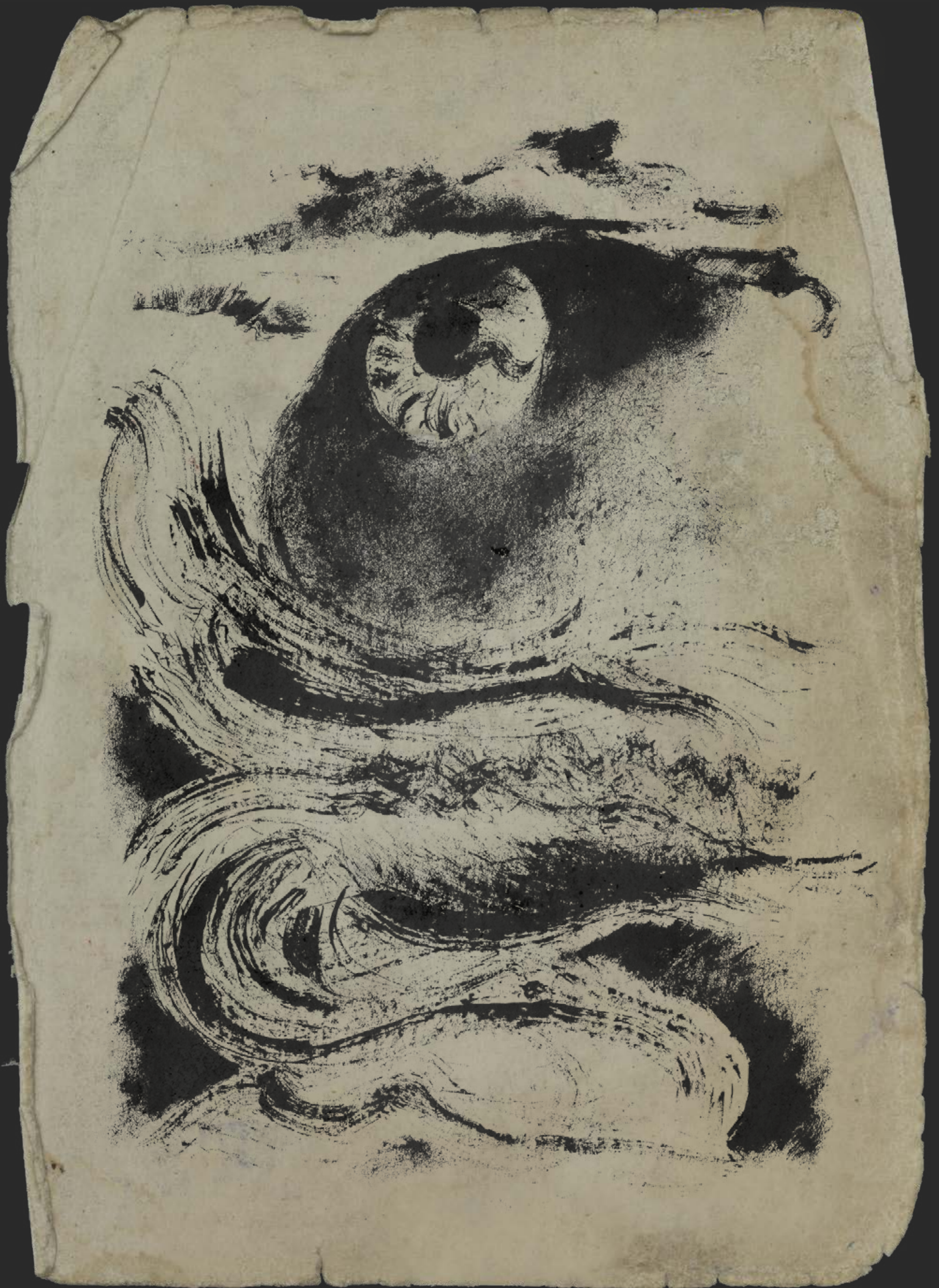


二 原初的甦醒

太初之時有蒼穹，無邊無際，充滿恩澤與神力。凡人之心無法理解彼時蒼穹的寧靜與智慧。宇宙萬物皆是神靈的吐息，靈魂的精髓，無瑕的聖體——那即是生命之初。

恩澤無邊的蒼穹在睡夢中甦醒，如凝結的朝露，其意志傳遞大千世界，那即是永恆之初，普拉博之始。普拉博是夢人之父，蒼穹之主，賜予萬物以靈氣，柔如清風，強如風暴。

他的神奇國度永恆光耀，道遠無邊，無憂無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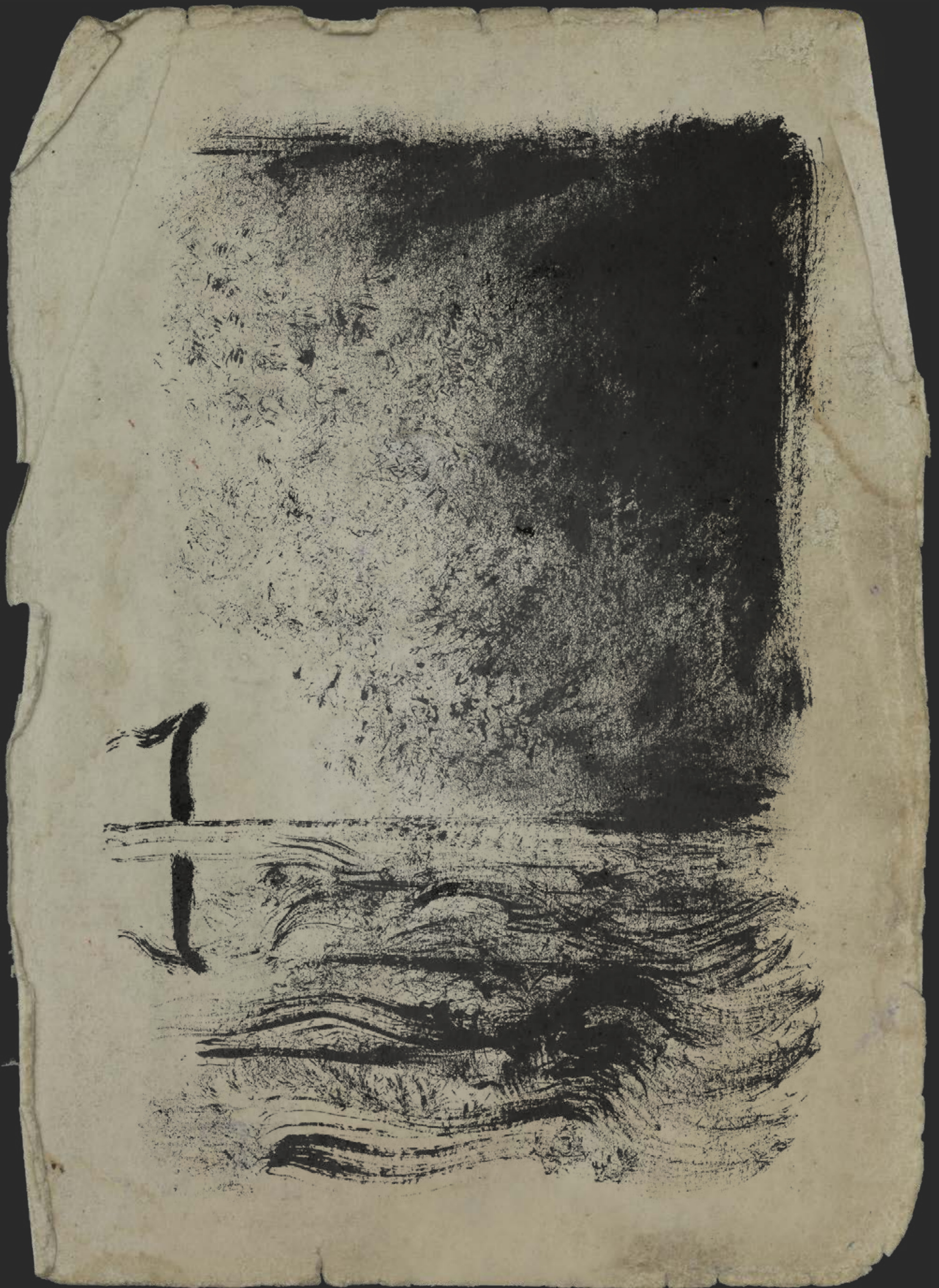
三 無限之源

普拉博仁慈，且神域幽美，其空靈澄澈容華象。普拉博有創世之力，意念凡經他的吐息即可現世，點綴蒼穹。然而，他卻對自己創造的華物感到厭倦，因他早已知曉一切。華物如普拉博本身一般，空靈無重，流光四溢。

普拉博身遊蒼穹，卻渴求未知，只願世界能迎來終結。那思緒無邊際，華宇將他吞沒。

普拉博巡遊天際，卻發現世間僅他獨存。他苦於孤獨，厭倦了千篇一律的沉寂蒼穹，開始哭泣。

那雙眼流出的淚水如瀑布般傾瀉而下。普拉博連綿的吐息撼動了虛空之時，他的眼前出現了一片蒼茫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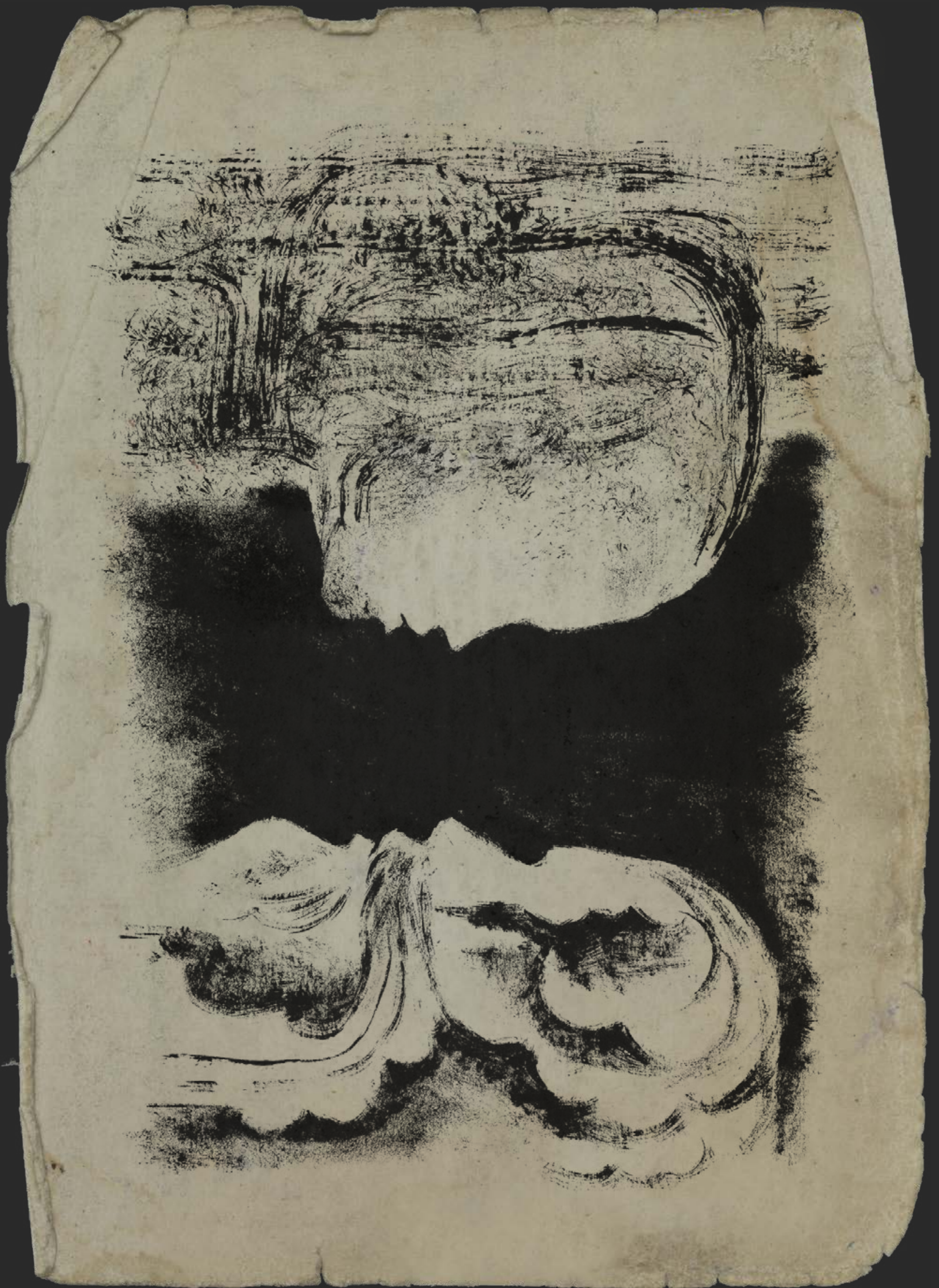
四 捫慰寂寞

在海面看到自己的倒影時，普拉博悲慟欲絕。自此那無聲的影子便寸步不離，更讓他寂寞難耐！

普拉博對著倒影傾訴著哀思，海面因句句喟嘆的吐息泛起漣漪，就像在媽媽的懷抱中搖曳的嬰兒。

在傾訴完煩惱與心願之後，普拉博墜入了夢鄉。醒來時，他的倒影旁出現了另一個身影。普拉博空眼欲穿，但平時清澈明淨的水面，此刻卻完全窺不到底。

蒼穹開始分裂，普拉博已不再是唯一的存在，新的神靈與他擁有同等法力，但又完全不同，披著神秘的面紗。於是普拉博湊近水面，想看個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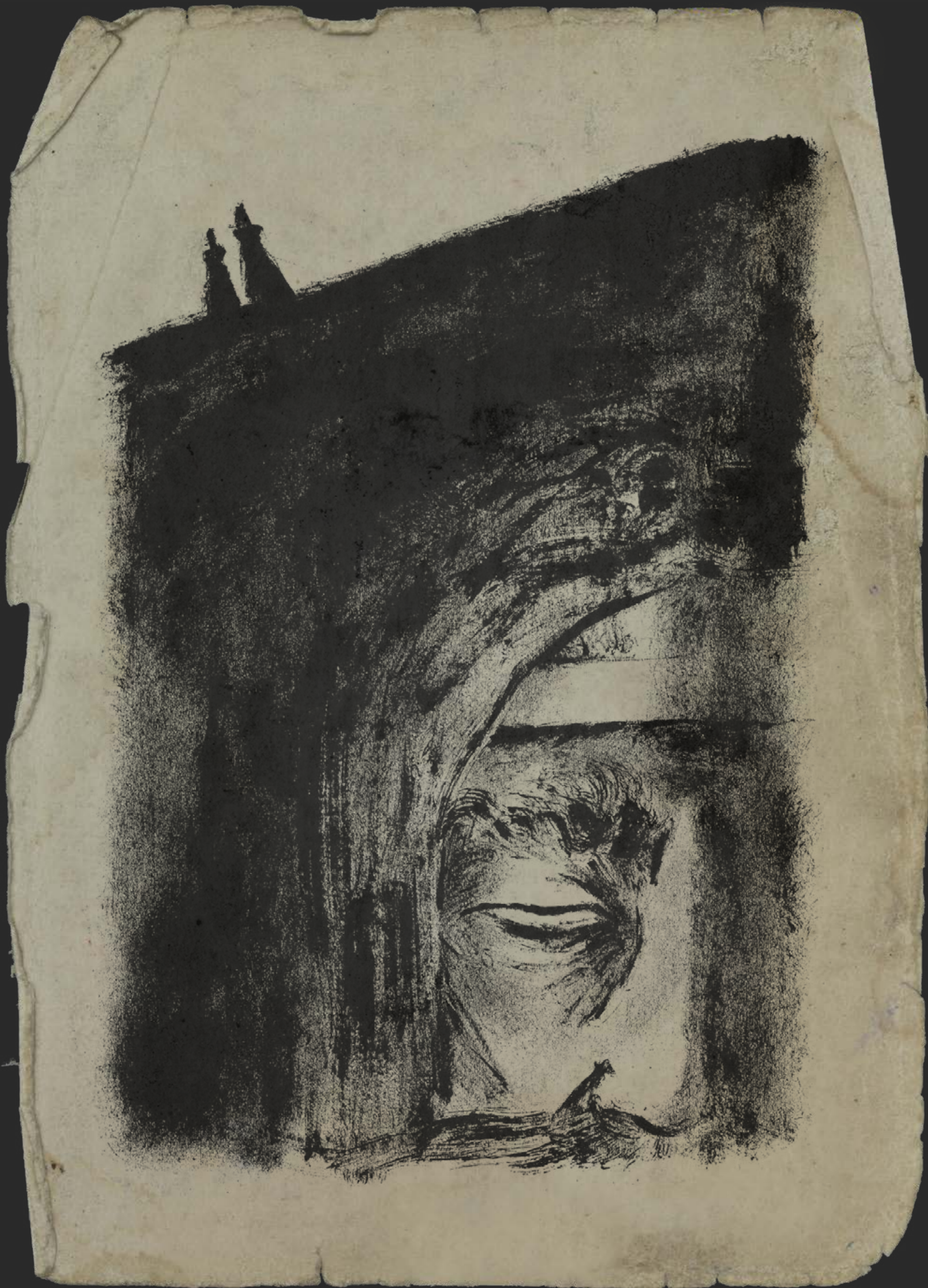


五 生命之水

普拉博凝望著水面，既看不透水，又不願扭過頭去。

忽然，從他的倒影下現出一個身影。她如此美艷，又充滿仁慈，從普拉博的胸膛中竊走了他的吐息。普拉博因眼前的奇景而一時不可動彈。

水被賦予生命，奧義與仁慈的莫科什由此誕生。兩個神靈皆來自虛空，孤獨無伴，彼此吸引。然而他們的本性如此不同，被一道無邊的屏障相隔，近在咫尺卻無法相約。



六 族孳的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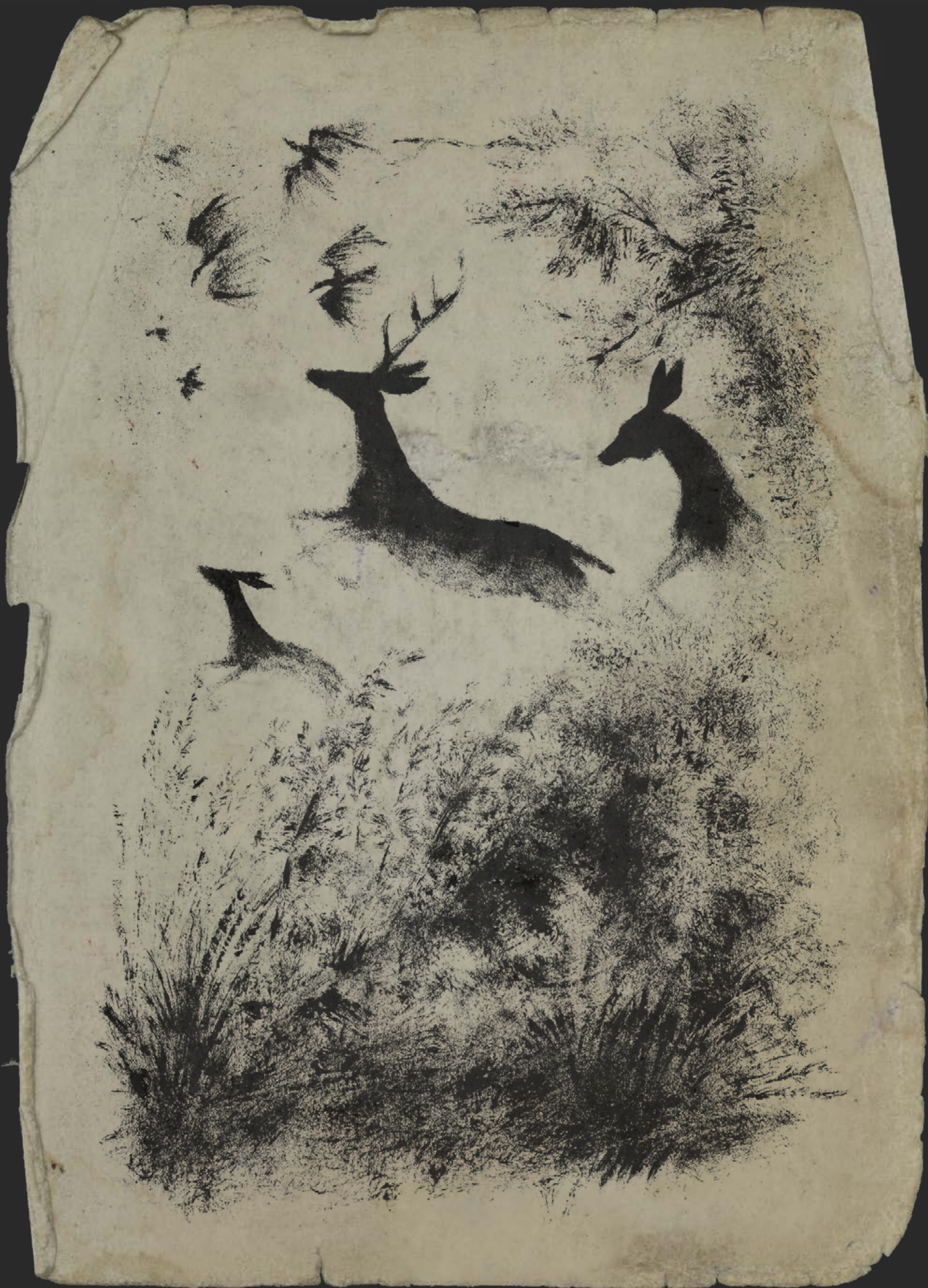
它能滋養孕育，就像房屋的基石，像一座橋樑引人向前。它是空又是貪婪的呢？是空會讓人深陷泥沼，自食其果，而又循環往後？

普拉博與莫科什之間的空真切而美好，在他們的吐息與連綿中，誕生了一片溫暖而柔軟的金色沙岸。

兩位神靈降臨於金色大地，深情相擁。他們的空體充滿了渴望與滿足、焦慮與釋然、喜悅與悲傷、好奇與狂喜。

大地開始震顫，因他們的空液而變得溫暖，在他們的空足下甦醒過來。但大地發現，這份空與喜空並不屬於它，心中充滿了族孳。

威石斯就這樣現世了。他雖被空液澆灌，卻只是一個旁觀者。他的雙唇因渴望而顫動，指尖閃爍著創造神力。這一切都映入了普拉博與莫科什的眼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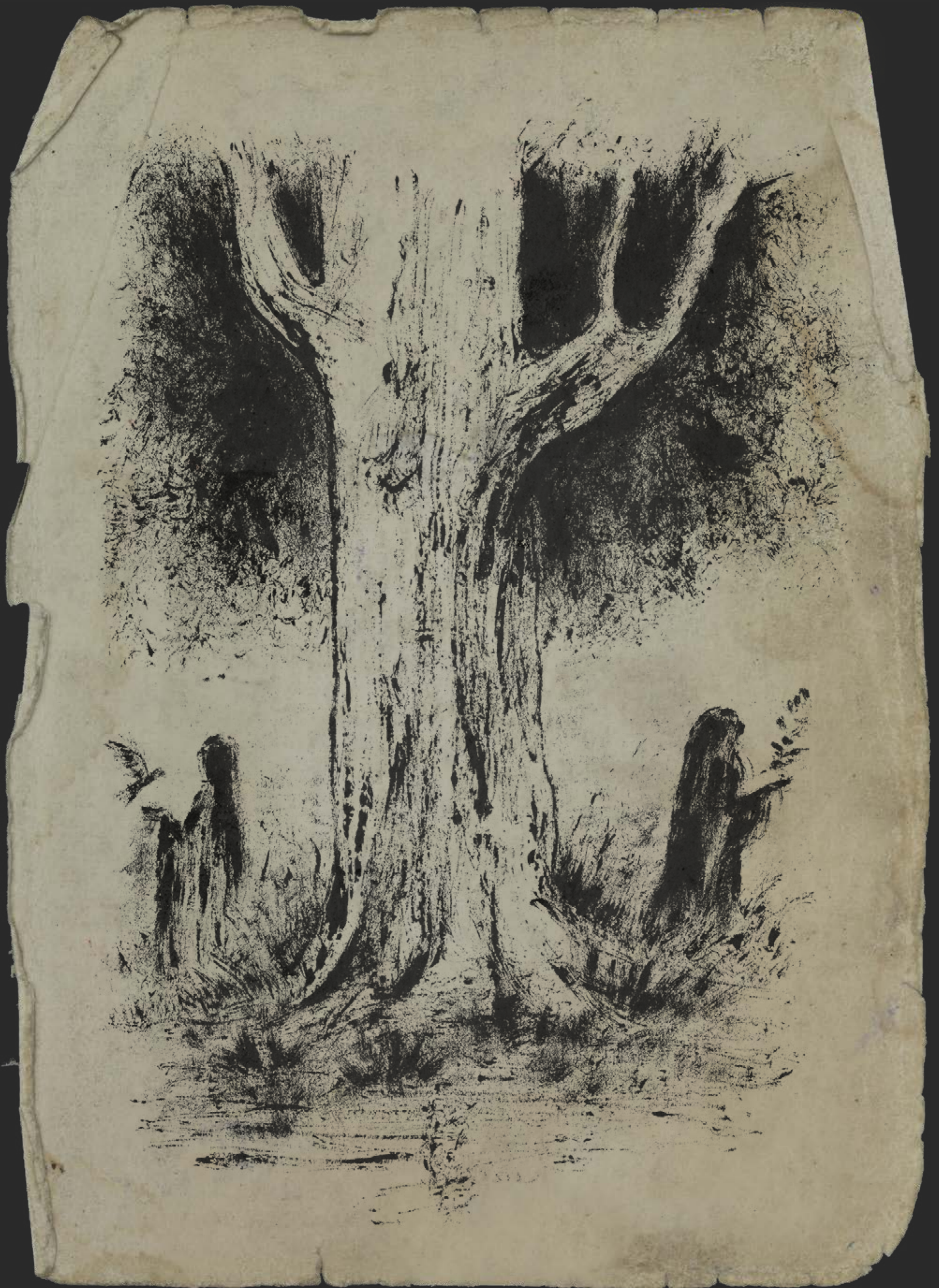


七 威尼斯的創世

儘管風塑造了山嶺，吹起了流沙，低吟於河谷中，但水才是最親近大地之物。海水沖刷著海岸，用無數的銀色手指攢摸著乾涸的裂縫，滲入土壤後流入最深邃、最幽暗的洞穴。

威尼斯因此爱上了莫斜什，唯有她才能澆足那份飢渴。他感受著她的抚摸，感受著她的神聖能量。她就是生命力、仁慈與恆心的化身。

威尼斯從河流汲取水分，澆潤著因他的失意而紅潤灼熱的沙灘，黏土因此而生。他用黏土捏出各種植物與動物，如果造型讓他中意，他就誦念風起時聽到的奇妙低吟，從其中吹入生命的氣息。



八 無意的陰影

這世界是如此美艷繁茂，處處都有生靈歡樂。國度如此富饒柔善，普拉博認為，這一定是他的擊退莫科什的饋贈，充溢了她的忠意與感激。他無意無慮地望著草木蓬勃生長，動物恣意遊蕩，那景象看在眼里，甜在心裡。普拉博等待著莫科什用甜美的聲音呼喚自己，同他一起遊歷世界。

與此同時，莫科什在世間事物中看到了普拉博的吐息與神力，以為那是普拉博因她的忠誠與奉獻而送給她的禮物，因此決定不去打攪普拉博，讓他安靜地完滿偉業。

然而，好奇的她忍不住欣賞起粗壯的樹幹、盛開的鮮花、輕盈的小鹿、忙碌不停的熊……她遠離普拉博的視線，偷偷地看著這些生靈，不想讓普拉博發現自己在欣賞他尚未完滿的世界。



九 冥界

莫科什在世界漫遊，來到一座雄偉山崗的山腳。是風把泥土颳到了這裡，然後大地的震顫讓這座山隆隆升起。她走入一個黑暗陰冷的洞穴，溫暖的水氣撲面而來。因旅途而疲倦的莫科什來到一條清澈的小溪邊，打算喝口水，稍事休息。她驚訝地發現，河床竟鋪滿了黃金，發出她從未見過的誘人光芒。她抬起頭，看到洞穴的暗處也閃爍著同樣的金光，釋放著言語無法形容的能量。

好奇的莫科什不疑有他，走入黑暗的隧道，向威尼斯的國度走去。此時大地開始震顫，砸下的石頭封住了入口，封住了離開這裡的唯一道路，莫科什就這樣被困在了冥界！



十 孤物再臨

世界的流水變得黑暗渾濁。水流停止時，空氣中瀰漫著陳腐的氣息。

之後，普拉博降臨世間，他茫然憂慮，因為莫科什尚未呼喚他，並向他送上禮物。他尋遍天涯海角，卻找不到擊毬的身影。

普拉博呼喚著莫科什，側耳聆聽，卻一無所獲。只能聽到群獸嘶吼，那喊聲混亂難辨，毫無作用。

回到蒼穹後，普拉博俯瞰世界，放眼望去仍無擊毬芳蹤。此時他意識到，若地面未見莫科什，那他必定身處於目光難及之地：冥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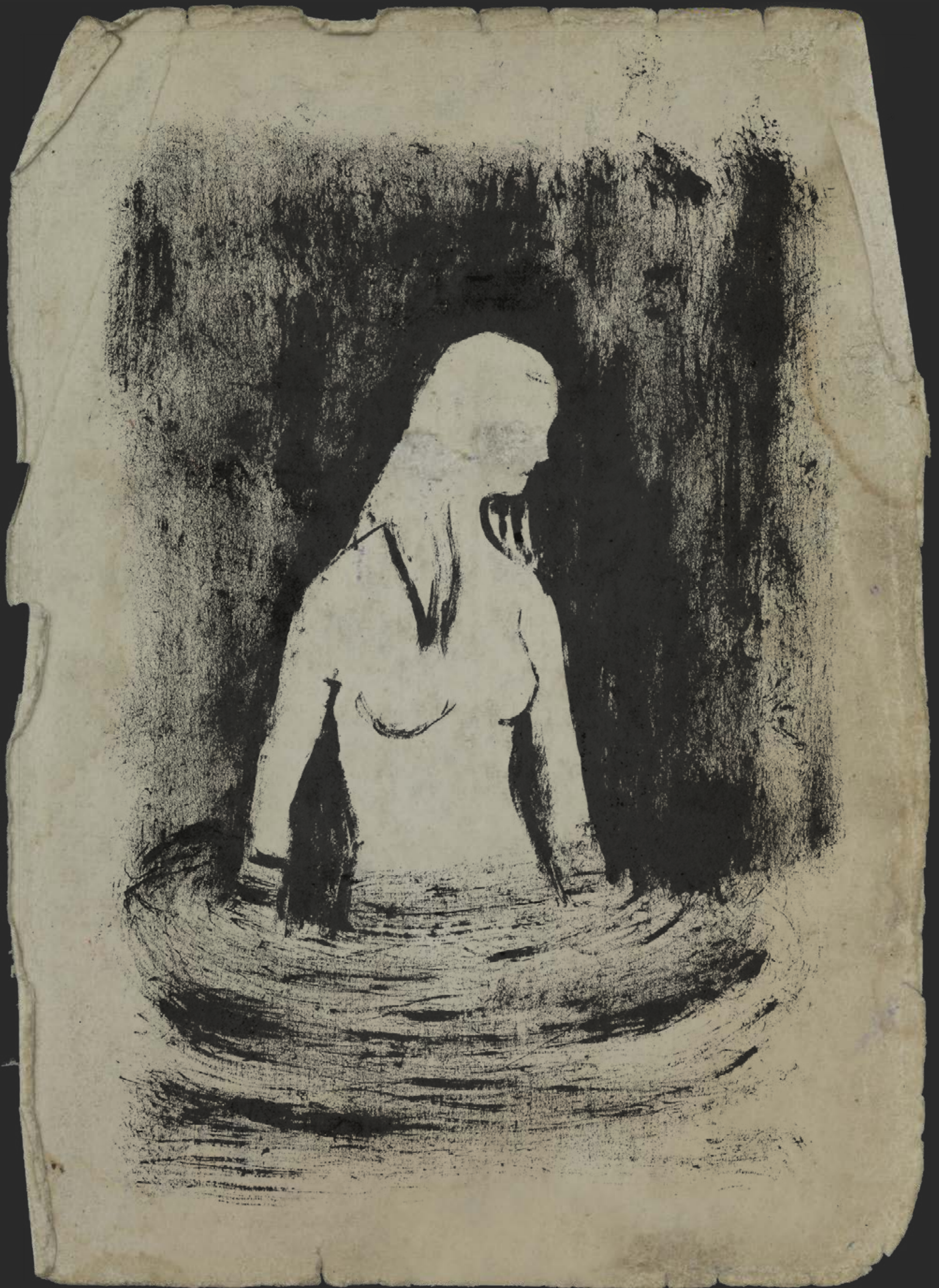
十一 雷電化身

惡怒與恐懼讓普拉博心慌意亂，溪流因他的焦慮而震顫。天空聚起的黑雲翻湧如浪、掠過大地，動物們无不驚恐奔逃。隨後颳起了大風暴，雷電傳神威，大雨如淚湧，森林裡狂風四起，大海河川驚濤駭浪。

蒼穹電閃雷鳴！震耳聲響中交雜著詛咒與絕望，呼喚與宣誓。在先猛、果敢與正義的轰鸣之間，雷神沛倫降生！此乃復仇之神，與普拉博同仇敵愾。

沛倫的神力縱貫乾坤，且震天動地。莽獸四下逃竄，連最堅韌的物也向他俯首稱臣。

雷神怒不可遏，自信濛濛。世間除他以外僅有三位神靈：天空之神普拉博、水神莫科什、大地之神威厄斯。他的怒眼向冥界之主看去，一道霹靂從天而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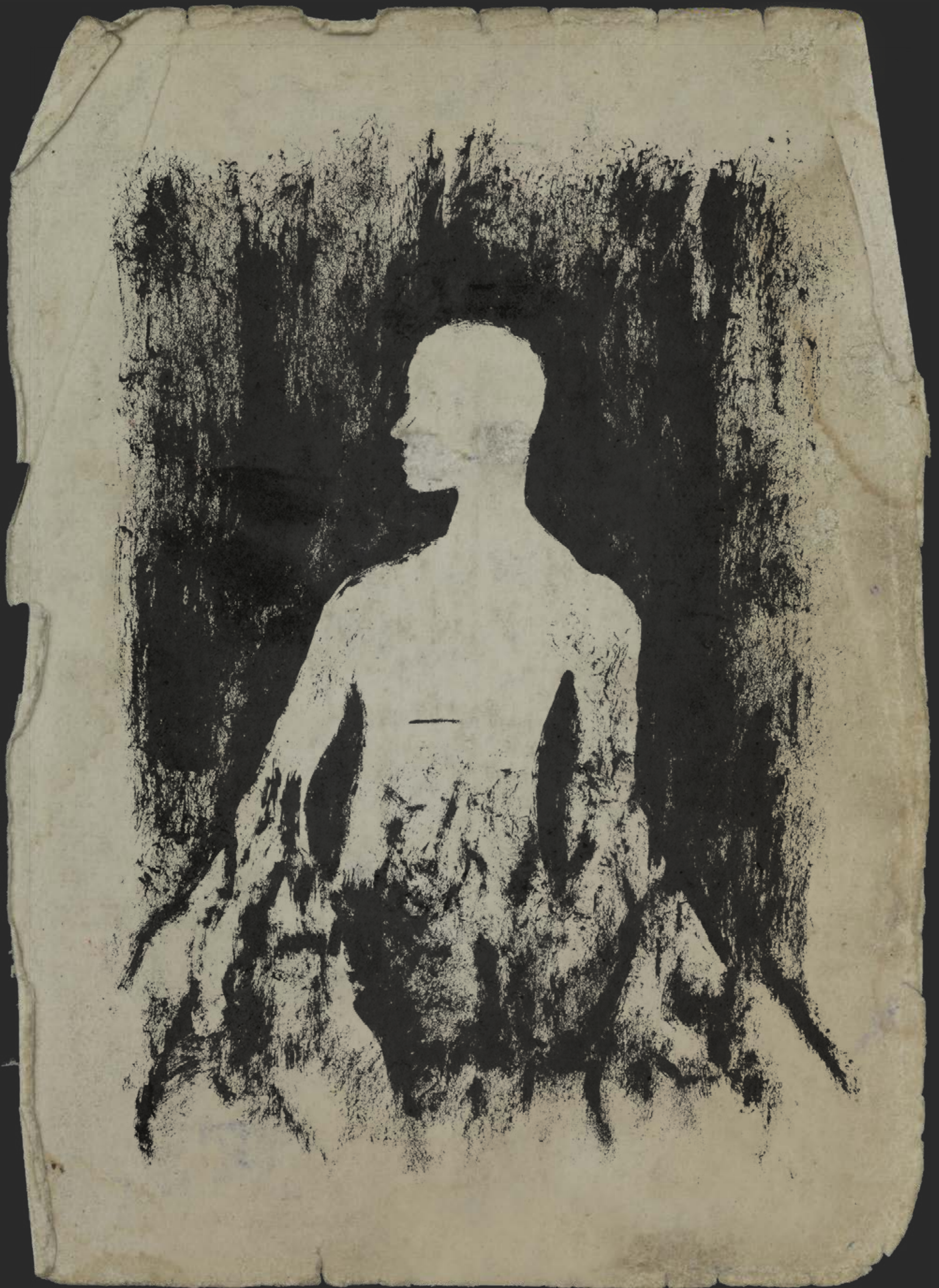
十二 女人之初

無論沛倫如何劈降下萬鈞雷霆，躲藏在冥界的威厄斯依然毫髮無損。曾起誓效忠普拉博的沛倫沒有索饒，無數次掀起雷電之潮，但又在徒勞中陷於沉寂。

普拉博懷念莫科什，日益憔悴。他為尋覓昔日身影降臨大地，然而堅硬的大地遍地骸骨，如威厄斯一般。於是他來到湍急的河邊，渴切掬飲，追憶擊空。只見他抓起一把純淨之水，把晶瑩剔透的水珠塑造了女人的形體。

就這樣，普拉博創造了第一個女人。他將自己的氣息吹入女人心肺，向其形體注入生命之水，賦予她仁慈與愛心，容忍與理解，神祕與生育力。

普拉博把女人放在地上，觀察著她。女人是據莫科什形象所造，第一切充滿好奇，而她的存在本身就玄妙無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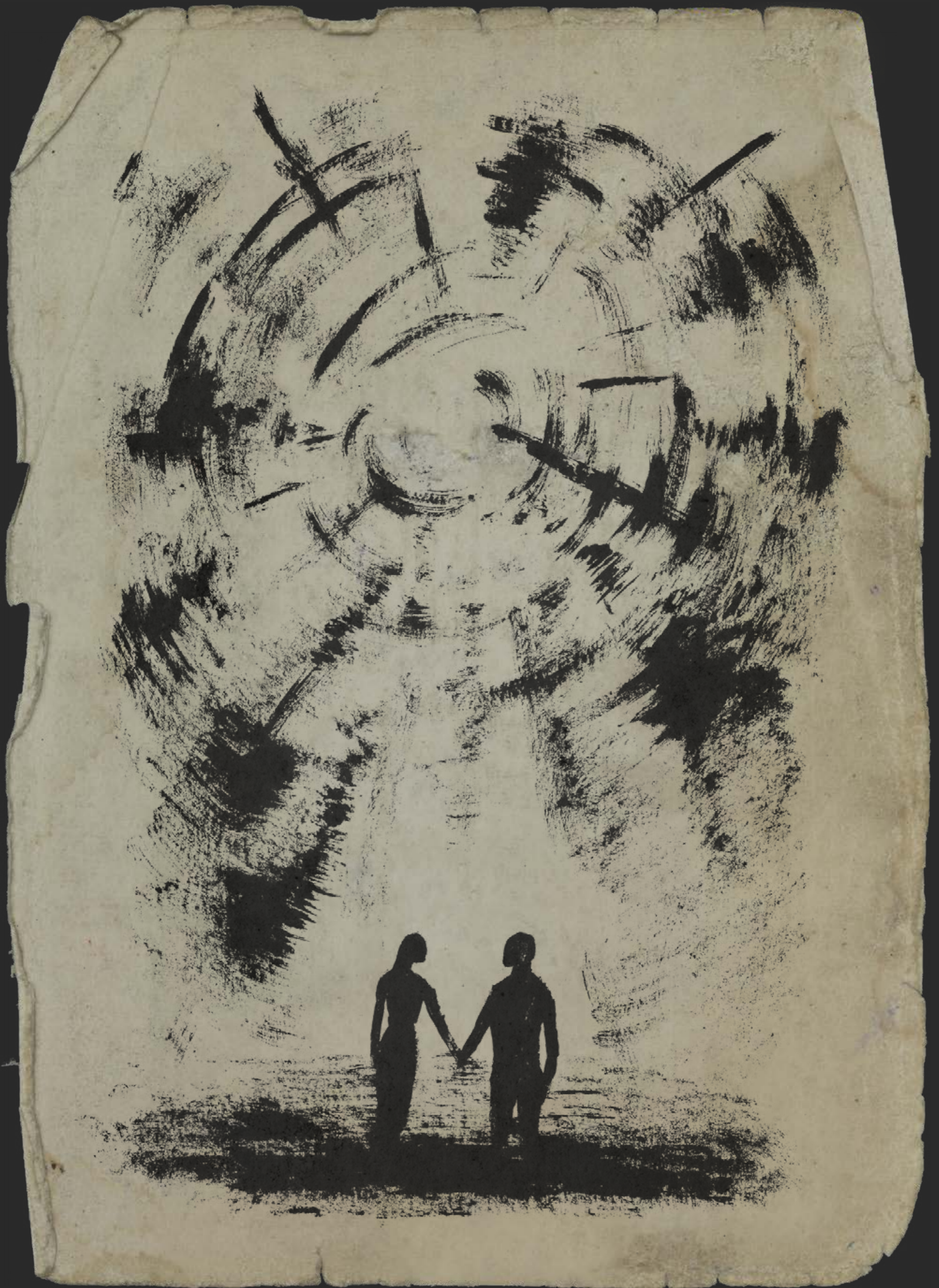


十三 男人之初

女人翻開一塊塊石頭，跟隨動物的腳印遊走，但她害怕黑暗的洞穴和兇悍的猛獸，也沒有氣力遠行。柔弱的她感到寂寞難耐。

普拉博再次降臨大地，掀起他痛恨的威厄斯之造物——石頭。智慧的太神昭示，大地仰賴其眷念之水而生，且大地堅如山稜，不畏狂風暴雨襲掠。

於是他選出一塊最堅硬的石頭，賦予其自己的形態，往裡吹入生命之息。第一個男人於焉誕生。男人堅硬如石，如同普拉博與威厄斯思慕莫科什，男人也眷念著女人。男人既粗暴又溫柔，既善心又充滿嫉妒。他保護女人不受猛獸傷害，讓她免於飢餓，陪伴她踏上遙遠的旅程。



十四 連博之誕

普拉博欣然看到，按他與莫科什的形象所造的男人和女人彼此羨慕，快樂幸福，君臨萬物，繁衍後代。

充滿好奇心與貪慾的人類如此生生不息，讓普拉博喜上心頭。他相信，女人在男人的幫助下，一定會找到冥界之門，他的神聖吐息也將再次攪動到莫科什的軀體。

他的喜悅與希望在蒼穹閃耀，像一團炙熱的火，太陽就這樣冉冉升起，吸走了世間的所有光芒。

太陽是如此熱烈而明亮，因此，比起充滿心肺的無形之風，人類更為崇拜炙熱的太陽。但普拉博並不在乎，因為太陽是他的孩子，降臨此世只為帶給人類光明，並幫助自己找到心愛的莫科什。

神力充盈的太陽在人類的謠告聲中甦醒。人類的守護者，普拉博的使者——太陽神連博現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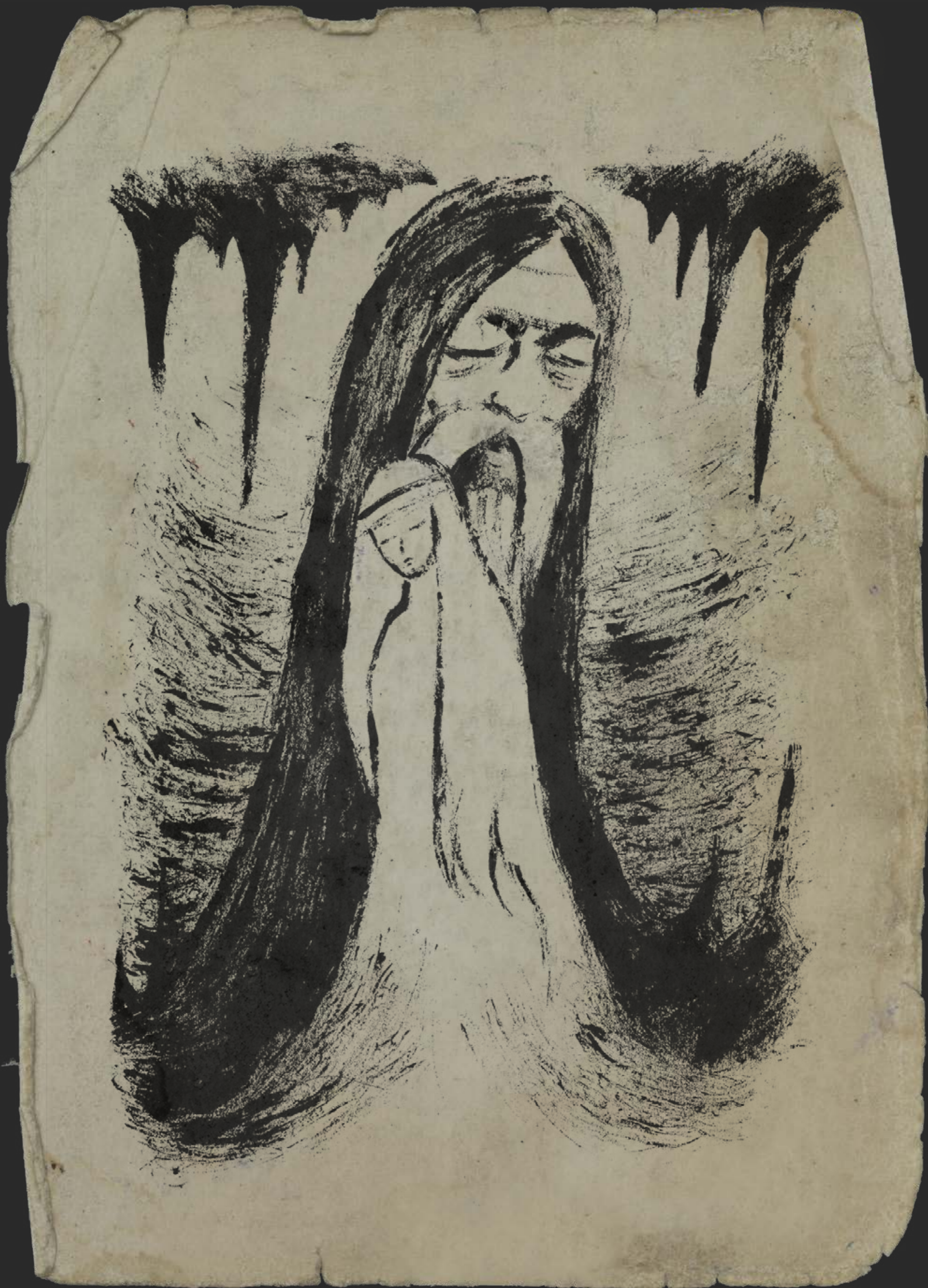
十五 幸福年代

大地上的善男信女過著幸福的日子，他們的肺腑流動著普拉博的吐息，雙眼閃爍著連博的光芒，雷神沛倫則讓他們心懷虔誠、敬奉神靈。

人類的足跡遍布天南海北，與植物與動物共同生息。他們砍樹造屋，獵殺野獸，由此獲得食物與毛皮。

在神靈的賜福下，人類過著富足的日子，不必擔心飢餓、寒冷與猛獸的侵襲。他們不斷繁衍，這讓普拉博愈發滿意。他相信，人類很快就會征服大地的每個角落，並把秘密都傾訴給神靈。神靈則凝神聆聽禱告，人類的禱告如同瓊漿，讓他們神力激盪。

大地因人類的活動而变了模樣，樹木在斧劈中紛紛倒地，野獸在捕獵中展轉逐野，蔥郁的叢林很快成了沉寂的荒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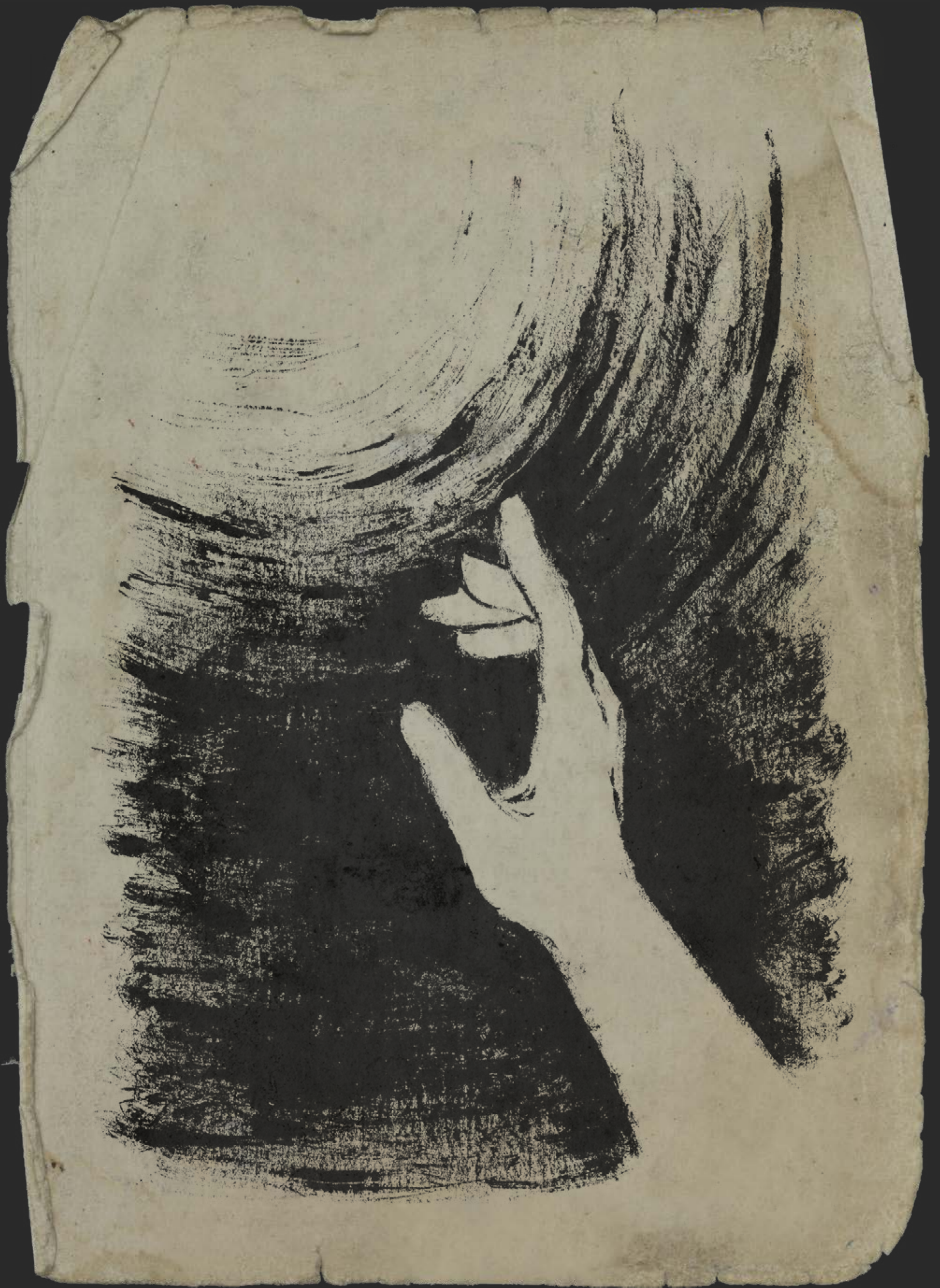
十六 金色國度

莫科什在陰暗洞穴中徘徊，無法接觸清新的空氣與湍急的河川，走過一灘灘散發著腐臭的死水。

此時威厄斯從幽暗處走來，眼中充滿了飢渴與慾望。水神心裡慌亂，但卻強作鎮靜。

威厄斯國度的前庭醜陋至極，爬蟲遍地，但隨著與他前行少頃，眼前光景突變。他的山洞可真是壯觀！層層山脊點綴著黃金與寶石，那神奇的幽光驅散了周圍的黑暗！

冥界其實還是美麗光景，只是沒有生命。莫科什開始同情威厄斯，理解了他的渴望。威厄斯一言不發，憂傷地看著她，就像見證著一個生命的奇蹟。但他也明白，一旦被她碰觸，這個生命就會死去。他只能在冥界雕琢死物，在地表捏出的花草與動物也無從深入地底，跨過前庭，進入他的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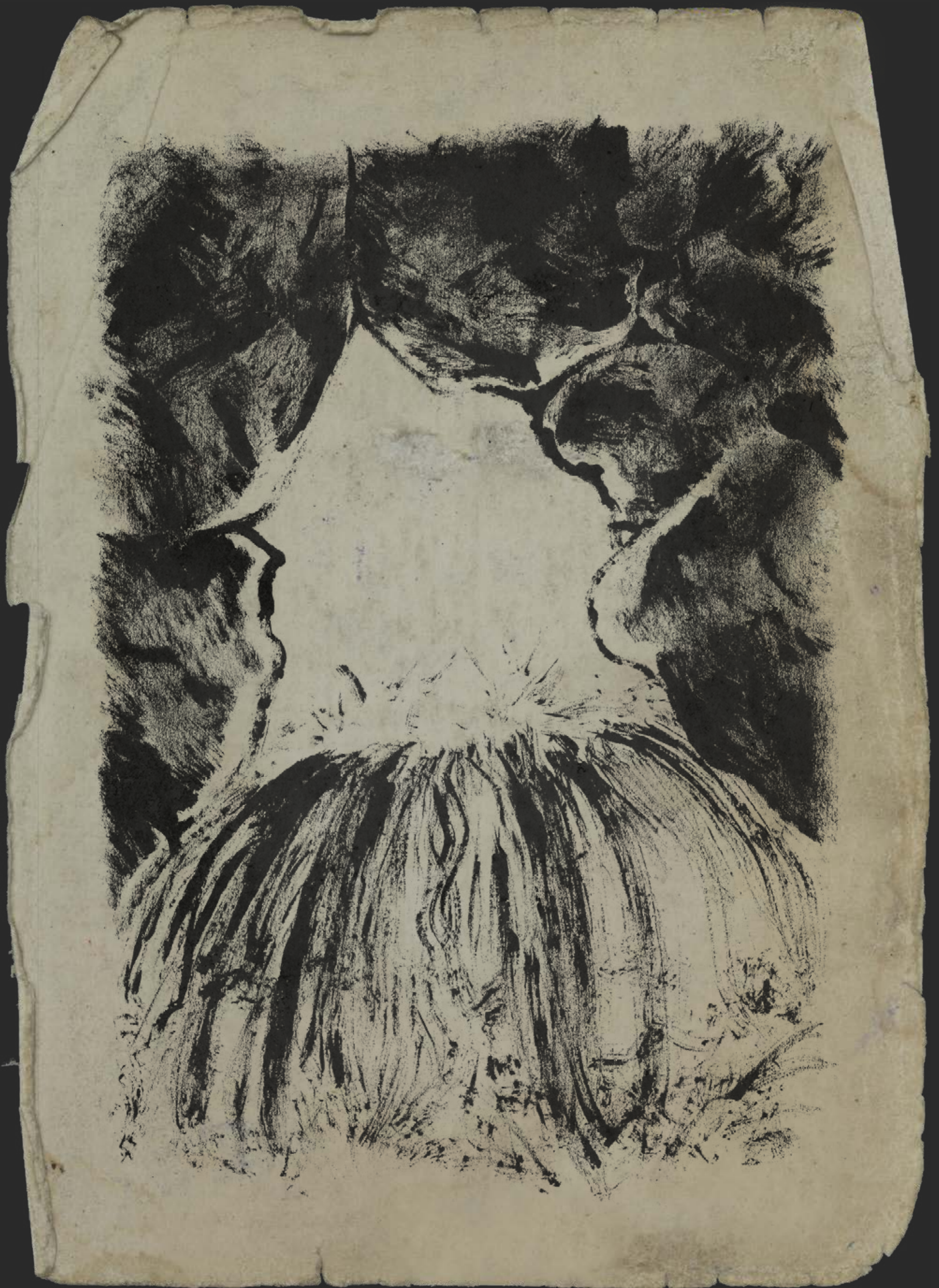
十七 普拉博的禮物

莫科什渴望重返地面，她帶著哀思望著可人的動物花草、滄茫溪流，還有在蒼物間吹拂的風。

此時，她發現了一個從未見過的生物，和她長得一模一樣！那就是女人，女人的身姿還伴著個男人，相貌與普拉博極為相似。

莫科什當即明白，這一定是為了紀念她與普拉博的愛，而創造的一份禮物，並因此對他們心生慈悲。

然而威石斯也看到了男人和女人，他嫉妒得咬牙切齒。看到人類肆無忌憚地繁衍，破壞了他的土地，這位冥界之主怒火中燒，而莫科什的喜悅更是讓他傷心欲絕。



十八 永恆的終結

潛心苦惱的威厄斯開始漸漸疏遠莫科什，內心受盡折磨。威厄斯向莫科什展示半神般長生不老的人類在大地上造孽的破壞。儘管莫科什傾心於人類之美，但她卻對他們的莽撞舉動渾然不知，這讓她也感到心煩意亂。

她開始擔負大地的命運。她悲憫普拉博和他的造物，但也鍾情於威厄斯創造的花草動物。

她因此來到一處崩獨的洞穴，一條乾涸的溪流由此通往地面。她用手碰了碰地面，甦醒的流水湧入石間，沖出一道縫隙。

莫科什召喚生命之水向她流去。在為普拉博和威厄斯創造的人類和花草動物注入生命後，生命之水將流回位於冥界的女神身上，地上的生物也將因此迎來生命的終結。

「時間」就這樣誕生了。死亡改變了生命之流，讓它湧向冥界的漆黑深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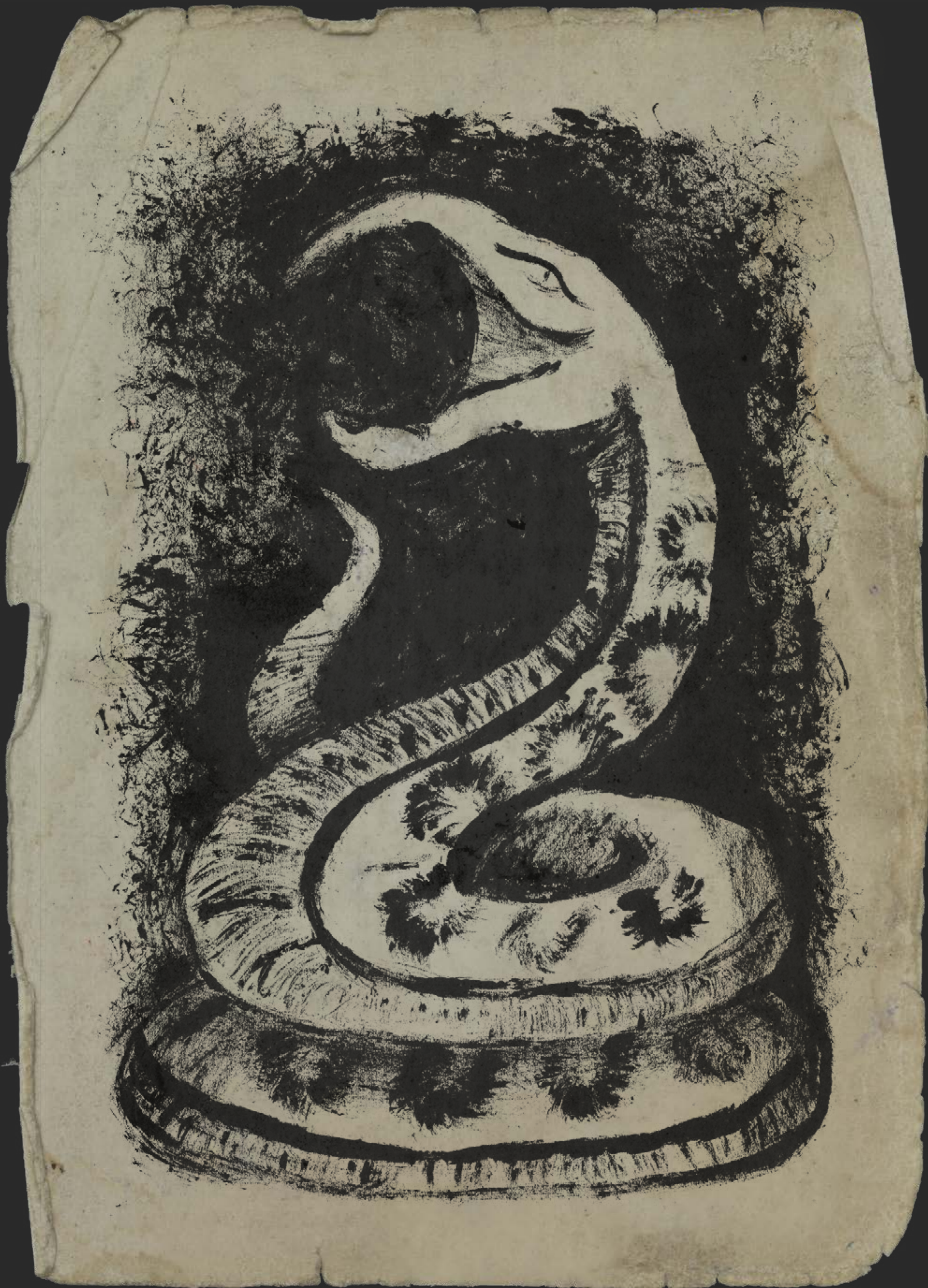


十九 靈魂救濟

恐懼降臨世間，所有生靈終將迎來死亡。花草枯萎，動物衰老，人類也會逐漸失去生育力，陷於塵土。莫科什給蒼物帶來了生死循環，一切已不像原初之時。

人類開始衰老，普拉博的靈索最終會離開他們的軀體。那股靈索渴望著曾經擁有的生命，於是在世間徘徊慟哭，向天堂哀嚎。

普拉博見此情狀，創造了輕如空氣、以天為家的鳥兒。每股離開地上生物的靈索都會進入鳥兒的體內，飛入蒼穹，帶著記憶回到普拉博的懷抱。人類把那股靈索稱為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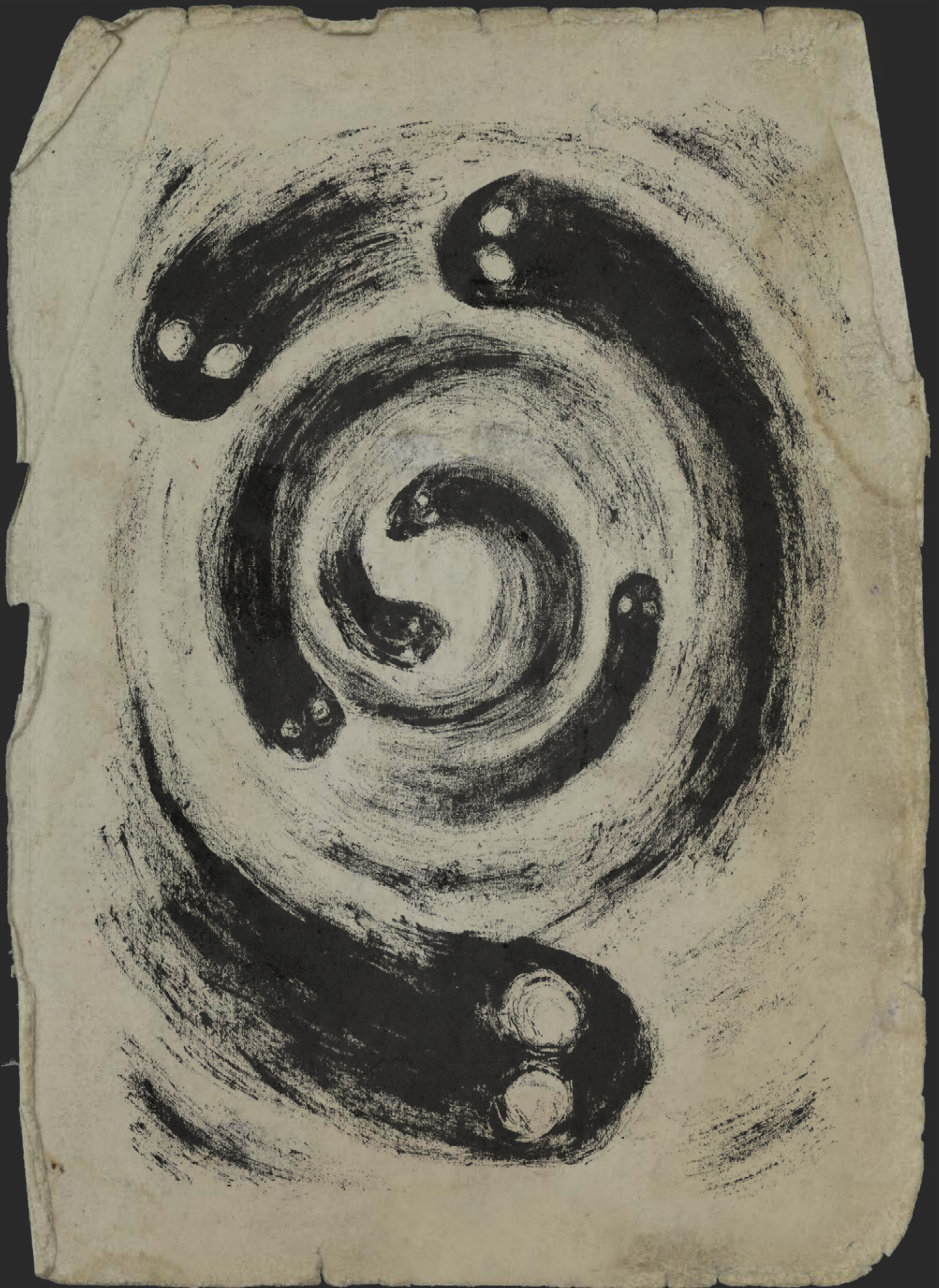
二十 威厄斯的信使

威厄斯看著在空中翱翔的靈魂，荒蕪的大地，還有渴望重返地面的莫科什那憂傷的神色。

於是他創造了一種以鳥兒為敵，與大地和蒼穹都有著某種關聯的生物。牠時輕時重，時而欣喜時而陰鬱，身上沒有羽翼，而是長滑鱗片。牠不會像鳥兒那樣歌唱，而是發出嘶嘶的聲響；不能在空中飞翔，卻可以扭動身軀鑽入每個洞穴。威厄斯稱之為蛇，並將其任命為自己的使者。

蛇潛伏於暗影之中，追獵著人類的靈魂，伺機撕咬與絞殺人類，吞噬鳥兒的巢穴。在捕獲人類靈魂後，蛇會將其拖入地下，使其無處可逃。

不久之後，冥界就充斥了受威厄斯奴役的人類靈魂，他們必須與莫科什作伴，直到永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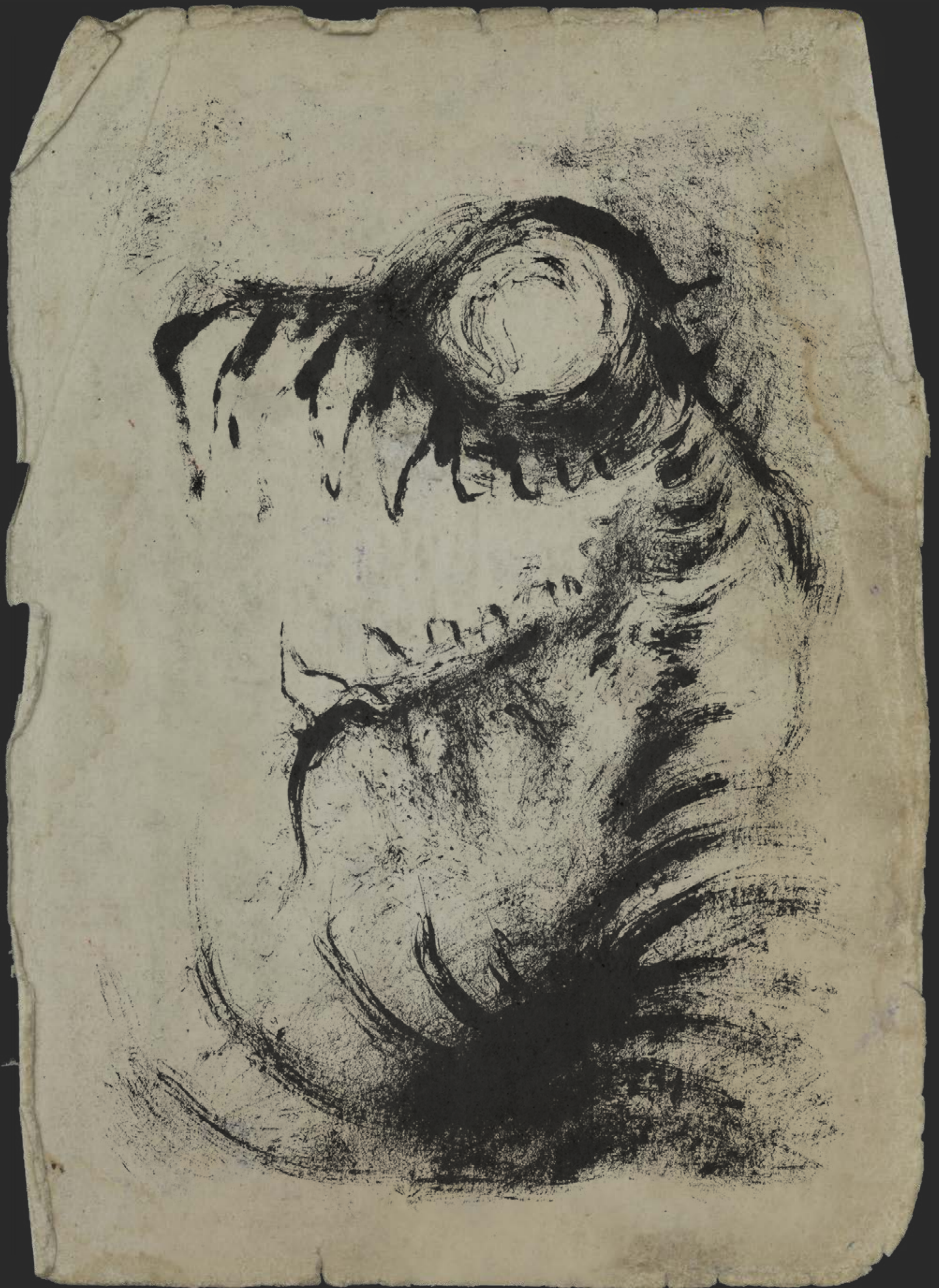
二十一 靈魂的兩面

威厄斯的禮物讓莫科什受寵若驚。

有些人類的靈魂異常美麗，耀如驕陽，輕如羽翼，淨如泉水。在莫科什碰觸他們時，塵封的記憶流淌而出，其中蘊含的情緒讓她感到無比愉悅與溫暖。

然而，也有一些靈魂承受著不可言狀的重量，就像眼中釘、肉中刺那樣難以忍受。莫科什避開他們，因為她可以感受到恐懼、憂傷與厭惡，這些情緒會擾亂她的思緒，讓她喘不過氣。

威厄斯也發現，不幸的靈魂會吸走生命力並注入毒液。於是他抓住那些靈魂，把他們塞入了用生物屍骸縫製而成的軀殼裡。那景象甚是恐怖，被填塞其中的靈魂更是痛苦不堪。威厄斯稱之為恐魔，並派遣它們到地面去對抗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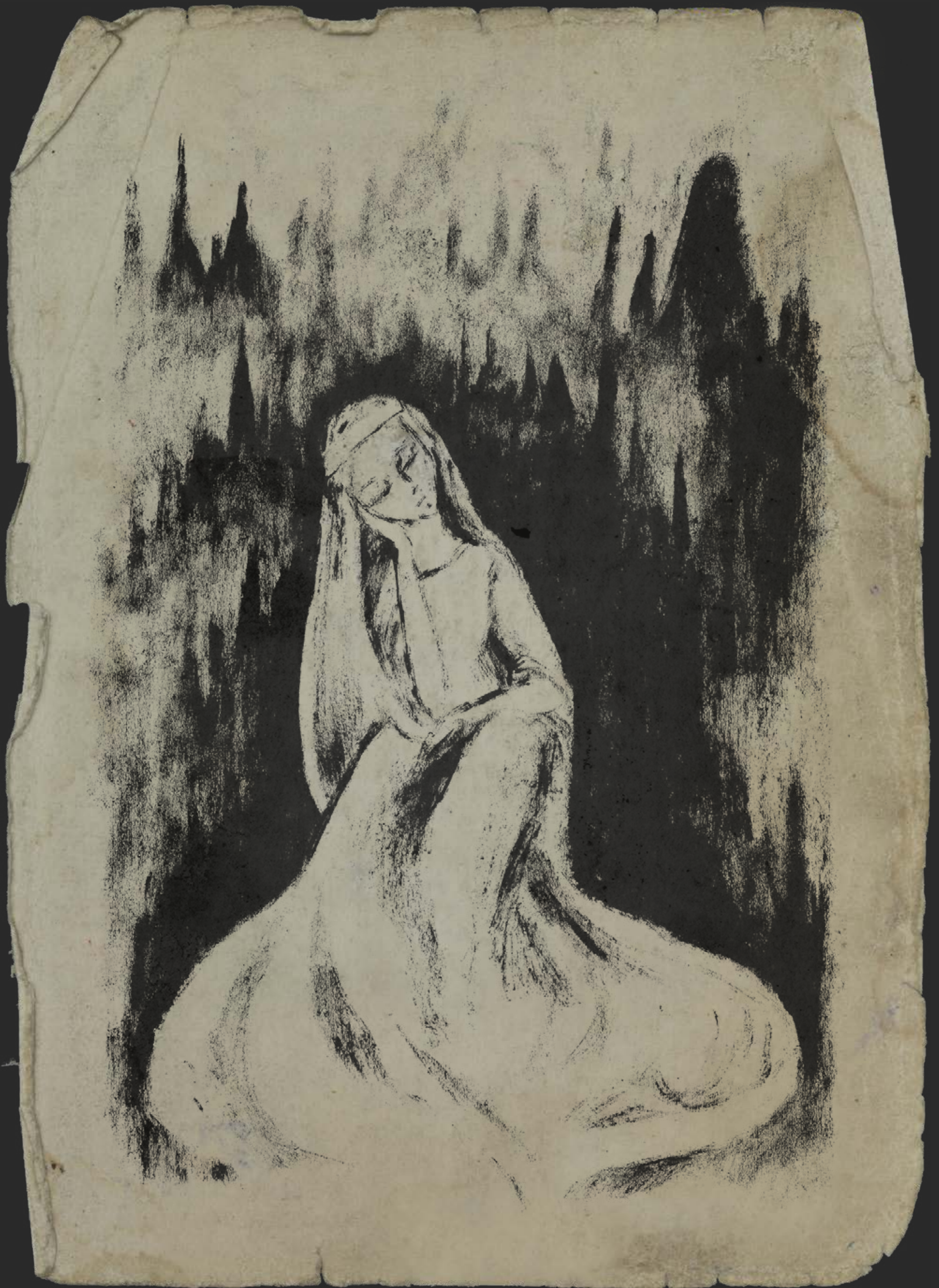
二十二 痛苦紀

大地張開血盆大口，來吐一切腐爛朽敗之物，威厄斯從冥界釋放出第一頭恐魔，此害獸開始吞噬人類的靈魂，帶來了無盡的恐懼與痛苦！

那些穢物是威厄斯的造物，誕生於虛假的神性，汙濁了曾經清澈的生命之水。他們玷污人心，腐蝕人智，讓人類的記憶徒留黑暗，內心充滿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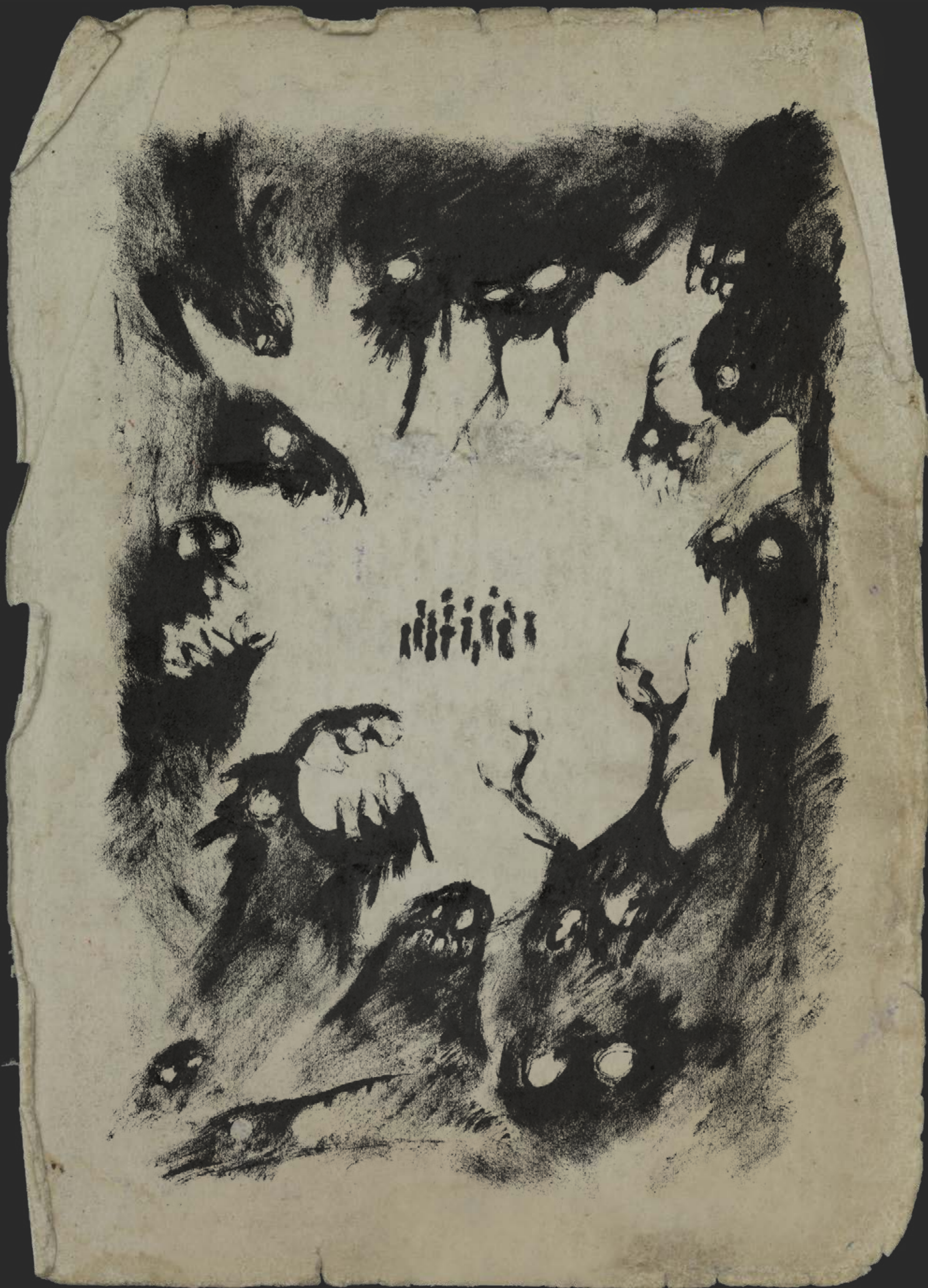
威厄斯憎惡人類和一切在空中翱翔的生物。他指揮著浩浩蕩蕩的魔鬼軍團，躁動、邪念、貪婪、情慾、傲慢、鄙視等在人類間蔓延。

威厄斯神力強大、殘酷无情，視人類如糞土。人類膽敢玷污他的造物，且讓他的擊毆整日響往大地。於是他毫不猶豫地放出恐魔，對抗人類，漫長的痛苦紀自此而始。



二十三 憂傷的莫科什

莫科什同情威厄斯的孤獨與煩悶，明白他渴望陽光、溫暖與信心，儘管宿命讓他永無可能得到這一切。莫科什看到了威厄斯的力量與激情，看到了他在大地上創造的偉大生物，以及在冥界鑄就的奇蹟。然而，她畏懼威厄斯的嫉妒之心，以及他無可匹敵的力量和永不滿足的慾望。在看到他最為邪惡的造物——惡魔後，她愈發不安，不僅擔心自己，也出於身為神的慈悲，擔心世界會遭遇可怕的命運。但她又能如何？她也想摧毀那些迷失的靈魂，但卻狠不下心讓靈魂回歸虛空。畢竟靈魂的汙穢並不是其本身的錯，而是誕生於神靈的嫉妒與憤怒。莫科什依舊仁善、慈悲、耐心而優雅，她決定以另一種方式對待那些靈魂。



二十四 虛假的諾言

莫科什找到威厄斯，就恐魔一事與他對質。

她要求威厄斯約束他的爪牙，禁止牠們濫殺無辜，只做守護自然之事。莫科什還要求威厄斯承認，在某一恐魔完滿使命後，他必須免除其痛苦的勞役，洗淨靈魂的汙穢，並在自己的國度接納解脫的靈魂，不得將其再次封入汙穢的軀殼中。

聽到威厄斯同意了這些條件，莫科什如釋重負。然而她並不知道，威厄斯對恐魔的控制權是有限的。因為恐魔的體內有太多的水與空氣，唯物土元素不足，那承認受其控在猛獸身上的一條細繩。威厄斯放走的恐魔已不再受他之控。這就是痛苦紀背後的本質。



二十五 戰慄與無力

恐魔是極其恐怖的生物，非人亦非獸，卻時而似人又似獸。它們體型不一，有大有小。有的奇醜無比，有的則美豔妖嬈；有的偏好安靜自處，遠離人類，有的則會像狼一樣循著人類的氣味，直到將獵物絞殺。也有恐魔喜歡慢慢凌遲人類致死，像烏鴉一樣一口口叨走還沒斷索的肉。

因此，宗宗戶戶必須群居而耕，共同生息，互相照看。他們不再自莽行事，而是在恐懼中苟且偷生。人人都必須明白自己在部落中的位置，聽從長者與其手下的指揮。否則，他們必將死於恐魔之手。戰士雖得享榮光，但死亡也如影隨形。當恐魔來襲時，他們必須挺身而出，豁出性命，護衛部落其他族人逃出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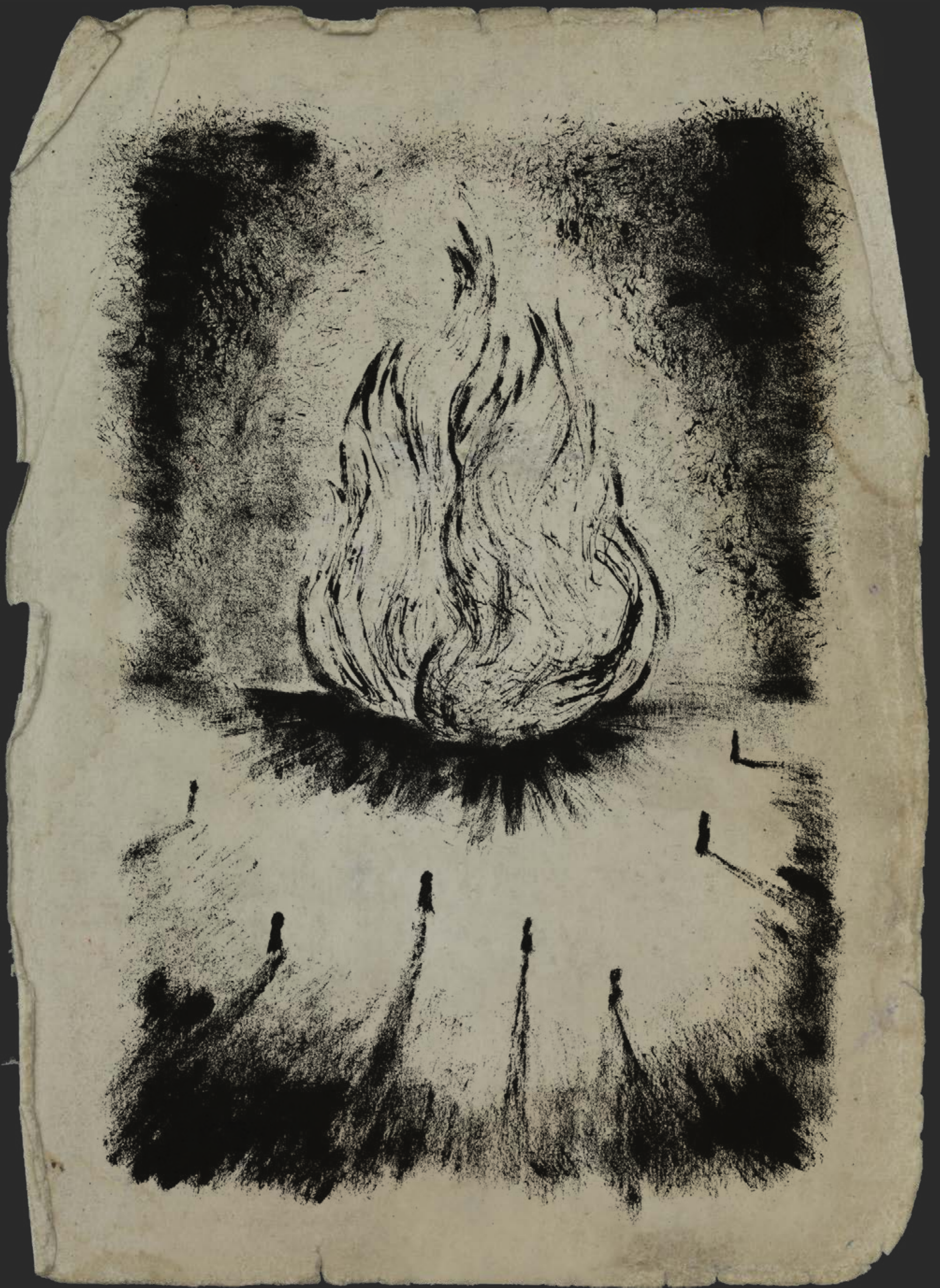


二十六 驕陽降臨

確實，痛苦紀的開始就是人類的噩夢。受到恐魔邪惡力量的重創，人類逐漸衰退，他們像受驚的獵物一樣四處躲藏，像被群狼圍圍的孩童一般絕望无助。

那景象一定十分悲慘。人類步步敗退，而可憎的恐魔成了世界的新霸主。空中的守護神、人類之恩主——連博也在天上注視著這一切。他不遺餘力地散播著光與熱，如同幸福的化身，親吻著大地，那驕陽在空中熊熊燃燒，勢不可擋。

連博降臨大地，把人類聚到身邊，命他們去收集木材，堆起來後在周圍擺上石頭。大家都不明白如此大費周章的用意為何，但仍虔誠聽從偉大而慈悲的神靈吩咐。



二十七 神靈之心

人類帶著敬畏與喜悅，仰望著這位光芒萬丈的神祇。仁慈的連博神力充盈，就像穿透密林的一道金光。忽然，大家發出了驚恐的尖叫！但見連博掏出火熱的心，撕下一半扔到了擺在面前的木堆上。一把篝火就這樣熊熊燃起，散發出的光與熱為人心注入力量。連博將火種賜予了人類！

人類因篝火而狂喜讚嘆，但這份神恩並不是用來滿足好奇或用來嬉戲的。神靈帶著他們走入沼澤地，用一根棍子戳入濕潤的大地，直至捅到一塊堅硬的物體，就像柔嫩肌膚下的硬骨。連博下令從地下撿出這些「土骨」，並稱之為鐵。他吩咐人類把鐵扔入火堆，以鍛造出與惡魔對抗的武器，這武器自土而生、因火而淬。



二十八 大地之骨

柔軟的沼澤地就像膚下脂肪一般遍布大地，人們從中挖出「土骨」。

但大地可不會輕易讓出「土骨」。沼澤地危機四伏！許多人失足陷入沼澤，也有不少人在瀰漫的瘴氣中喪失理智。

然而，有一種生物卻把沼澤地當做自己的家園，名喚「欺靈」。一些人敬之如神，而另一些則視其為惡魔。沒人知道真相究竟如何，但來此尋找礦物的人一定要小心謹慎。

據說這種生物長得像一隻巨大的天牛，如鬼火般在沼澤地游移飄忽。呈上供品，牠就會帶人找到鐵礦床。倘若言行不檢，小心最後誤入歧途，殞命濕地。

畢竟，世間絕無可以不勞而獲的寶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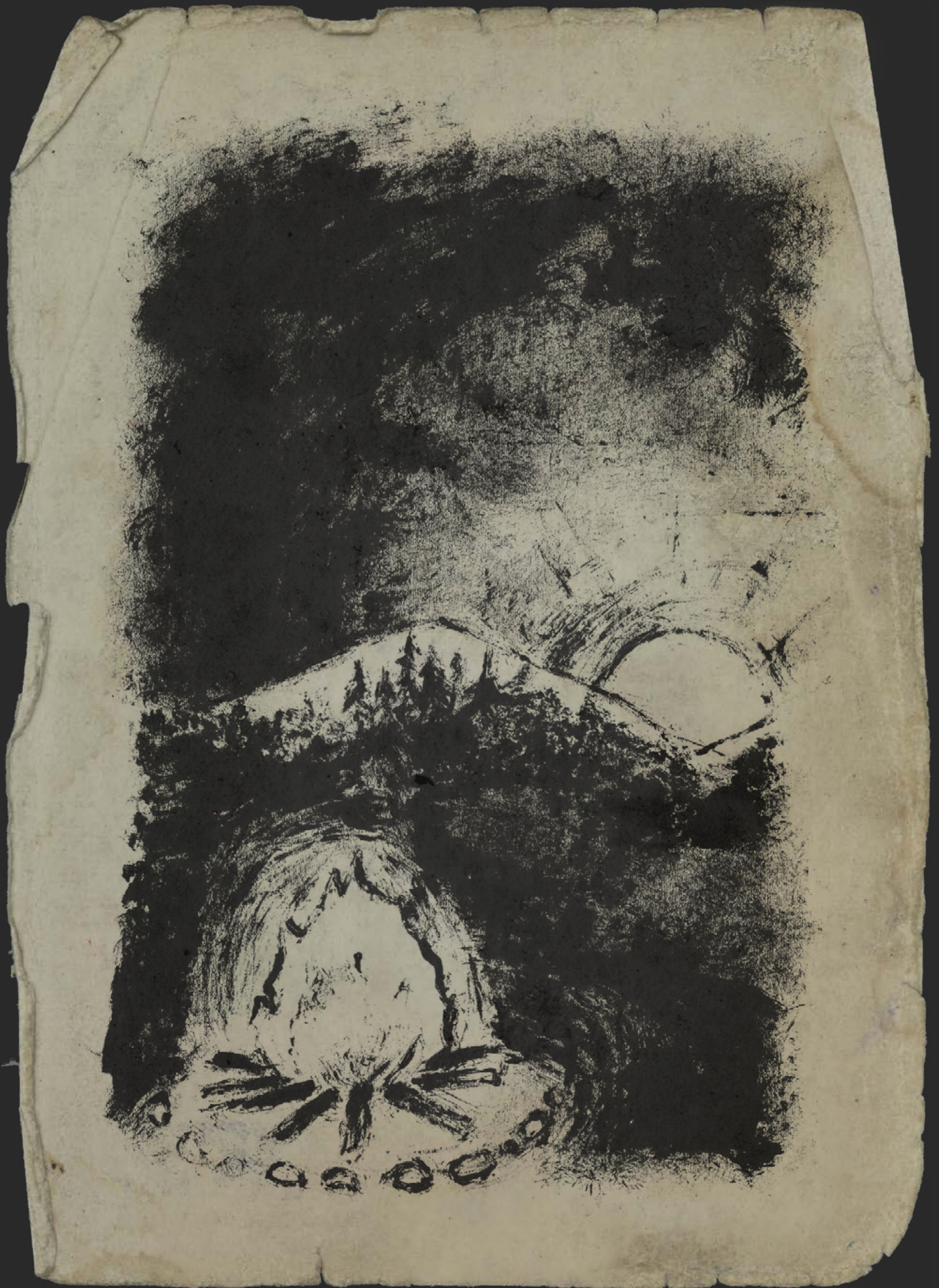


二十九 神靈之刃

在採集鐵礦後，首先用草與黏土做磚煙囪。待其乾燥後以木料生火，並放入鐵礦，由此燒去鐵礦中的污穢，只留下最珍貴的純鐵。之後在大容器裡灼燒，直到鐵熔化沸滾燙的鐵流。將此鐵流倒入事先澆鑄好的土器裡。凝固後把土器打碎，然後將鐵塊在火中捶打鑄劍刃。

人們曾認為，要鍛造出能砍殺惡魔，且能揮舞自如的寶劍，戰士必須步入森林，去召喚庫德拉克。如果庫德拉克對戰士中意，就會以狼、熊或野牛的形態出現，作為對戰士的考驗。如果能成功擊退野獸，就證明戰士擁有神靈的恩賜。但如果庫德拉克不現身或者擊敗了戰士，這把利刃就該交給更強之人。

那是在久遠的過去。如今唯有最強的惡魔在大地徘徊，即便有一群戰士以多敵一，也難以打敗惡魔。詭譎如此，庫德拉克的保佑依舊值得戰士爭取。



三十 黑暗降臨

讚美連博！

太陽為人類做出了偉大的犧牲。在大地留下火種後，他回到蒼穹，再次用炙熱的火焰照亮世界。然而，他的體內只剩下一半力量。自那時起，連博在用光熱沐浴大地後就必須休養生息，補充能量。在他困頓睡去時，黑暗就會吞沒大地。人類在危難四伏的漫漫長夜中焦慮不安，因為此時沒有任何神靈會守護他們。

唯有從連博的身體上撕下的火種，在滲入油和柴薪後，才能點亮黑暗，減輕人類對夜的恐懼。於是，他們像崇拜白天的驕陽一樣，崇拜帶給他們光亮與溫暖的火種。

讚美連博！讚美其火熱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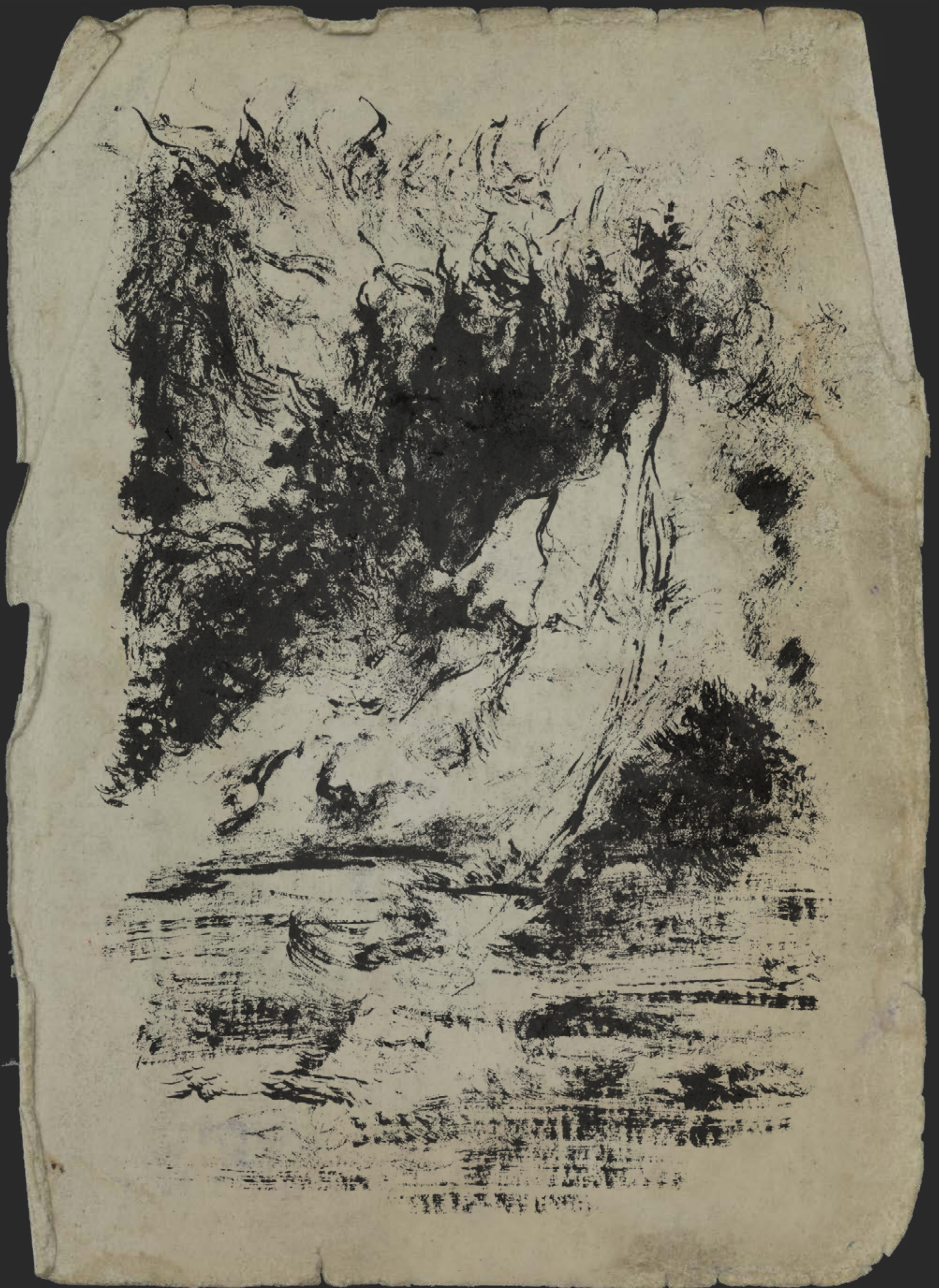
三十一 肆意之火

火來自連博的神心，勇敢，堅強，充滿仁慈。既能創造，又能毀滅。恐魔厭惡火焰，因為火焰比其汗穢更為強大。

然而火絕非完美，因為那是神靈心靈的碎片，而非全部。

升火需柴薪，然而加柴添薪時卻需格外小心。如果向恐魔扔出一把火，可能連整片土地都會燒成灰燼。失控的熊熊大火會吞沒聚落，如跑風連的獵物，穀物也將化為烏有。蔓延的火勢將一發不可收拾，烈焰也將愈發貪婪。

人類必須謹慎地使用這份神恩，不得貪婪！火應該在火炬上或篝火中燃燒，以驅散穢物，在黃昏後照亮前路。如果有人不敢點起大火，可以去向利庫尋求庇護，期能避開惡劣索戾與厄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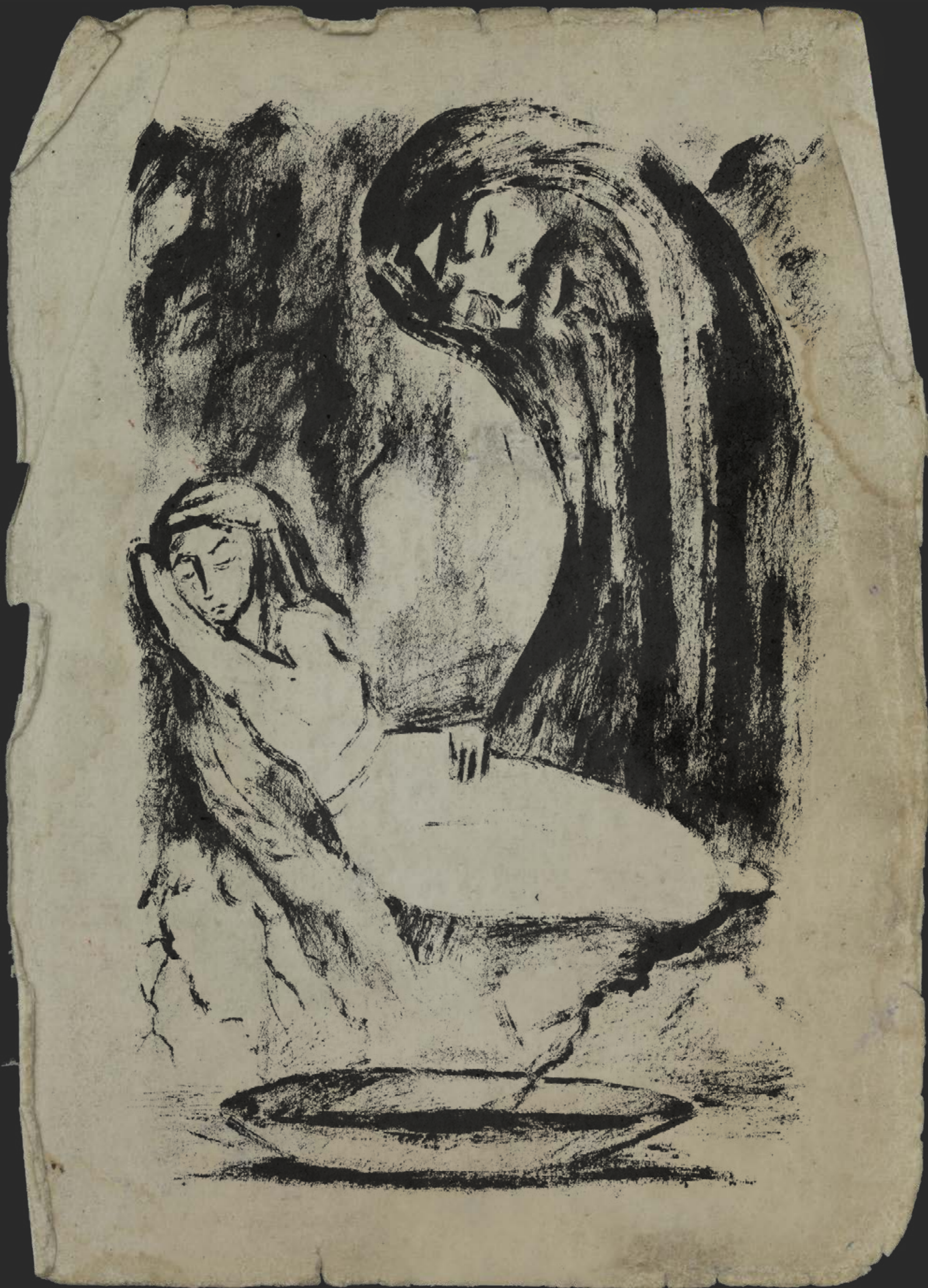


三十二 熾烈之火

火不僅會消耗油和木材，更能吞噬土地孕育的蕃物，是與威厄斯的造物勢不兩立的宿敵。火為人類帶來了神奇的力量。讓我們讚美連博！

火苗燃起，粉倒器散。火會吞噬一切，在身後留下一片焦土，摧毀威厄斯所刻之物。男人遵循鐵匠之神連博的教誨，將名為土骨的鐵礦扔進火中，澆鑄鐵器，做出了讓動物聞風喪膽的鋒利箭頭。女人則在身上穿戴鐵器飾物，藉此表達對連博的崇敬之意。

威厄斯在地下巢穴中看到了這一切，四處肆虐的火焰讓他首次感受到了恐懼。然而，凡事只要被陰險狡猾的威厄斯碰觸，就會受罪汗穢與腐朽之物。那些傾聽他的私語，或膽敢與他對抗者，終將遭遇悲慘的命運！



三十三 陰謀

威厄斯靈心積慮地觀察著火焰，思考著該怎樣守護自己的造物不被燒盡。如今，所有的花草鳥獸都臣服於手拿火炬的人類膝下，就連恐魔在看到火光時都會膽戰心驚，不願與誕生於連博神心的烈火對抗。人類擁有了用鐵鍛造的武器，不再是毫無防備的獵物，許多恐魔都不敢再捕獵他們。

世間只有兩樣火焰尚未征服的東西：岩石與河川——大地的心臟與水神的血液。某夜，在疲倦的莫科什墜入夢鄉後，威厄斯趁著夜色，偷走了從她體內緩緩流出的血液。那血液也會從每個女人身上流出，以維持生命的迴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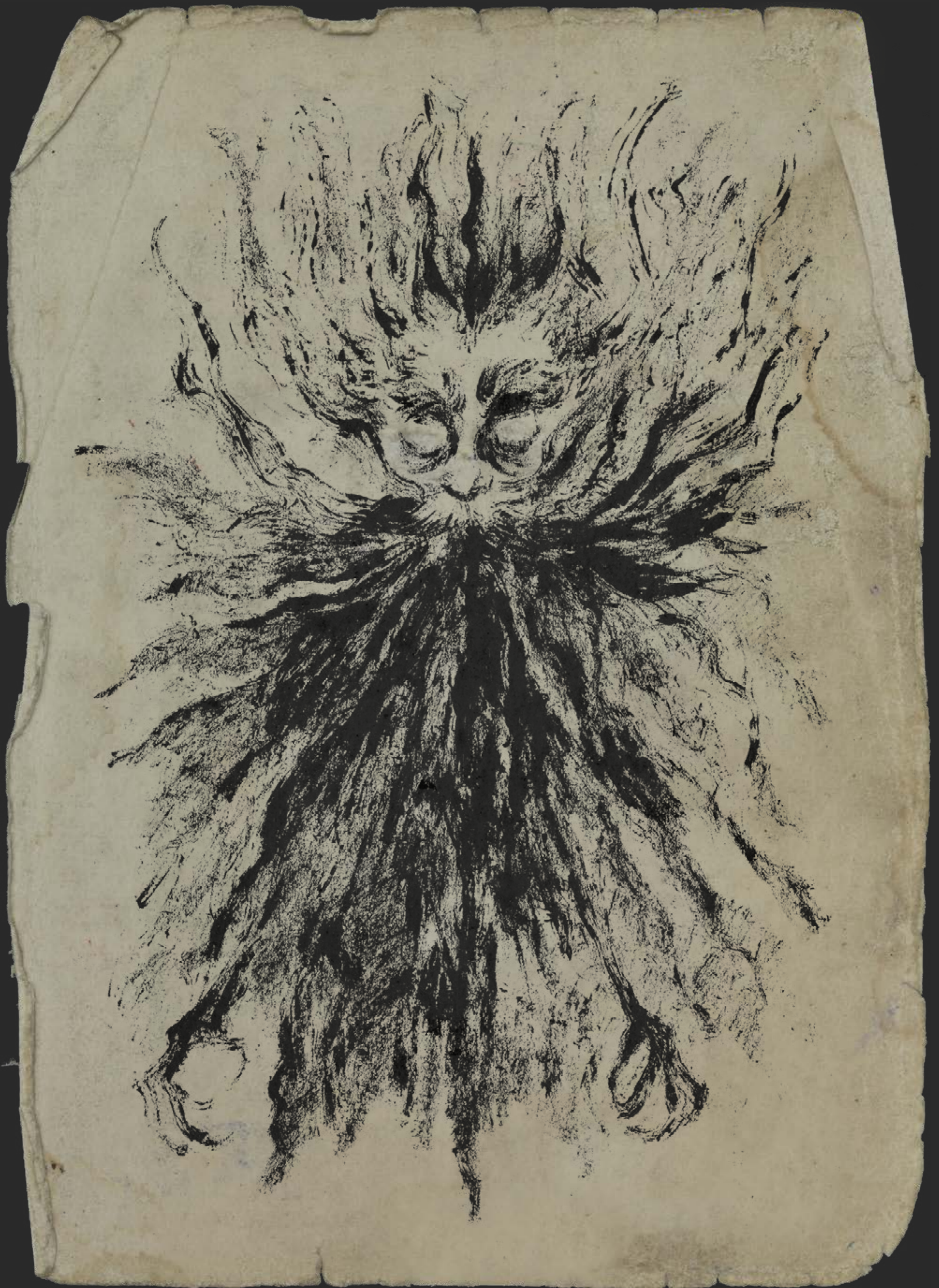


三十四 冥界王子

威厄斯的神力是在太初從蒼穹中偷竊而得，而彼時蒼穹與水本為一體。威厄斯憑此神力，暗中向莫科什的血施了魔咒，反出幽光。

莫科什那晶瑩剔透的血，被威厄斯注入了他所創造的最完美，也是最恐怖的形態。然而，他決定不用風注入生命力，因為蒼穹的吐息只會煽起更兇猛的火焰。他需要另一種力量。

就如連博為了拯救人類而撕下自己一半的心，威厄斯為了詛咒人類也撕下了自己的一部分心髓。那是全世界最黑暗、最堅硬的石頭，在惡意與狂怒中誕生，稱為深姆吉，視火焰為玩物，是威厄斯最恐怖的造物，象徵著他的權力與意志。深姆吉為惡魔與蛇中之王，亦是人類之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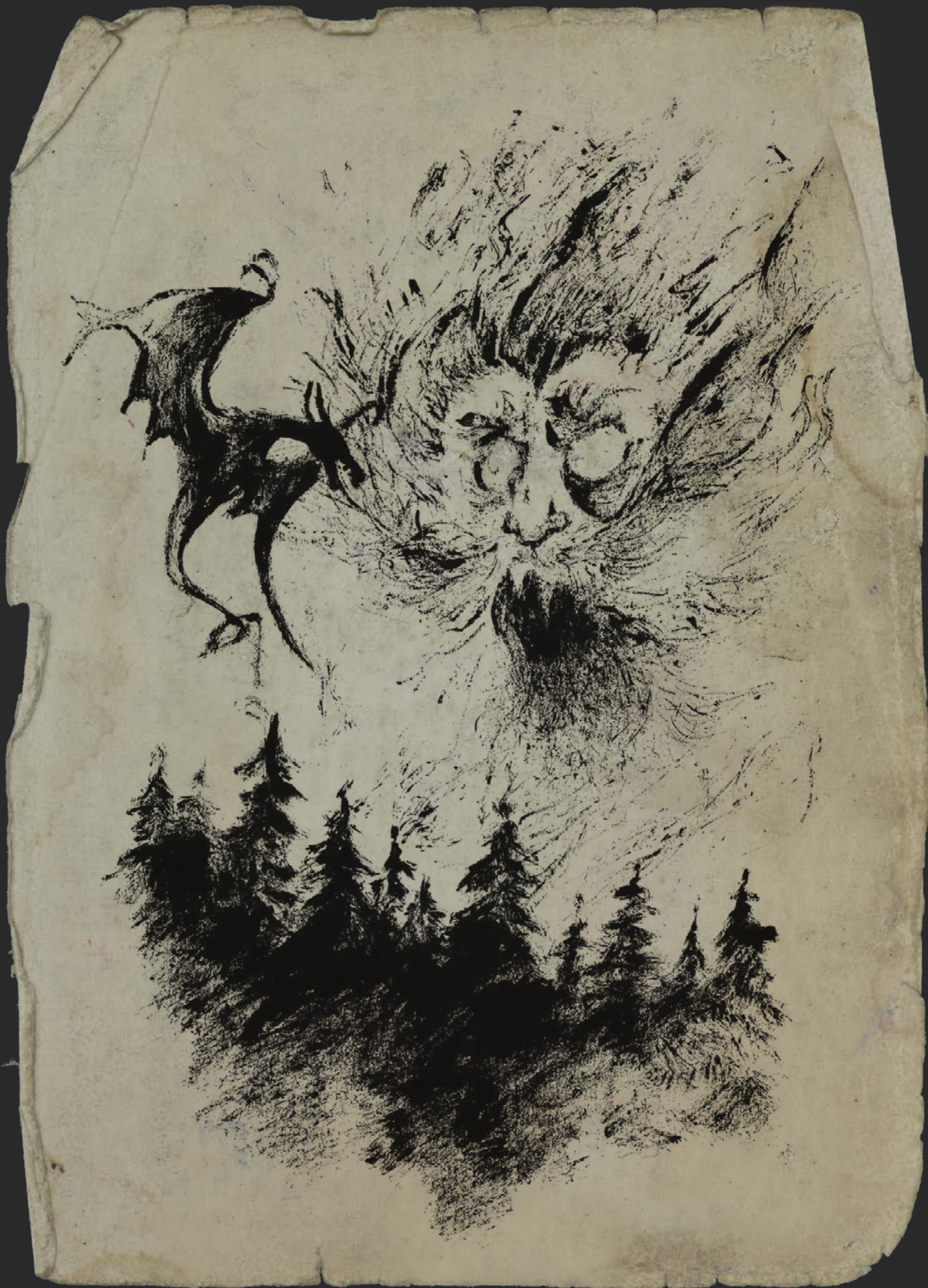
三十五 魅惑之火

不管是誰，只要看到涅姆吉，就會像被石化一般動彈不得，因驚恐而失魂落魄！

人類舉著火把，把涅姆吉團團圍住。但熊熊烈焰只是舔舐著涅姆吉的鱗片，根本無法傷到牠。這位威厄斯的主母、毒蛇王子涅姆吉，只是甩了甩尾巴，就像掃過秋葉的厲風一樣把火掃滅了。

火焰就這樣敗下陣來，惱羞成怒！威厄斯看見火焰的貪婪與激情，明白了該怎麼去魅惑它，於是他來到火焰身邊輕語，述說權力與勝利的滋味，還有人類的驚恐與敬畏所譜出的美妙樂聲。火焰興奮聆聽，散發出紅光，就像正被母雞孵化的蛋。

但孵化火焰慾望的可不是母雞，而是冥界之主，涅姆吉之父。一位神靈破殼而出，這就是代表瘋狂與爭鬥的神靈，名為斯瓦烙格。



三十六 汙濁之火

獄火與黑暗籠罩痛苦犯，血流滿河，生靈塗炭！恐魔與毒蛇到處肆虐，深姆吉暗影蠢動，眾生無不膽戰心驚！

連博是唯一的希望，唯有高掛的烈日才能照亮前路，驅散黑影，直到暗夜降臨。

許多人喪失了理智，跳入火中膜拜斯瓦烙格，化為灰燼！威厄斯的魔力汙染了火種，而且令火種依賴於它：如果火焰不再以威厄斯創造的油和紫荊為食，那麼還能燒些什麼呢？仁慈的連博犯下了滔天大錯！他用自己的心創造的火種，如今不再聽從他的指揮，甚至沉醉於權力的滋味中。

斯瓦烙格在威厄斯的揠育之下茁壯，怎可能挺身對抗？他在深姆吉眼中猶如待宰之雞，又怎可能保護人類？

任何向火種跪拜之人，都將因火光而盲目，遭遇最悲慘的命運！



三十七 火之信徒

那省猴主人的神靈與膜拜他的羔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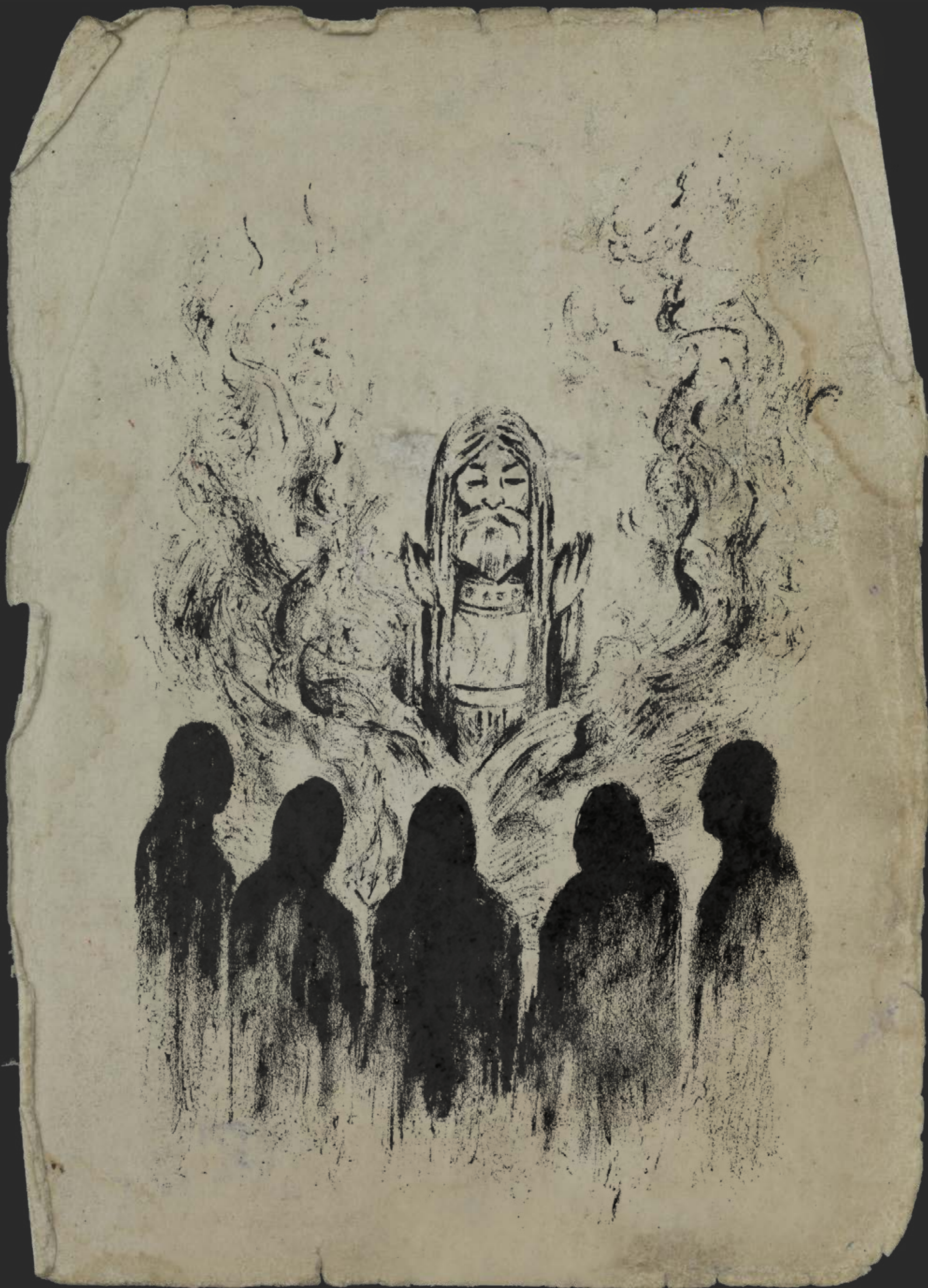
火種無法拒絕威厄斯給的誘人承諾，在他的威逼下臣服，貪婪與
是勇之人也紛紛加入邪惡大軍。畢竟，崇拜瘋神之人談何理智？
襲擊其他部落又何須勇氣？

雖然是被熱逼瘋了他們，但他們並不值得憐憫！他們的神靈斯
瓦烙格傾聽著威厄斯的低語，發誓會洗劫並處死所有反抗者。人
類如果不想慘死於恐魔與涅姆吉的魔爪，就必須臣服於火種與
大地。

於是，邪惡大軍向崇拜真神者宣戰，而正義之人的神智也逐漸被
瘋狂所腐蝕。

他們發出吶喊：

我們的命運悲慘至極！火焰因執祭越燒越猛烈！我們也要向飢
渴的真神執祭！供品！窒息而死，將氣息歸還普拉博！溺水而亡，
將聖水交還莫科什！以沛倫之名，揮拳施暴！為連博汲滾熱血，
就如他為人類鬆下心弦！



三十八 斯瓦格格的衰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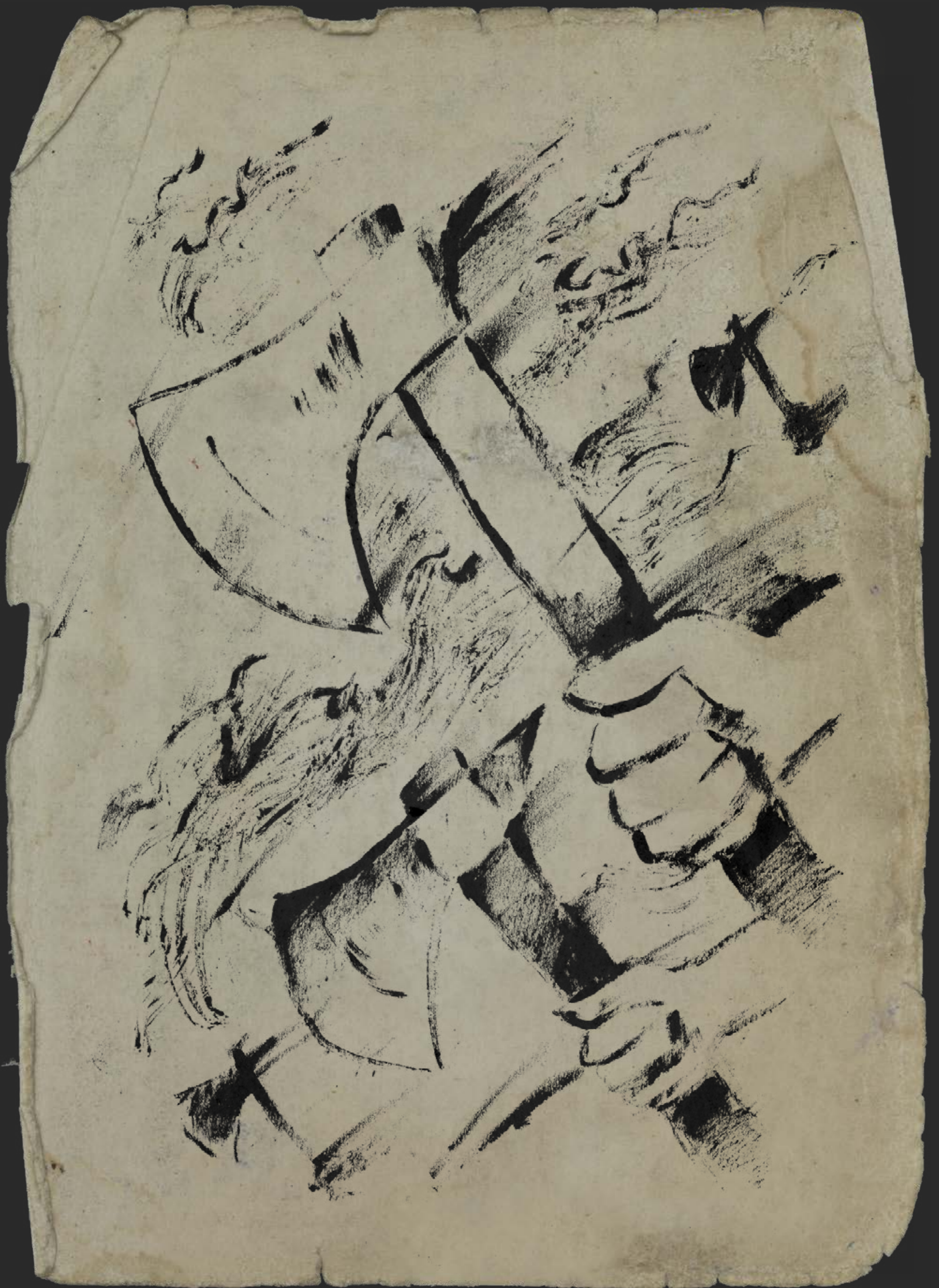
聽聽拜火教祭司的言語，佐證他們的瘋狂吧！我，神女多爾雅的信使加爾，彼時正在他們的堡寨附近。

祭司對信徒如是說道：

神靈是什麼？人類又是什麼？前者是創世之主，而後者受其崇奉。人類在神靈面前與牲畜無異。神靈為一己之樂創造人類，並掌管著他們的生殺大權。

然而，人類比動物更強大！他們懂得如何交涉，怎樣以智取勝，甚至讓神靈產生畏懼。看哪，人類既能從石塊上舉起火把，也能用水把它澆滅。人類膜拜火種，以此去對抗把他們當做牲畜的神靈。大地賜予人類獵物、草木和泉水，而人類讓火種與大地並肩作戰。人類舉著熊熊燃燒的火把，開闢新的道路，讓敵人寸寸敗退！

讚頌人類，讚美火種！



三十九 火之養料

斯瓦烙格祭司在信徒面前裝模作樣，言語中充斥的仇恨又讓我
不寒而慄。他又說道：

其他的部落人心惶惶！他們膜拜著鬼神，就像窮獵人詭媚求饒
的牲畜。他們膜拜像空氣一樣飄渺，早已放棄這個世界的普拉
博；祈禱聲一停就消失在夜色中的連博；還有在暗中伺機吞噬靈
魂的威厄斯。

唯有以身飼火之人才能身登罪尊！聚集在此的各位，都是勇於決
定自己命運的戰士、征服者、統治者！充滿光熱和慈悲的火種，
就是我們的新神！是他賜予我們篝火，讓我們不再挨餓。我們用
火燒製的陶器來盛放物資，用火把驅散走了長夜的黑暗！

讓那些懦夫在叢林中打獵，像山羊一樣食草，在家裡把孩子和弱
隻一起圍養吧！我們將會統治他們，掠走他們的莊稼與獵物！他
們將為我們建造堡寨，他們的女人將為我們生育後代！



四十 恐怖的造物

那傲慢的祭司口出狂言，他詭語中的傲慢難以言表。自己聽聽他的話吧：那些威厄斯的信徒最為怯懦。他們惶惶不可終日，宿食難安。一些人甚至不敢用掉落的糞糞去搭建草屋，生怕會冒犯到冥界之主，而且只吃在地上撿到的食物。為了更像威厄斯創造的鳥獸，他們少言寡語，身上穿著生皮做成的外衣。走火入魔的他們甚至與惡魔交合！還敢說我們是瘋子！他們向惡魔獻祭女子，而女子則懷胎而回，生下污穢不堪的混血胎兒，此乃「怪物」。這些怪物不僅污穢，而且毫無用處，但斯瓦格格已向威厄斯承諾，不會屠殺他們。看到普拉博的造物被如此褻瀆，威厄斯一定欣喜若狂！然而，他卻對我們敬而遠之，因為我們揮舞著創造了斯瓦格格的火種。



四十一 暗夜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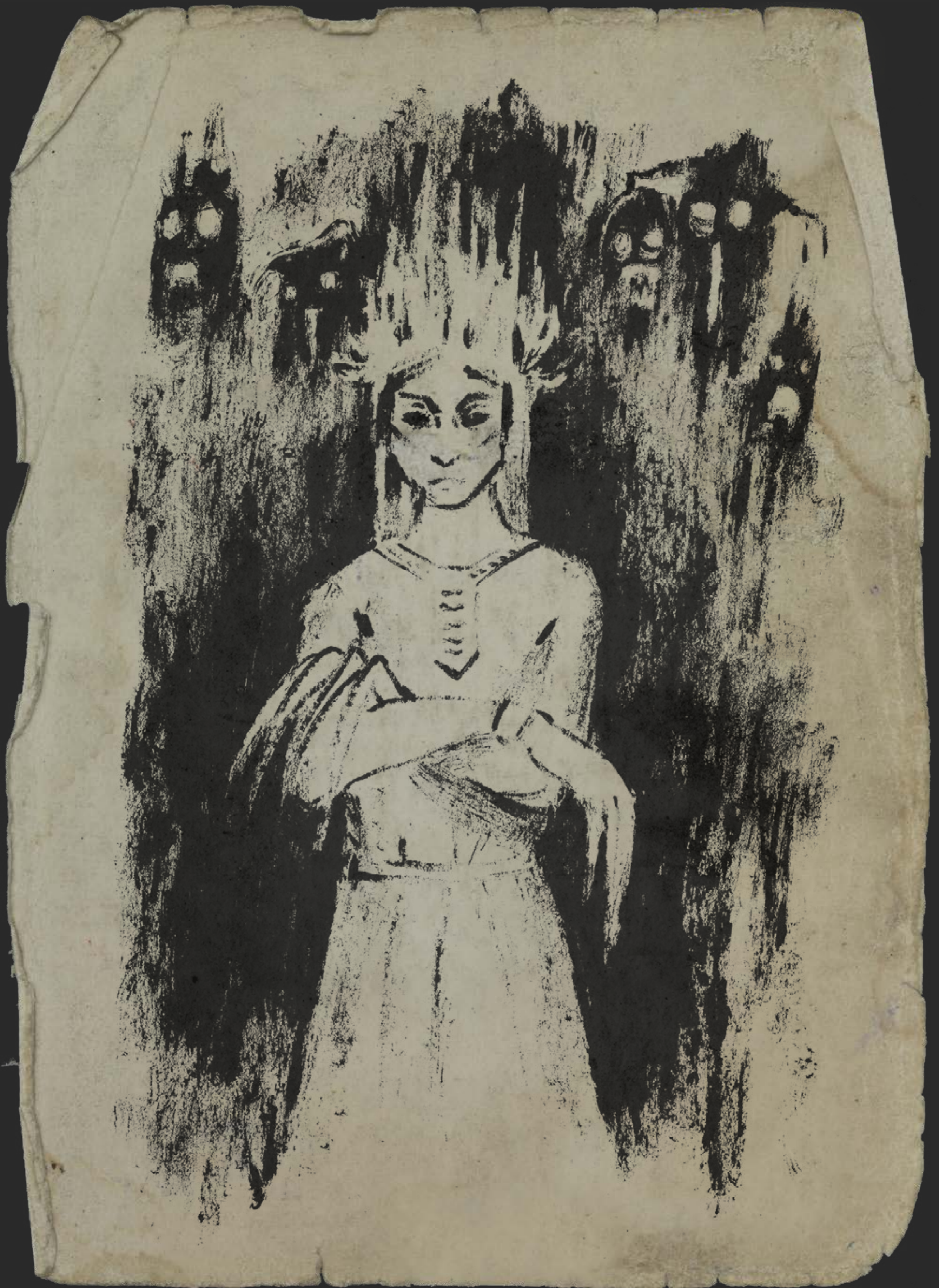
我就像躲在葫蘆中的一隻牛犢，身圍群狼逐布，而狼群似乎聞到了我的氣味。我的恐懼只增不減！只因祭司的語語殘酷無情：

人們懼怕一切。他們懼怕威厄斯、恐魔、怪物和黑暗，還懼怕飢餓、寒冷與死亡！還有人甚至懼怕自己的影子！

我們對火種的崇拜使斯瓦烙格誕生，而對於墮落部族的恐懼則催生了暗夜之主——怪物低語者，恐魔之首，名叫卡奧爾！卡奧爾，聽起來如同從你胸肺中擠出的一聲嘶吼！

年輕暴虐的他和同伴一樣憎惡人類。他在太陽高照時潛伏待命，一旦入夜，就會像行屍走肉般現身，到處肆虐。

只要碰上他，就休想見到明天的太陽！



四十二 恐魔與低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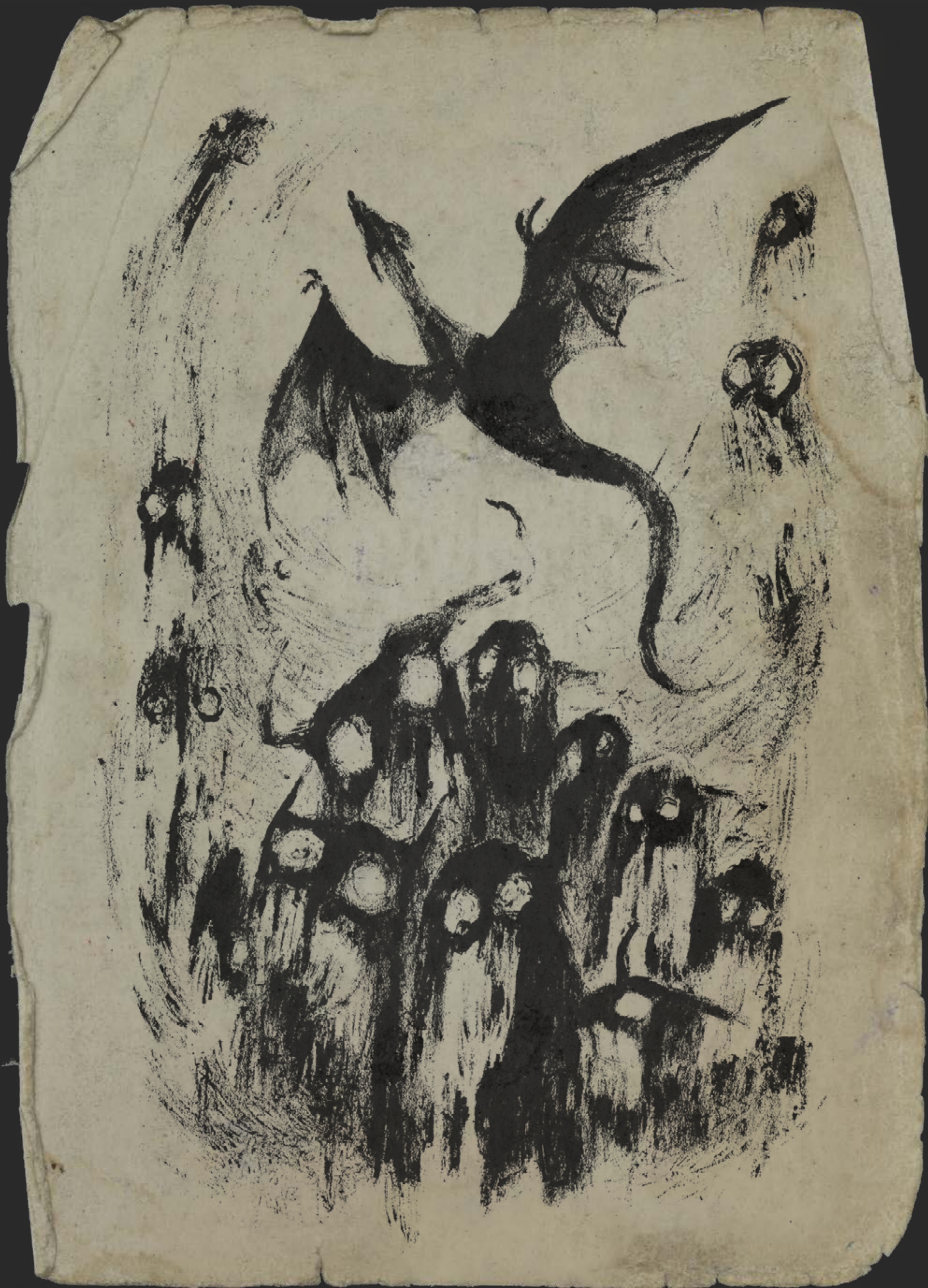
那些日子裡，我就像隻田鼠，在草地裡悄悄前行，試圖躲開急旋覓食的獵鷹。當我逃離斯瓦烙格信徒那炙烈的目光，走在石道上時，祭司的詭語再次迴盪在耳際：

那些墮落的部落，與他們崇拜的神靈一樣軟弱！恐懼才是他們真正的信仰，他們的祈禱只是痛苦的哀鳴！卡奧爾正是從他們的恐懼與哀鳴中誕生的。

在大地墜入黑暗前，卡奧爾偷走最後一縷陽光，做成一頂皇冠。深夜，他用這道幽光去誘惑恐魔、怪物等暗夜生物，讓它們肆虐人間！對人類的恐懼火上澆油。

他的外表既俊美又恐怖，像死尸一樣蒼白，像暗夜一樣冷酷。他的臉就像月亮，時而似滿月，時而似新月。他擁有匪夷所思的魅力，靈魂會像惡魔探火奴受他吸引，墜入深淵。千萬別被他的幽光迷惑！

這個神靈因人類的恐懼而生，與污穢的怪物共舞，這就是他的真面目！



四十三 恐魔的反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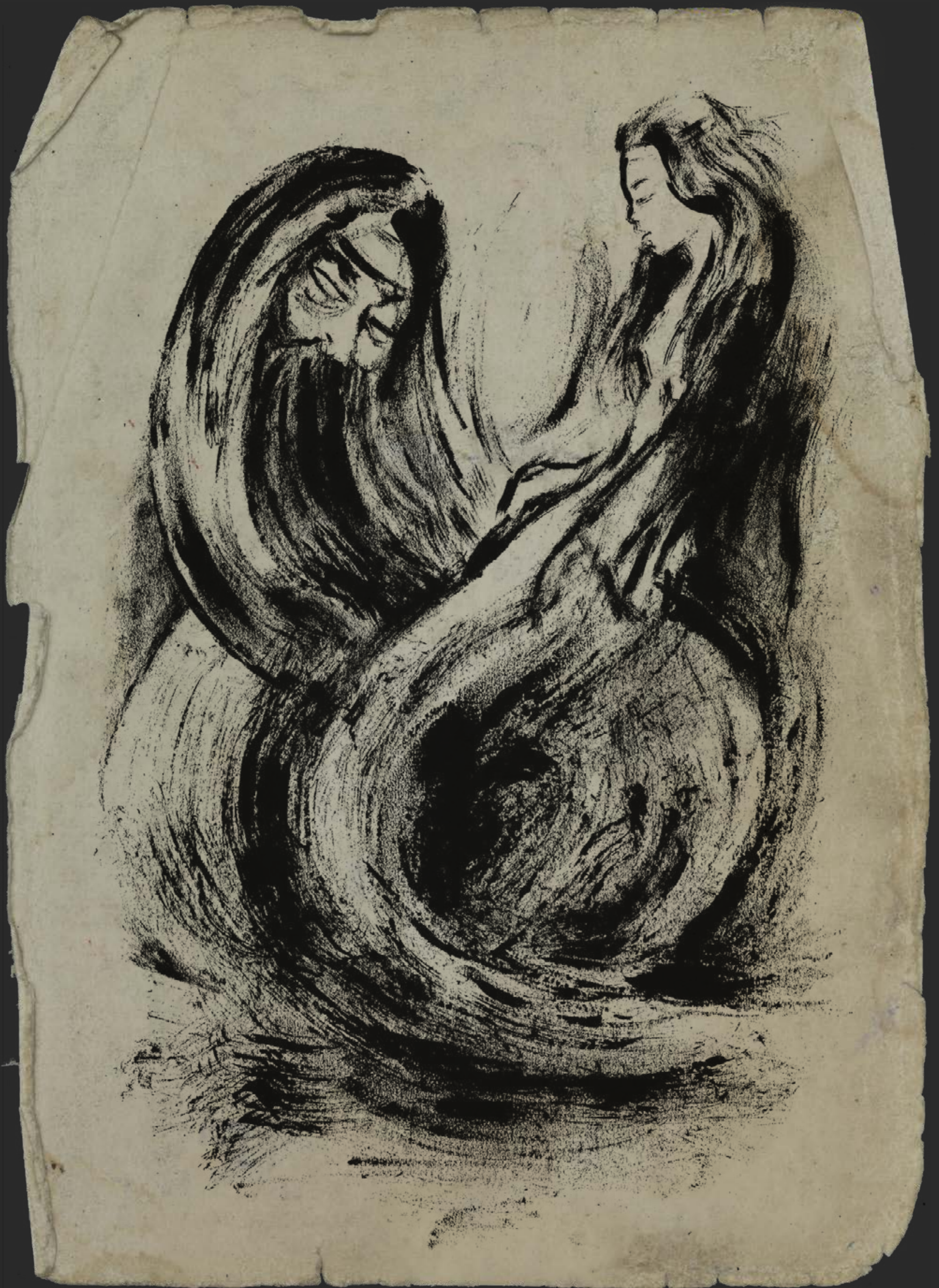
偉大的多爾雅在上，我將步偉大信使加爾之後塵，繼續書寫這本《編年史》。

讚美多爾雅！正是她的誕生終結了痛苦紀，開啟了希望紀！

多爾雅誕生之前，世界異常殘酷。卡奧爾麾下的恐魔與怪物荼毒生靈，它們血洗人類聚落，違背了威厄斯對莫科什做出的承諾。威厄斯的造物完全擺脫了他的控制，如今尊卡奧爾為王。

卡奧爾不接受妥協，對威厄斯和乞求都無動於衷。任何人類的武器都阻止不了他與他的恐魔大軍。與此同時，涅姆吉，這位絲毫不把威厄斯放在眼裡的蛇中之王，更是給世界帶來了最為慘痛的苦難。

所有契約都被打破，即使是火種的信徒與斯瓦烙格本身，都難逃恐魔的暴怒。天降箭雨，地上血流滿河。人人自顧不暇，只能拚命保命免於受害。人類就像枯萎的花情一般凋謝，在卡奧爾的鐵蹄下苦苦求生，隨時都會被碾碎。



四十四 莫科什的犧牲

莫科什陷入了絕望。以普拉博與她的形體創造的男男女女，正在災難中肝腦塗地，而受困於冥界的她却無能為力。

威厄斯也因惡魔與浮姆吉的背叛而痛苦不堪。任何由嫉妒與惡慾孕育而生的魔物都難以馴服，它們只忠於自己的慾望。對威厄斯而言，這是個慘痛教訓，無數人類更是因此丟了性命！

莫科什看到威厄斯的力量日漸衰微，卻不明悉其中緣由。她並不知道，威厄斯如此羸弱不堪，是因為撕下了自己的心髓。儘管莫科什同情他，並憐他的所創之物，但她並不像普拉博那樣愛威厄斯。然而她心想，既然威厄斯是因對愛的渴望而生，那麼若能滿足他的情慾，應可讓他再次神采煥發。

因此莫科什在他身邊躺下，交出了自己的身體。威厄斯就像乾涸的沙漠一般，飢渴地吸吮著這場突如其來的暴雨。



四十五 女神降臨

莫科什懷上了孩子！新生命開始在生命女神的肚子裡滋長，因此她擁有雙倍的神力！

那是一個奇蹟！未來變得不可捉摸，就連神靈也難以預知。

在七七四十九天後，暗夜與黎明交錯之際，莫科什誕下了真正的神之子嗣——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由神靈的交合誕生，而不是從葦物中催生的女神。

女神與莫科什十分相似：仁慈、神秘又貌美，同時也繼承了威尼斯的狂野、力量與鎮定。

美艷的女神多爾雅就這樣誕生了！她為世界帶來了希望！她同時司管著地上世界與冥界！她是我們的女神，低語者之母，宇宙平衡的守衛者！

讚美多爾雅！讚美神祇之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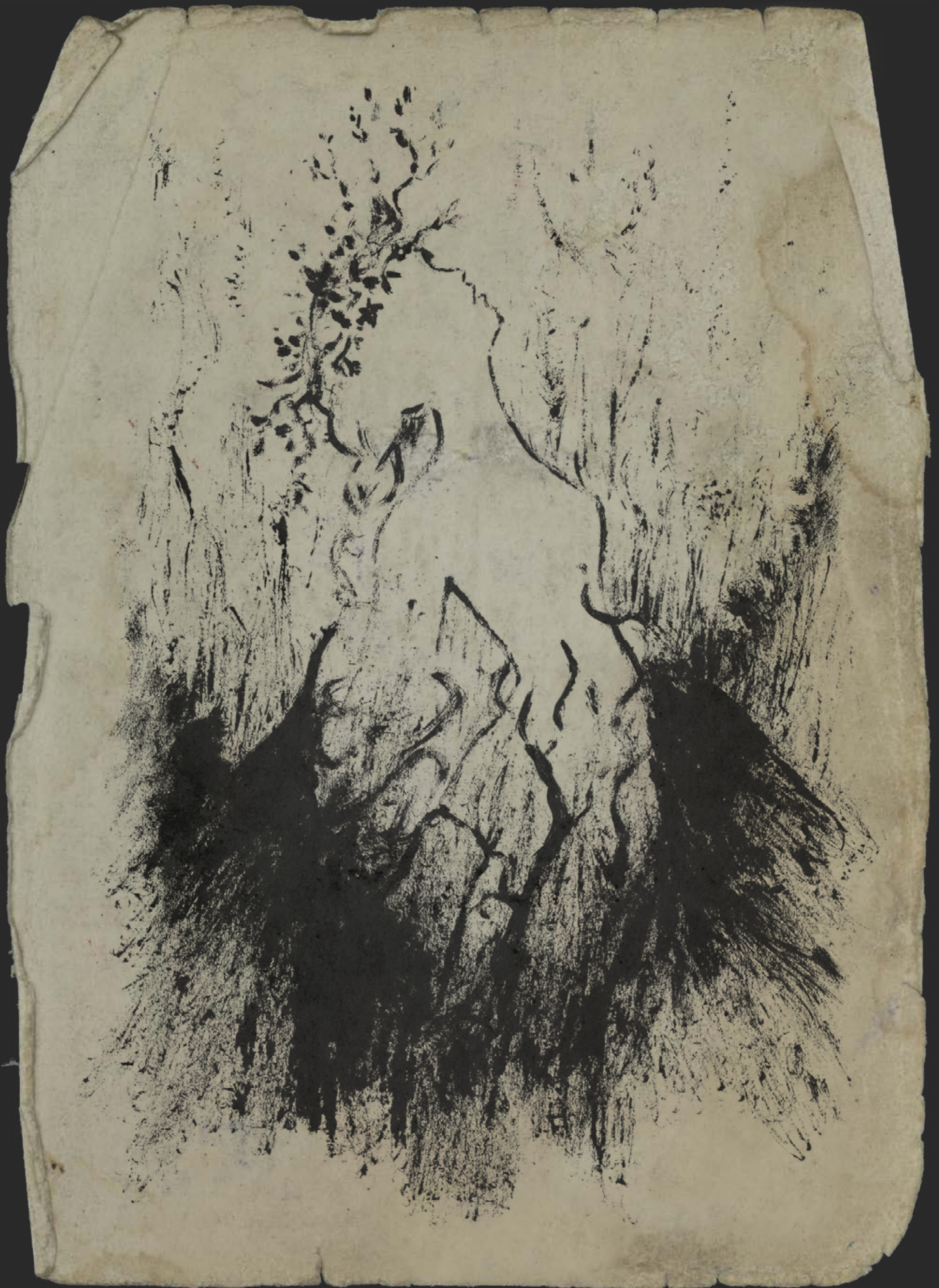
四十六 平衡捍衛者

多爾雅是莫科什與威尼絲的女兒，充滿了愛與智慧，同理與謹慎，創造力與慾望。

她愛憐大自然及父親創造的萬物，但同時也窺視著人類，尤其是以母親的形象創造的女人。

她帶著好奇與嫉妒看著地上的一切。有時，她也會躲開威尼絲的監視，傾聽那些在冥界漫遊的人類講述古老往事。

由此，她知曉了惡魔的黑暗過去，也聽說了人類的貪婪。天真爛漫的她相信，萬物都應該求得平衡，只要尊重生與死的律法，就能夠抵消混沌與虛無的影響。



四十七 地表的呼喚

多爾雅的双手擁有從威厄斯指尖流出的力量，她能夠完滿一半父親能做的事，另一半能力則繼承自母親。

她骨子裡與母親的性格很相似，在本能的驅使下步入了冥界最偏遠的洞穴。粉紅梳過她的髮絲，頭上的大地因走數步伐而顫抖，掉落的沙土滾在她的肩上。她從未這樣接近過地面。

多爾雅把雙手放在潮濕的黑色土地上，口中念念有詞。她呼喚著大地的穹頂，融匯一切的水流，還有無根錯位的粉紅。

此時大地崩裂，潮氣退去，粉紅鬆脫，出現一條通往地面的道路。

多爾雅走出冥界，僅僅回首了一次，只為封印背後的出口。隨後，她用自己的神力編織出了一件斗篷，藉此躲過莫科什和威厄斯的視線，以免雙親打擾。



四十八 神靈漫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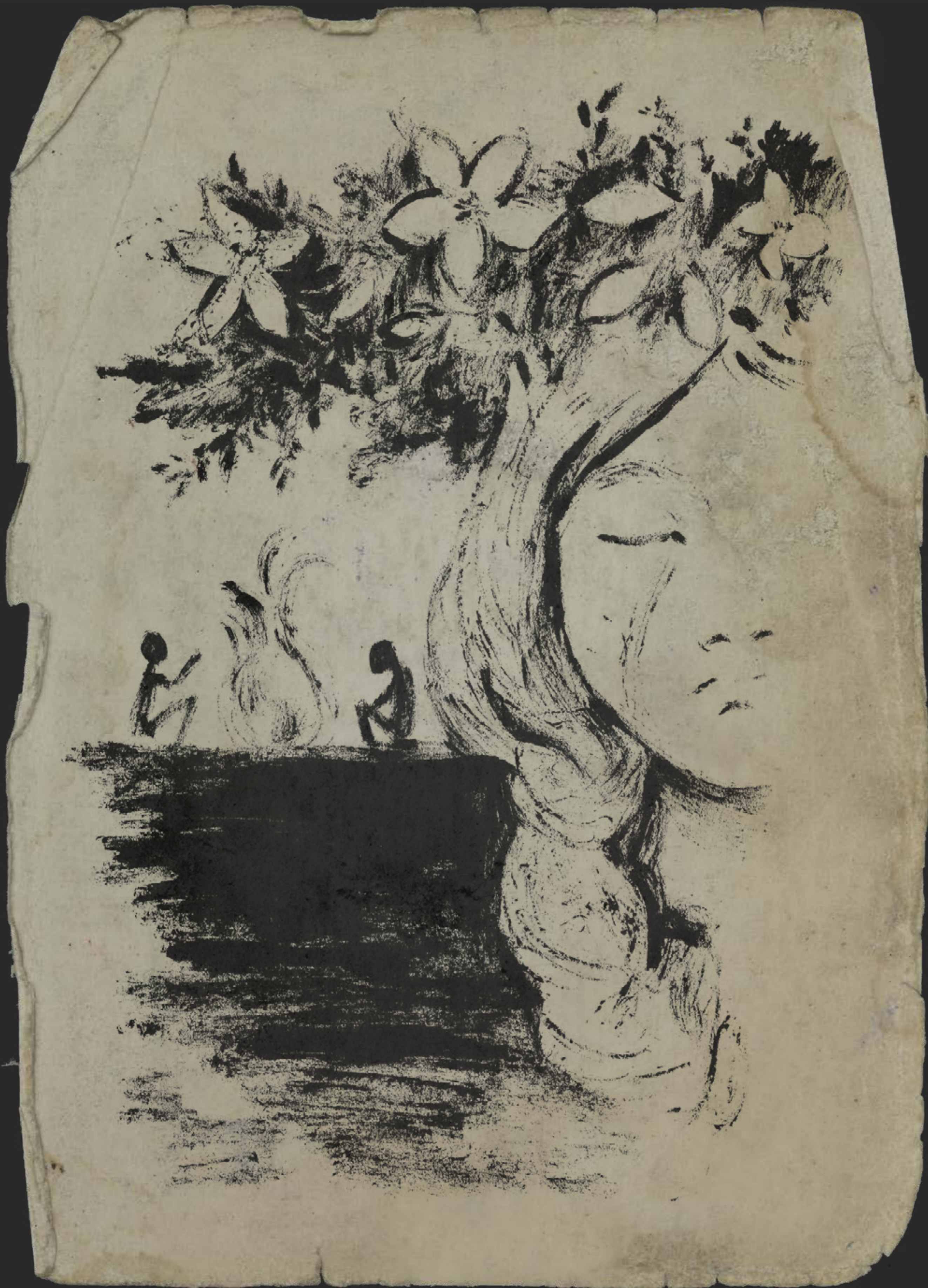
多爾雅在大地各處徘徊，為所列之處帶來好運。

她多行善舉，四處行教，講述生與死的律法，勸導大家不要執於貪念，要尊重所有生靈。她指點人們如何耕種土地，讓莊稼豐收。她也教會人們別只想著拿動物的皮，吃牠們的肉，而是要照料餵養動物，從牠們身上擠奶，剪下牠們的毛織成衣物。

她解釋了嬰孩如何在女人的子宮裡滋長，說明了受孕取決於雙方這個道理。她認為人類應該彼此尊重，互相照料，這非常重要。

部落的人們傾聽著她的教導，點點頭，不時因感同而興奮得叫出聲來。女神離開時，人們紛紛跪下，雙手摺入土地，悲傷不已。

然而多爾雅前腳才剛走，紛爭就再次接踵而至。而且，由於多爾雅的教導，人類的資源更加富足，衝突也較以往慘烈。



四十九 腐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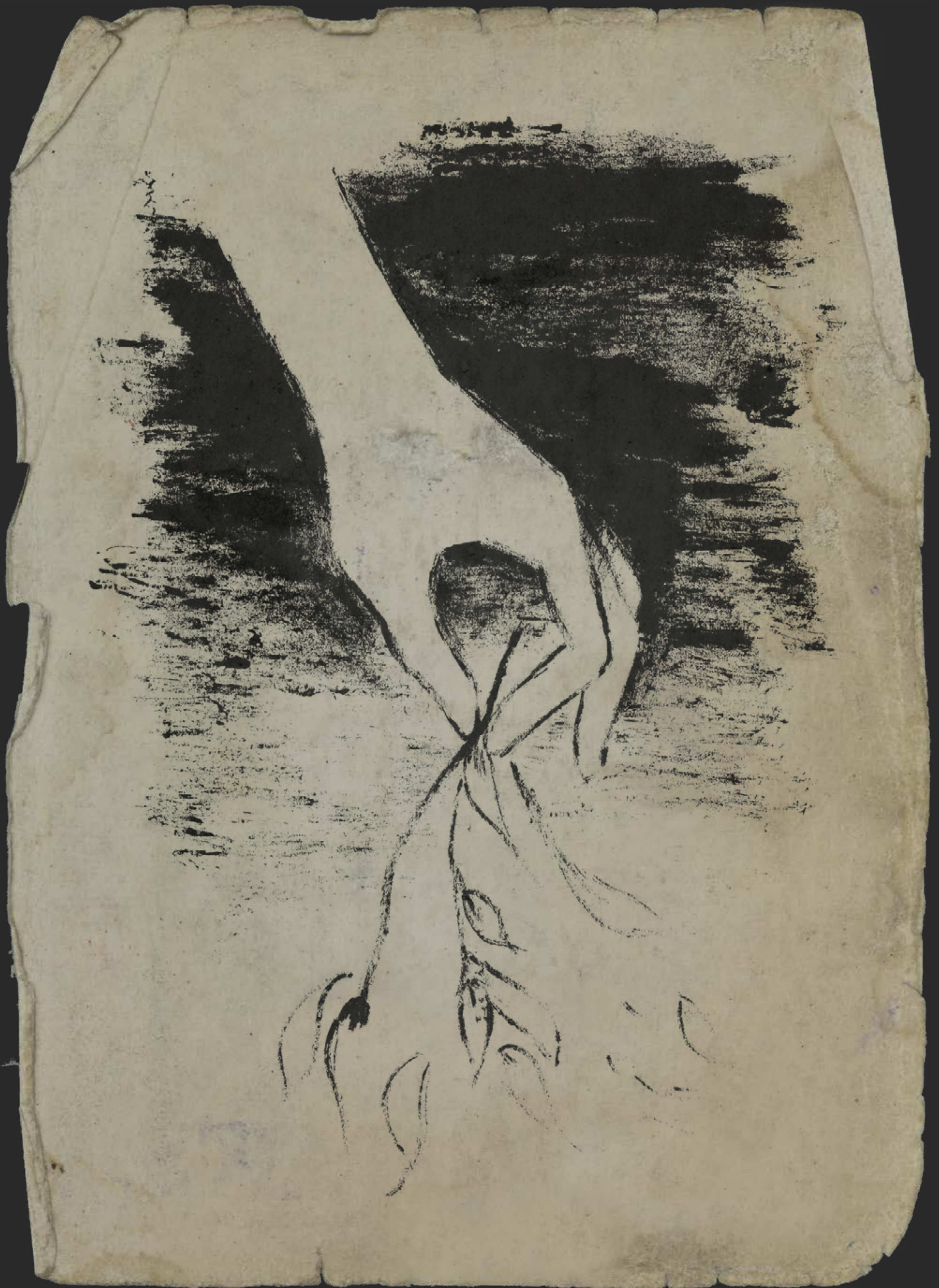
多爾雅喜悉傾聽人類的故事，從而理解人類感知世界的方式。然而她最想知道的是善惡之別。神靈在善惡之前誕生，沒有死亡之意，可以隨心所欲，因此難以分辨善惡。

人類則會區分善舉與惡行，讚許前者，譴責後者，無論何舉都會受到評判，總有善惡之分。

於是她明白了，神靈之靈也有善惡之別，儘管兩種都是靈。善者即是莫科什與普拉博之靈，惡者則是冥界之主對莫科什的慾望。

多爾雅明白了人類如何由神靈之靈誕生，而邪惡的慾望又是如何摧毀一切聖潔之物。她心裡充滿了羞愧、厭惡與憂傷。

因為她明白，自己也是邪惡之慾的果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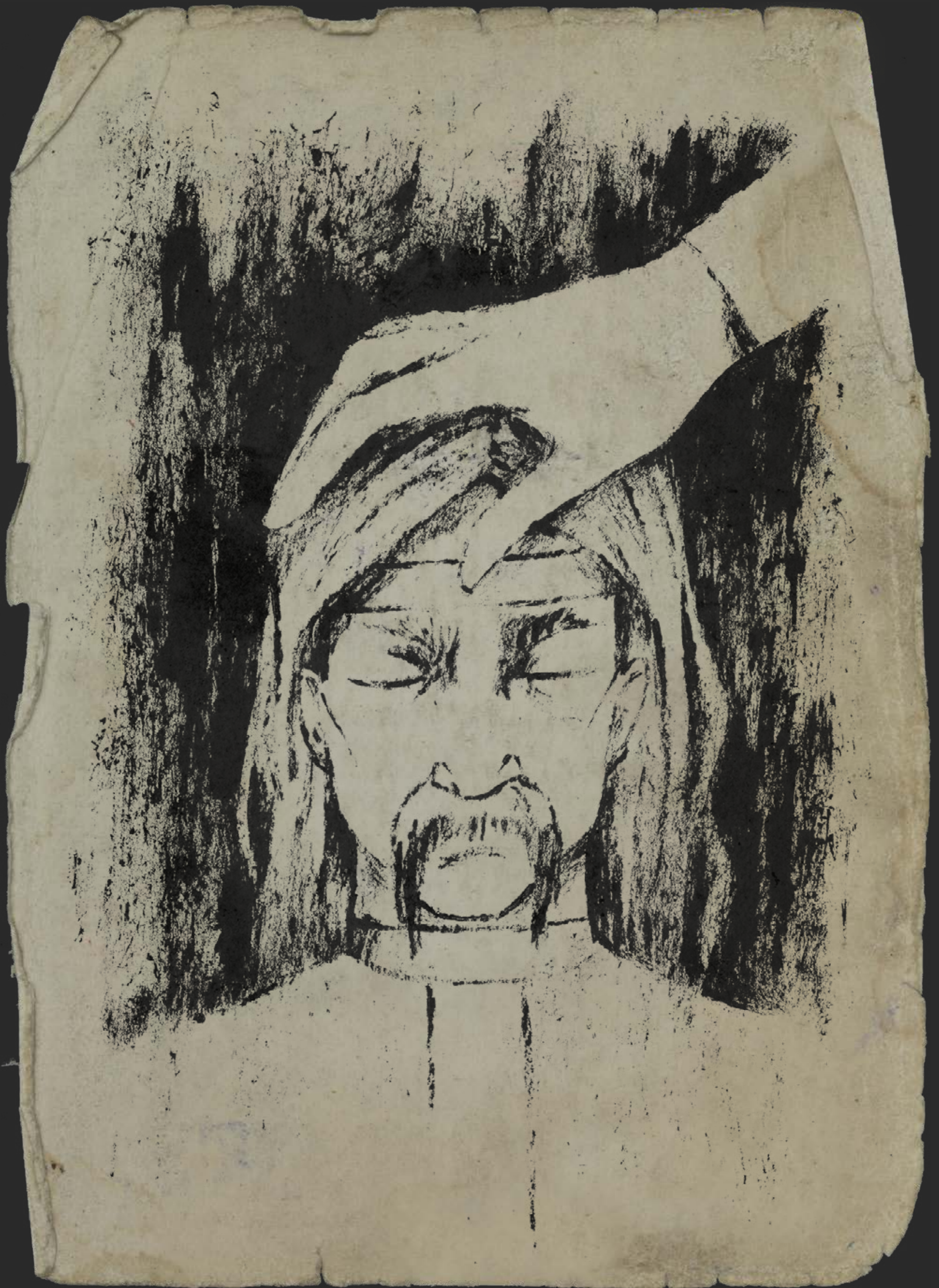


五十 列結的多爾雅

多爾雅曾像人類當父親一樣愛著威厄斯。她眷念冥界的國度，在威厄斯談及創造花草鳥獸時，她發出嘆息；在看列人類推毀父親所創之物時，她皺起眉頭。她信任父親，覺得他創造了偉大美好之物，他的意念純潔無瑕。

然而在傾聽了人類講述的故事後，她記憶中的畫面驟然變色。威厄斯對莫科什的眼神不再溫柔，而是充滿邪念與色慾。他與人類的鬥爭不再是為了捍衛自然，而只是與敵對神靈的衝突。

多爾雅對父親心生嫌惡，開始同情母親的遭遇。她對普拉博有種奇特的嚮往，但又帶著一絲愧疚。她對三位神靈既感到惋惜，又感到厭惡。對於這些創世之神而言，多爾雅所愛憐的一切，都只是工具與玩物而已，在創造後便棄之如履。



五十一 甄選低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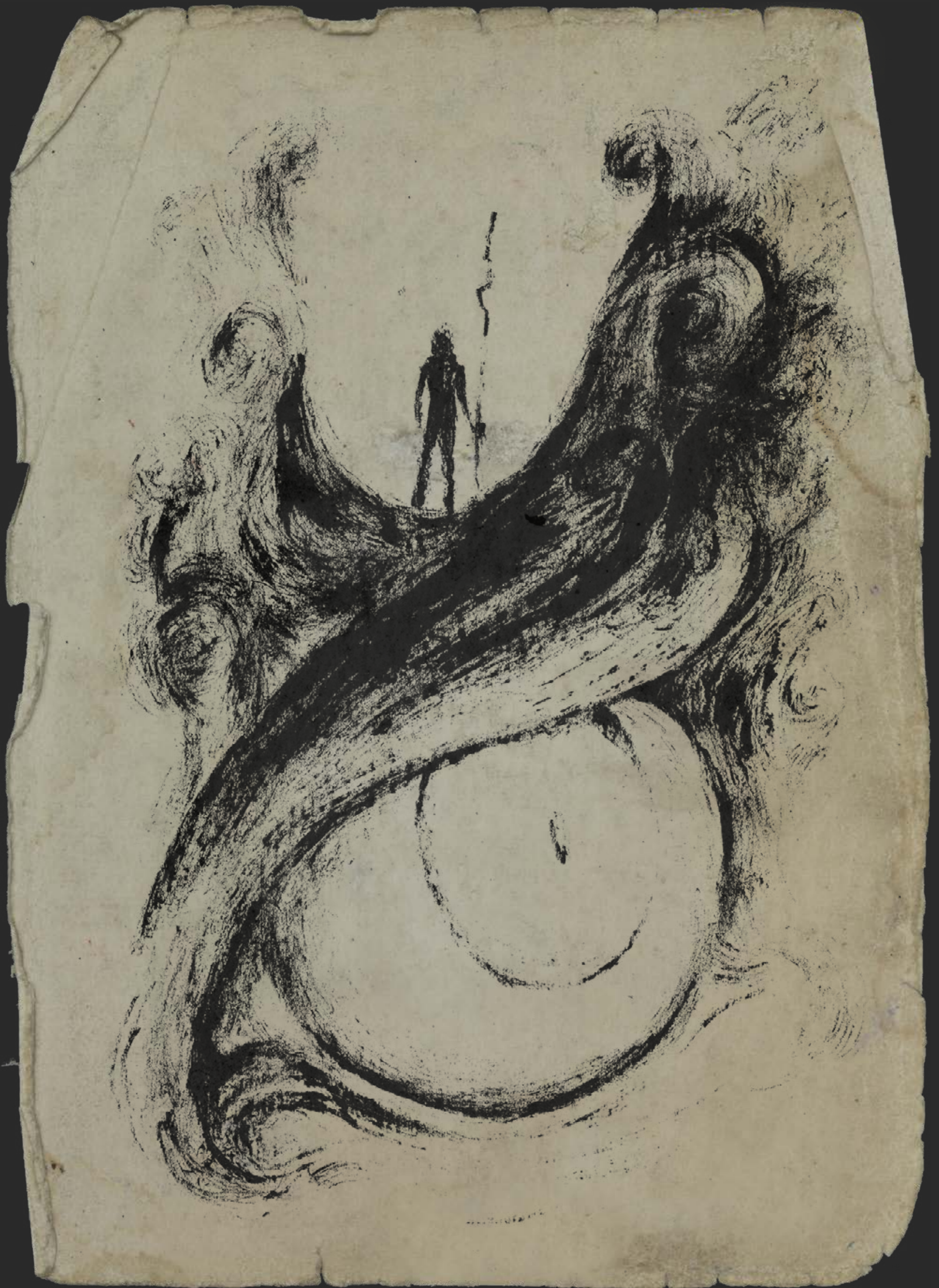
美麗的多爾雅充滿智慧與力量。讓我們永遠讚美多爾雅！她是人類最偉大的朋友！

多爾雅因神靈的所為感到厭惡，開始挑選自己的精英戰士。戰士認出她的身分，紛紛在她足前跪下，宣誓效忠。多爾雅接受了他們的投誠，以手摺其頂。然而人心難測，她從未知曉誰才值得傳授知識。

於是她決定，不直接傳給他們力量，而是用神奇的掌線將他們與神靈之力連在一起，就像深入土壤吸收養分的樹根。戰士們可以向神靈汲取力量，狂熱信徒更是擁有加倍神力。為了讓戰士們發揮神賜之力，多爾雅教會了他們神靈的語言，由此可以將神力塑造成想要的形態。

這股神力無比強大，他們宣誓絕不洩露天機，只是低聲念誦咒語，也因此被稱為低語者。

我們是低語者的後裔，多爾雅的神諭藉先祖之口傳入我們耳中。讚美我們的先祖！



五十二 神靈的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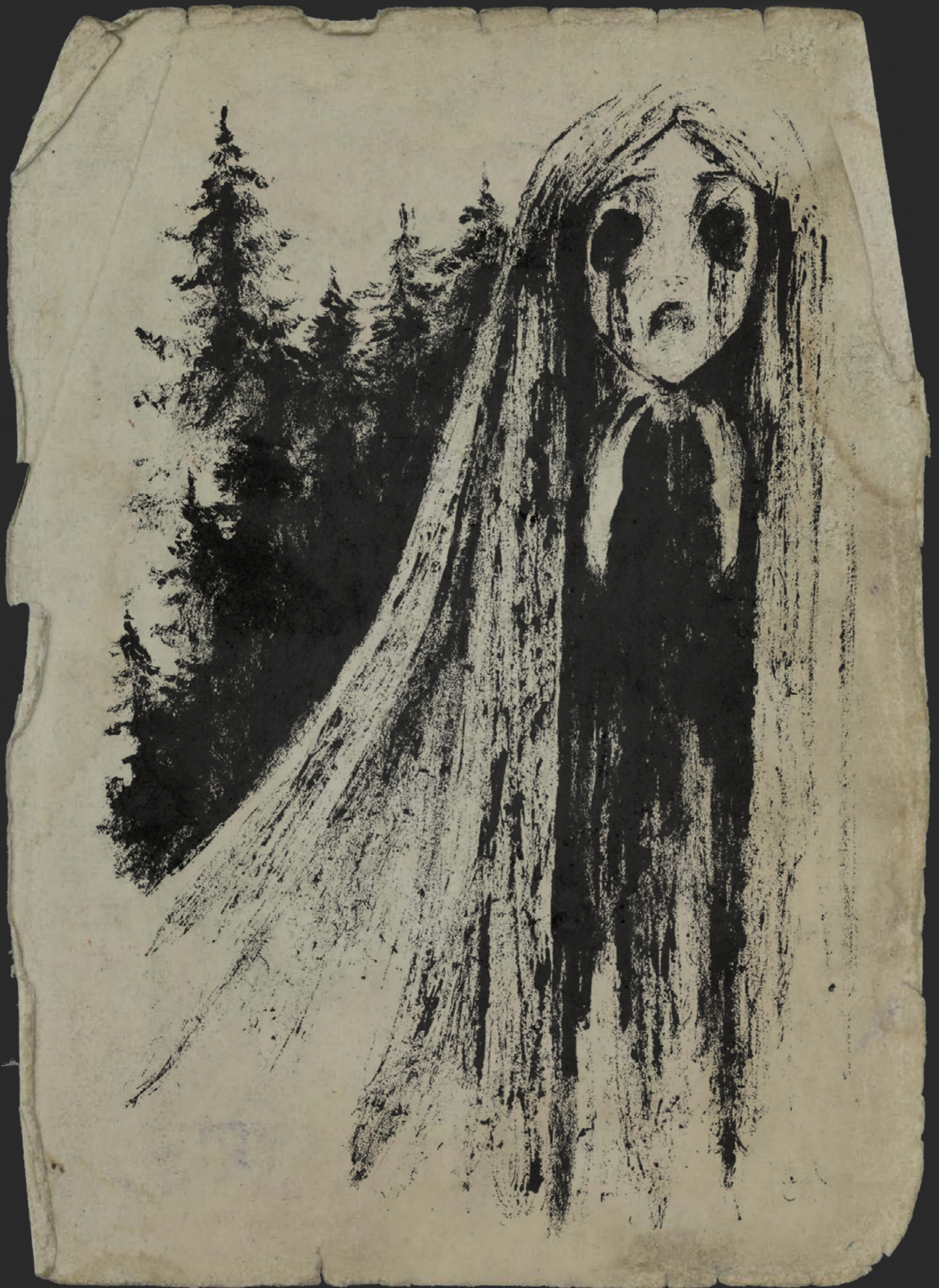
低語者身藏於各個部落之中，但要接近他們卻不容易。有人離群索居，有人則面露兇色，不讓任何人走近，還有人則遁世隱居。只因我們的祖先很快便意識到，他們一旦顯露力量，人們就會像蚊群一般擁上前來，而人人眼中都只有己身利益。

然而，低語者不是為了替人類謀求利益而存在，他們的使命是效忠多爾雅，維持世界的平衡。

那麼，如何才能分辨站在眼前的是否是低語者呢？

顯然，靠低語是不行的。沒有多爾雅的祝福或另一個低語者的幫助，任何人都無法理解或被述咒語。

那該怎樣確認低語者的身分呢？關鍵是他們身上的標記。在接受多爾雅的神賜時，他們的皮膚會烙上赭色印記，就像一隻炯炯有神、半人半獸的眼睛。這也象徵著低語者的天性——他們絕不會避避站。



五十三 莉布斯卡的故事

低語者與人類的相處未必時時和睦。人類對他們而言非敵非友，他們的善意也可能變為狡獪。

有時，某個男人死亡後，他的妻子會自縊於枝頭，化身鳥兒，與她的伴侶翩然飛往蒼穹。而有時，寡婦會被迫自盡。

莉布斯卡就出生在這樣一個聚落。她自己選擇男人，生下了一個漂亮的寶寶。寶寶健康強壯，情侶兩人也繼續共同生活。

莉布斯卡生下了一個又一個寶寶，他們長大後既是勞動力，也是生力軍。村落附近戰亂不絕，莉布斯卡的男人也經常出征，而且總能凱旋而歸，但有一天，他的馬跑了回來，身後拖著他的屍體。

大家都因他的死而絕望，尤其是莉布斯卡，因為她不想殉葬，不願淪為威厄斯的毒蛇腹中之物。

於是她找到了位在聚落附近的一位低語者，從早到晚祈求不止，低語者終於同意使用其神力。

此後，莉布斯卡捨去人身，變為了娜芙卡，她每晚慟哭不止，警告死期將至的男人們。



五十四 低語的故事

雖然低語者擁有強大力量，肩負著重要使命，但他們最大的敵人
是麻木與大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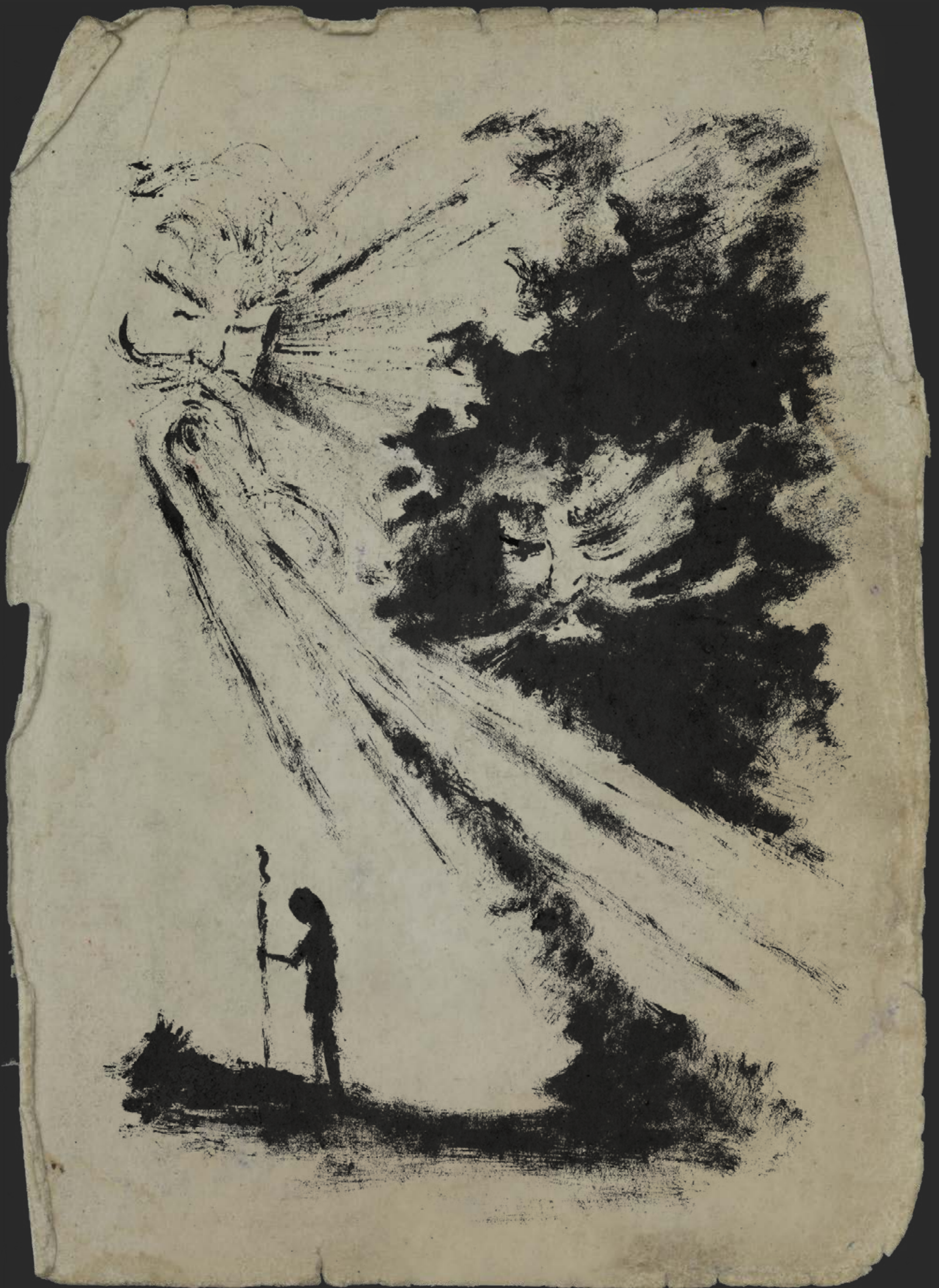
每個聚落各有不同，也都有各自的難題。但曾有一個聚落人人安
居樂業，就連某位低語者也厭倦了隱居的日子，經常過去走訪。

孩子們就像蒼蠅一樣圍在他身邊，像小孩一樣叫個不停，看著他
展示自己的魔法。

就這樣相安無事地過了數年，低語者選出了一個小男孩作為學
徒。這個小男孩充滿熱情與信仰，立志幫助所有人。

他等到了那個特別的日子，那是一年中日照時間最長的一天。男孩
大聲念出低語者的咒語，祈求神靈將惡魔逐出大地。他不停地
大聲頌念，某個惡魔聞聲而至，竟將男孩、低語者和所有村民吞
入腹中。

因為只有我們低語者才能念誦咒語，而凡夫俗子只能進行普通的
祈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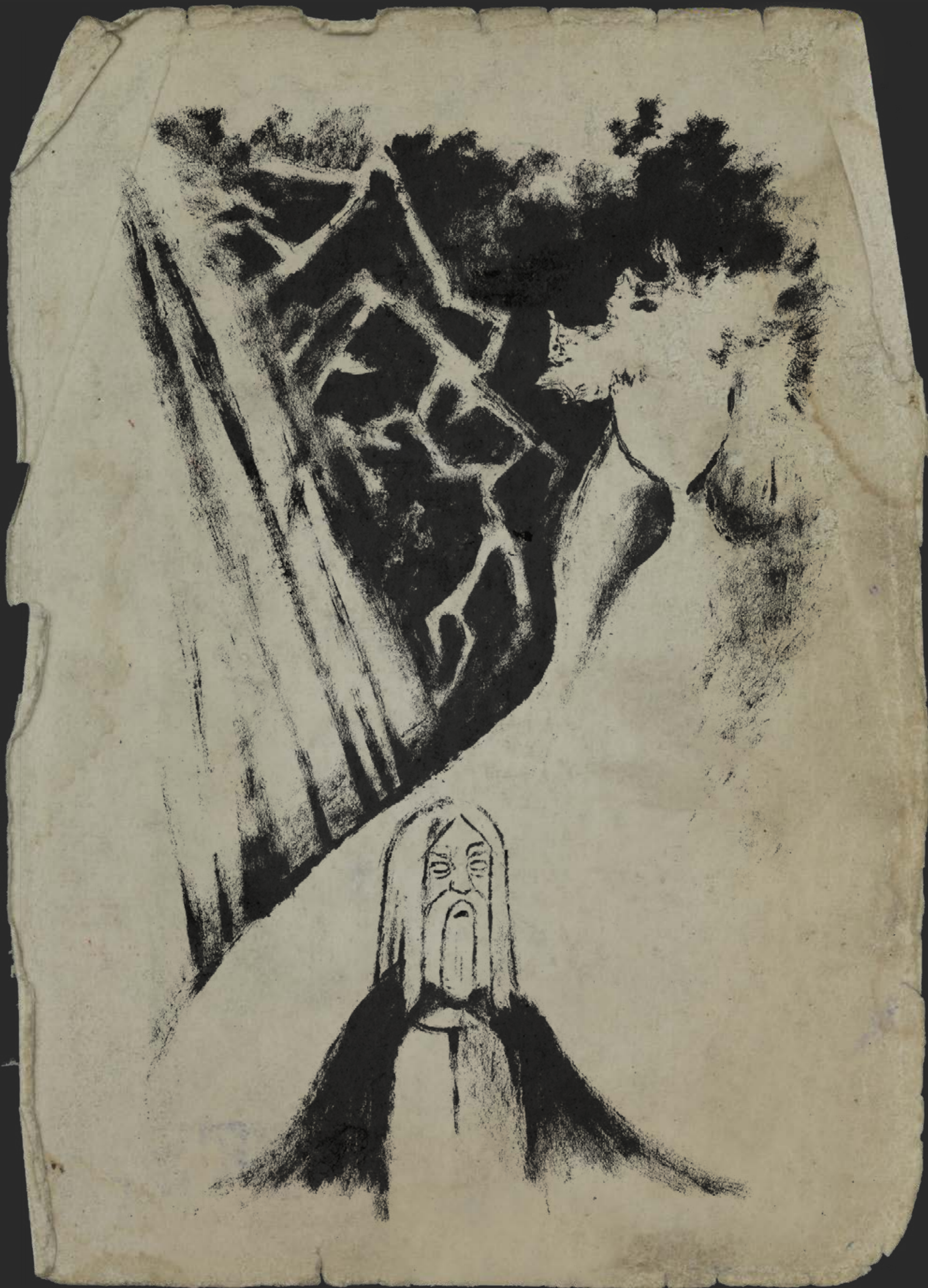


五十五 咒語

神靈的事蹟高深莫測，他們的神恩難以捉摸。對神靈而言，凡人最宏亮的祈禱也不過是小溪潺潺，但低語者的輕柔咒語卻如雷貫耳！

連博與沛倫第一次聽到咒語時驚詫不已！儘管他們用手捂住耳脣，甚至不停喊叫，試圖蓋過震耳欲聾的咒語，那聲響卻始終縈繞耳際。

神靈因此震怒，其實他們毫不在意人類的命運與訴求，只想找到通往冥界的道路，抓住威厄斯，還莫科什自由，以此取悅普拉博。男人與女人本應該幫助神靈，儘管人類如蝗蟲般席捲大地，他們的勇氣與好奇心卻早已毫無用處，因此不再值得信賴。神靈喜歡聽凡人的祈禱，那甜美的聲音讓他們感到振奮，但低語者的咒語卻讓神靈惱怒，就像吸血的馬蠅在吸走他們的力量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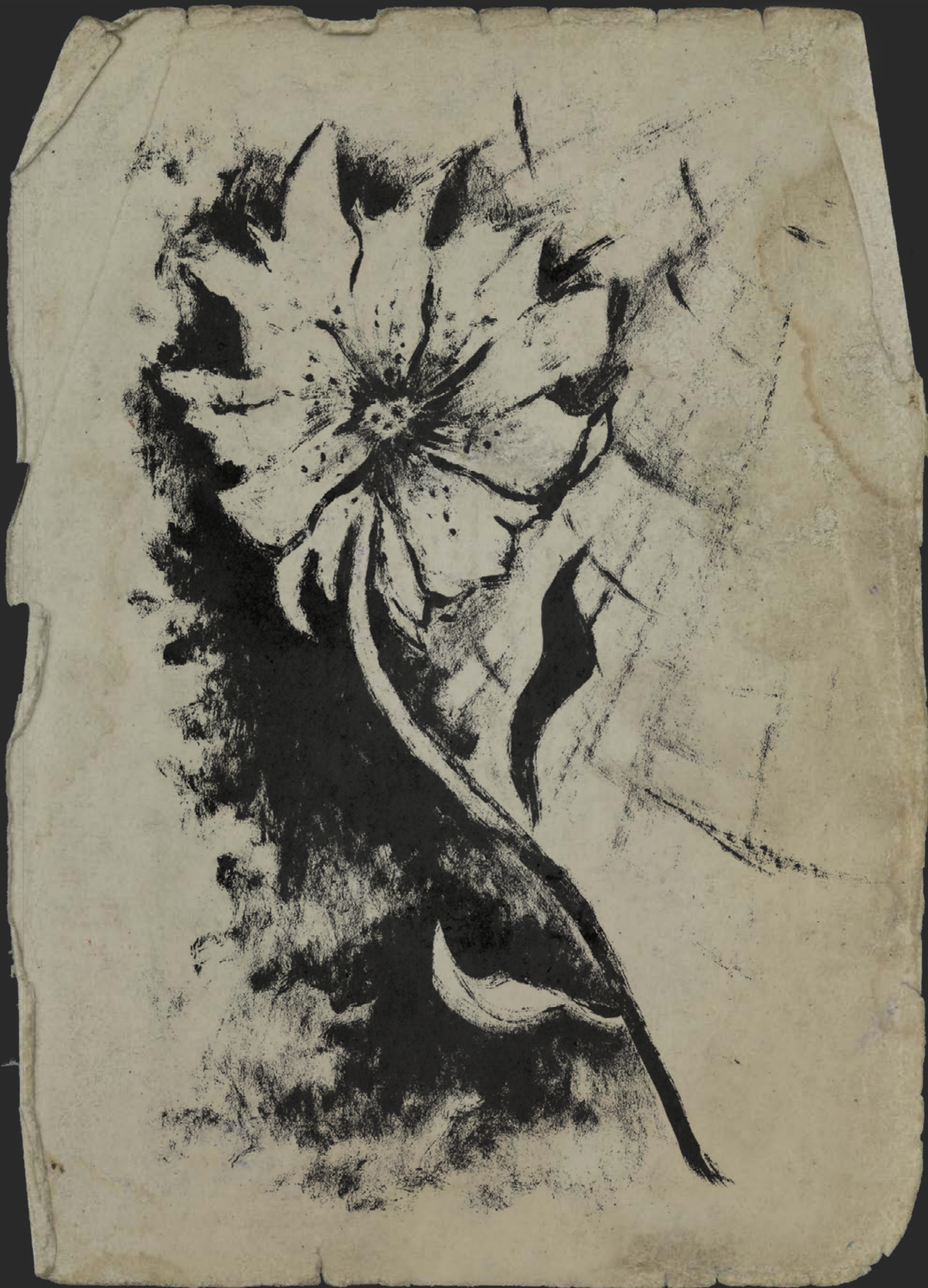
五十六 對峙

沛倫和連博因人類的無禮而惱怒。他們竟敢打擾神靈的安寧，竊取神靈的力量！人類變得肆無忌憚，他們應受天譴！

於是，神靈降臨於被人類蹂躪的大地上，站到低語施咒的淺神者面前。然而，面對連博的神光，他目眦斜視；面對沛倫的威壓，他無動於衷。只是直直地注視著神靈的臉，那眼神既殘酷無情，又帶著某種理智與激情。我們的祖先就是如此勇敢！

神靈正要發出致命一擊剷除「害蟲」，此時一名女子徑直衝到他們面前。神靈以為那只是個普通女子，一怒之下決定毫不留情地置她於死地。然而女人卻半步未退，低語者也毫髮無損。

此時，他們才辨認出了普拉博曾講到的特奧，意識到站在眼前的正是在大地遊歷的莫科什之女。兩位神靈因自己的暴行感到羞愧，對她躬身致歉。



五十七 疑心

連博和沛倫從未見過莫科什，儘管他們知道普拉博對莫科什充滿思念，以她的形體創造出了美艷的人類女子。但神靈在多爾雅的脸上看到了其他特質——粗獷如巨石、深幽如暗影，與普拉博或人類男子都不相似。

神靈由此推測，多爾雅一定是威厄斯之女，因此不願信任她。當被問及她的母親在何方，該怎樣去往冥界時，多爾雅才明白，這些神靈根本不在乎世界的命運，只是一心想完滿普拉博交給他們的使命。於是多爾雅告訴神靈，如果他們能幫助自己完滿計畫，作為回報，她就會指明通往威厄斯國度的通道。

兩位神靈無法威脅到多爾雅，因此只好作出承諾，答應幫助低語者。



五十八 連博的禮物

連博是第一個遵照謠言出手相助的神靈。他曾撕下心臟的一部分，為人類帶去火種。然而火種卻淪為偽神，背叛了主人的意志。他必須彌補自己的過錯。

首先，他剪下一縷髮束做護腕子，把這件神力湧動之物送給多爾雅。

隨後，他切下手臂上的一大片皮膚，送給多爾雅作為魔法護甲。

第三，他像拗取粉枝一般折斷自己的小指，送給多爾雅作為手杖。

第四，他像揉落玫瑰花瓣一般撕下自己的眼瞼，送給多爾雅作為鬼帽，助她不受任何人窺視。

最後，他伸向——[文字至此模糊難辨]



五十九 沛倫的禮物

看到連博送出一件件神器，沛倫的驕傲湧上心頭，他並不想遜色於連博。

因此，他取下一塊永伴他身側的烏雲，像蛛絲一般捲成團，然後裝入一個橡實裡，送給多爾雅作為護身符。

之後，他取出了自己最下面的一根肋骨。這根肋骨閃光而柔韌，沛倫將其反向彎折，再從手臂取出肌腱縛於其上，由此做護神弓塞進多爾雅手中。

多爾雅未現喜悅之色，這讓高傲的沛倫感到羞惱。於是他把手伸向風暴湧動的天空，徒手抓住一道閃電，注入神力鍛造成型，化為一把刻有金銀浪紋、劍刃扭曲的聖劍。

但裝備如此大體的多爾雅仍神色平靜。惱羞成怒的沛倫於是撕下整段前臂，製成一根棍棒，可砸碎世間的一切屏障。

看到此情狀後，多爾雅終於折服，目瞪口呆。



六十 關於聖物

古老的傳說中，記載了由神靈直接鍛造，擁有偉大力量的「聖物」。聖物的故事口口相傳，如星辰一般古老。薩列乳母或智者講述了這些故事，許多部落領袖因此踏上了危險四伏的旅行。然而人類發現了多少聖物？又調查了多少？記載著古老傳說的書卷中，並未提到聖物的外形與數量，只是記載了乏味又華而不實的符號。因此，追尋這些古老傳說看似激情澎湃，實則徒勞無功。

作為探案之主，我見過不少疑似聖物的東西，但沒有任何一件展現過神蹟。依我看來，那些關於詛咒與怪物的傳說，都是人們在沼澤毒氣或是蜂蜜酒的影響下神智不清的產物。

然而，我的職責是調查古書中記載的傳說，記錄我在遠方旅行時聽到的奇聞軼事，以填補書卷中的空白。



六十一 關於多爾雅

大暗天災之前的古老部落，儘管有著原始信仰，卻也形構了關於多爾雅的崇高形象——她帶著憂傷，思索著人類的狂妄無知。透過自省，他們意識到無謂的敵意引來了殘酷的紛爭，對環境造成了破壞。

神話中記述，有一位神祇對人類眷顧有加，卻只見人類因渴求權力而腐化，違背了永恆律法。這樣的墮落在規模龐大的原始部落尤其多見。

這是否表示，那些耄耋的原始部落，也像我們的文明一般受到開化？這樣的自省是否賦予了他們權利，讓我們無法名正言順地征取他們的土地？

然而，比起他們的污穢墮落，稍縱即逝的理性之光實在微不足道。野蠻人從未放棄他們的愚昧行徑，恐怕將來也永遠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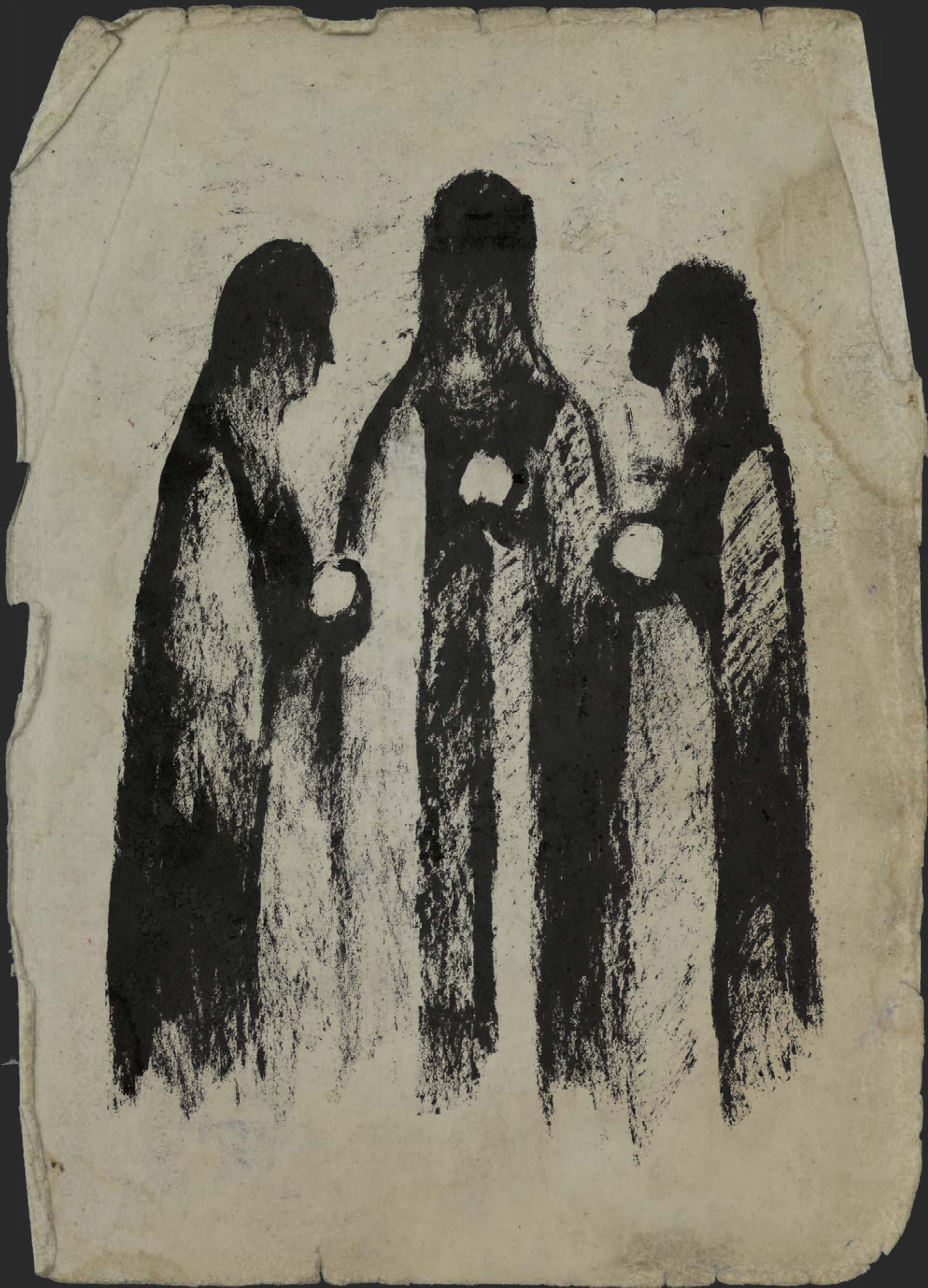
六十二 大晴天災

根據古老傳說所述，多爾雅既不相信神靈，也不信任人類，因此封印了聖物，以免受人類的貪婪與神靈的詭詭汙染。多爾雅傾盡全力加固了封印，也因此無力開啟通往冥界之門，解救莫科什。但她從未後悔做出這個決定。

這既是賜福，也是劇毒。因為，無論何人背棄對多爾雅許下的誓言，都會遭受恐怖詛咒。

多爾雅將聖物交給低語者，讓他們均分，但低語者數量遠遠多於聖物，且怪物與恐魔對大地的荼毒與日俱增。因此，低語者必須抉擇，誰該使用聖物，哪些聚落該拯救，哪些村落只能自生自滅。

最終，他們決定共同守護聖物，一旦有關於恐魔出沒的傳言，便攜聖物馳援該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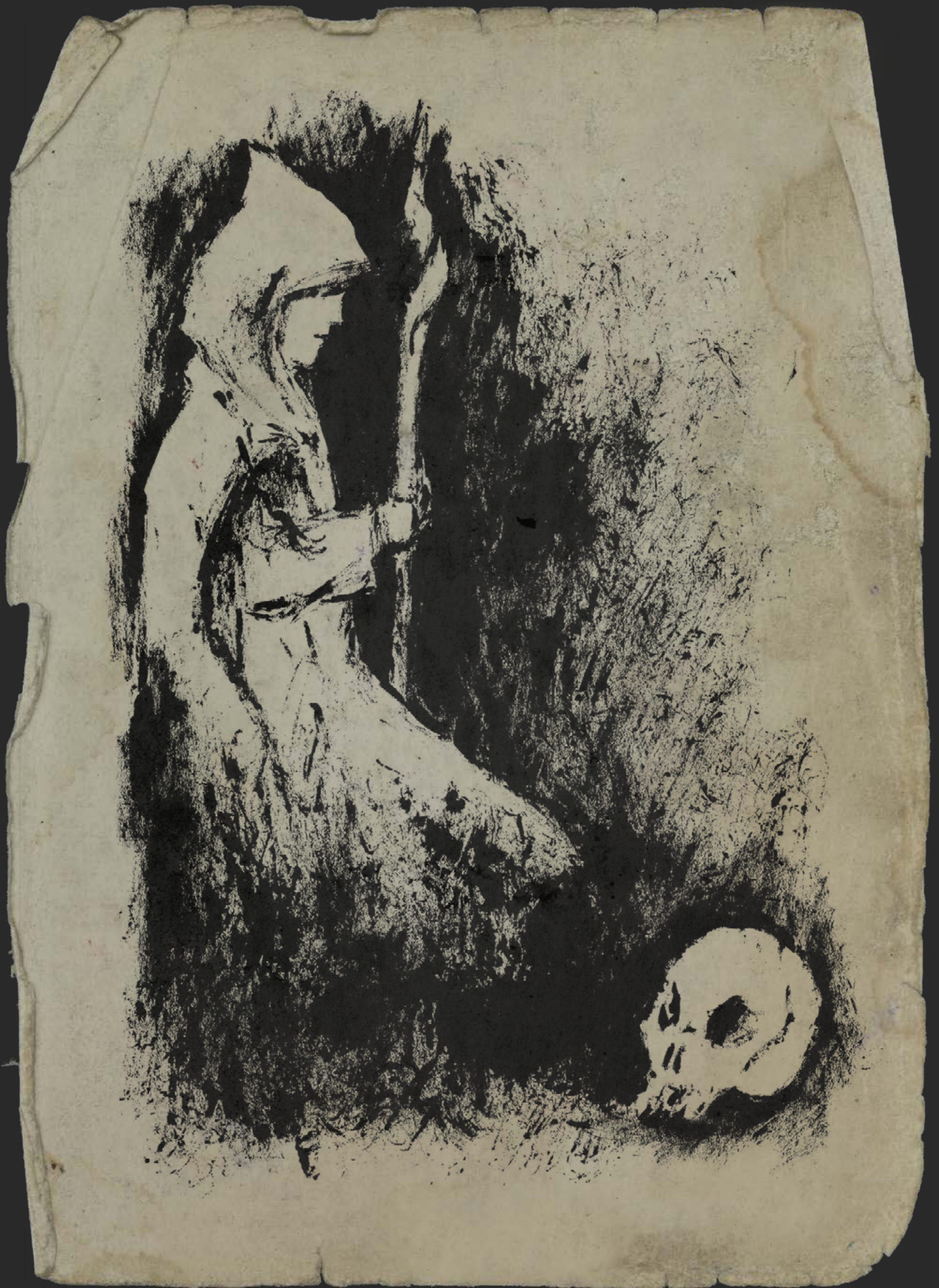


六十三 低語者的聲名

儘管很難追溯關於聖物與低語者的傳說，但鑒於古代歷史上的確出現過一段穩定的時期，可判斷傳說必定有部分真實。不管所謂的恐魔究竟為何物——自然災害、野獸，或是被歷史遺忘的偉大部落首領——人類已不再受其侵擾。

古代傳說將這段和平時期歸功於低語者。他們帶著多爾雅所賜的聖物雲遊世界，誓死守衛世界的平衡。

人們常用歌謠讚頌低語者的事蹟，有首歌謠流傳至今。不過，由於後續發生的怪事，歌謠的唱詞經過了改動。



六十四 神力之謎

在雲遊世界時，低語者遭遇了各種艱難困苦，必須與惡魔及各種天災為戰。這逃不過威厄斯和好戰的斯瓦烙格信徒的雙眼。

很快，內心陰暗的神靈與同樣陰暗的人類，開始嫉妒低語者的聲名，覬覦他們手中那些寥若晨星的強大聖物。然而，任何企圖伏擊低語者之人，都會受到無形的攻擊或突發疾病而死亡。據說在這些人受襲之前，低語者會名副其實地輕聲吟誦咒語。那些所謂的低語會不會是毒液冒泡的聲響，或者彈弓發出毒彈時的嗖嗖聲？那些破空嘶鳴的致命武器究竟是什麼？若這種武器果真如此強大，為何從未遭竊，又為何棄之無蹤？

低語者是否真的擁有力？在研究古書殘卷時，學者與煤塞之主們都會有此疑問。



六十五 挫敗的威厄斯

根據傳說記載，威厄斯早就得知有人用聖物對抗恐魔，然而在聽聞了低語者的咒語後，他卻變得心神不寧。人類用敵對神靈所賜的聖物攻擊恐魔，他對此並不奇怪。畢竟，威厄斯對莫科什做出了承諾，而受魔卻違抗了他的旨意，肆意攻擊人類聚落。對於拿聖物來對付恐魔一事，威厄斯並不惱怒，也沒有反對。

但低語者卻是另一回事。有一次，威厄斯又碰一隻熊偷偷來到地面，聽到了低語者的吟誦。他從中聽出了自己教給女兒多爾雅白的咒語。原來，正是他的親女兒，為了狂妄的人類而背叛了自己。

威厄斯僅存的心化為焦土，夢念俱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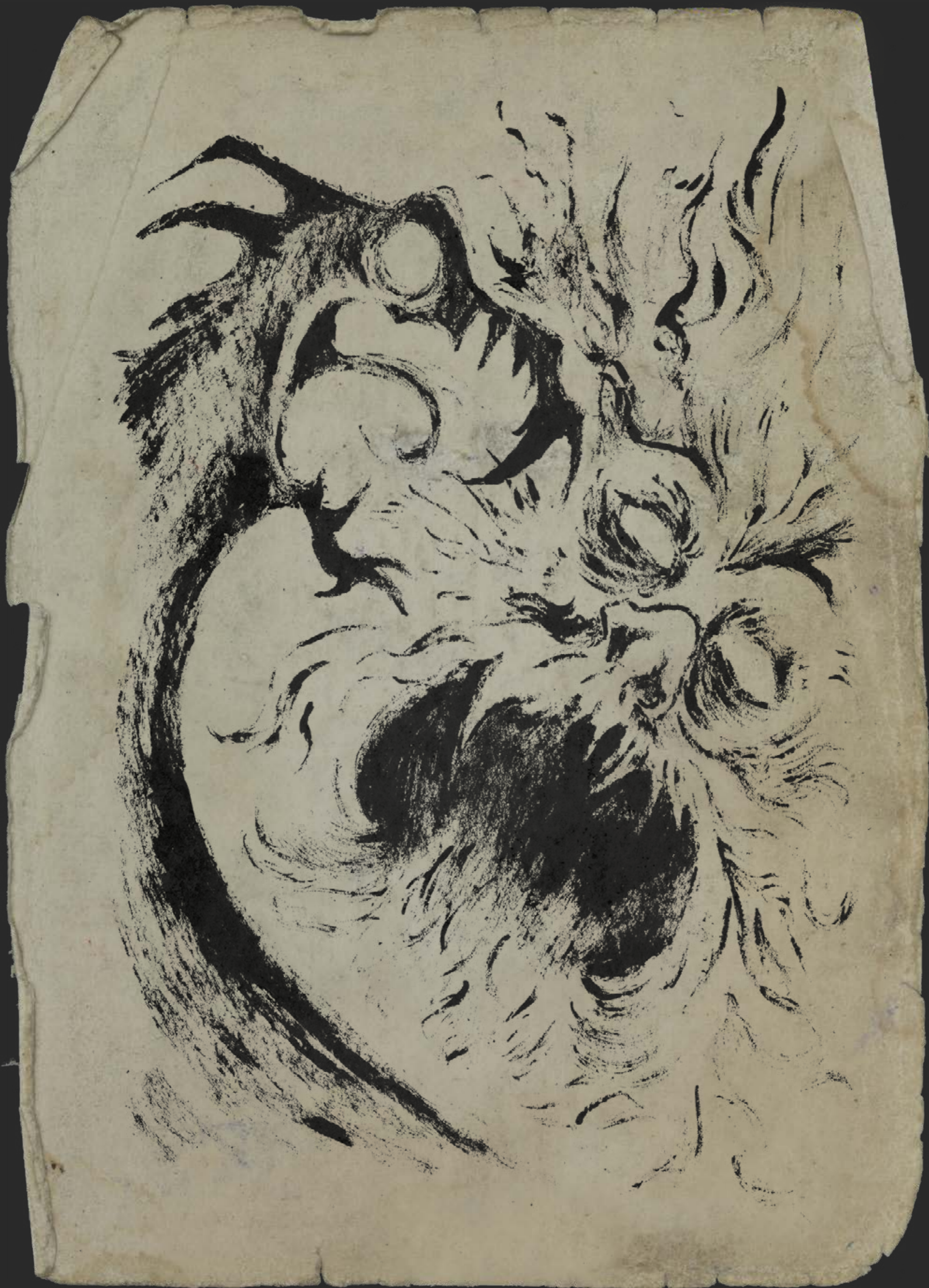
六十六 末日

珍愛女兒的威厄斯原諒了她，明白她是出於正義而選擇了這條路。然而他依舊不信任人類。威厄斯見過無數人類在他面前褪去肉體，露出骯髒邪惡、无知與仇恨交雜的靈魂，因此對人類深惡痛絕。

威厄斯決定讓末日降臨，但他已經沒了索力，需要幫手來完滿這個任務。然而，卡奧爾需要人類的恐懼滋生，斯瓦烙格則渴望信徒的崇拜。

於是威厄斯找到了他最引以為豪的造物——涅姆吉。這位惡魔之主、蛇中之王在看到他愁眉苦臉、弓腰驼背的威厄斯時笑個不停。

然而威厄斯對自己的心了若指掌，而涅姆吉正好擁有他的部分心機。於是當威厄斯開口時，涅姆吉認真聆聽沉思，並同意與他連綿秘密契約。



六十七 戰慄

深姆吉放棄了卡奧爾與黑夜的捲談，於光天化日之下現出恐怖的形體！他腿如石柱，身如硬石，口如無底洞窟。任何人窺見其真容，都會當場死去，靈魂則被其巨口所攝。

深姆吉來到了斯瓦烙格身前，無力回擊的斯瓦烙格瑟瑟发抖。他心裡明白，深姆吉不再遵從威厄斯的指令，而殘忍的卡奧爾只在乎暗夜裡臣服於他的猛獸，面對嗜血的深姆吉，斯瓦烙格已無力回天。

然而深姆吉卻想與他達成契約。斯瓦烙格迅速恍然大悟：這位恐魔之主一定是在懼怕或急需某物，而且不能指望卡奧爾的援助，也不願意吐露自己的恐懼。

但即使斯瓦烙格懷疑這是個陷阱，他也無法看穿威厄斯與深姆吉的詭計。



六十八 首位低語者 的隕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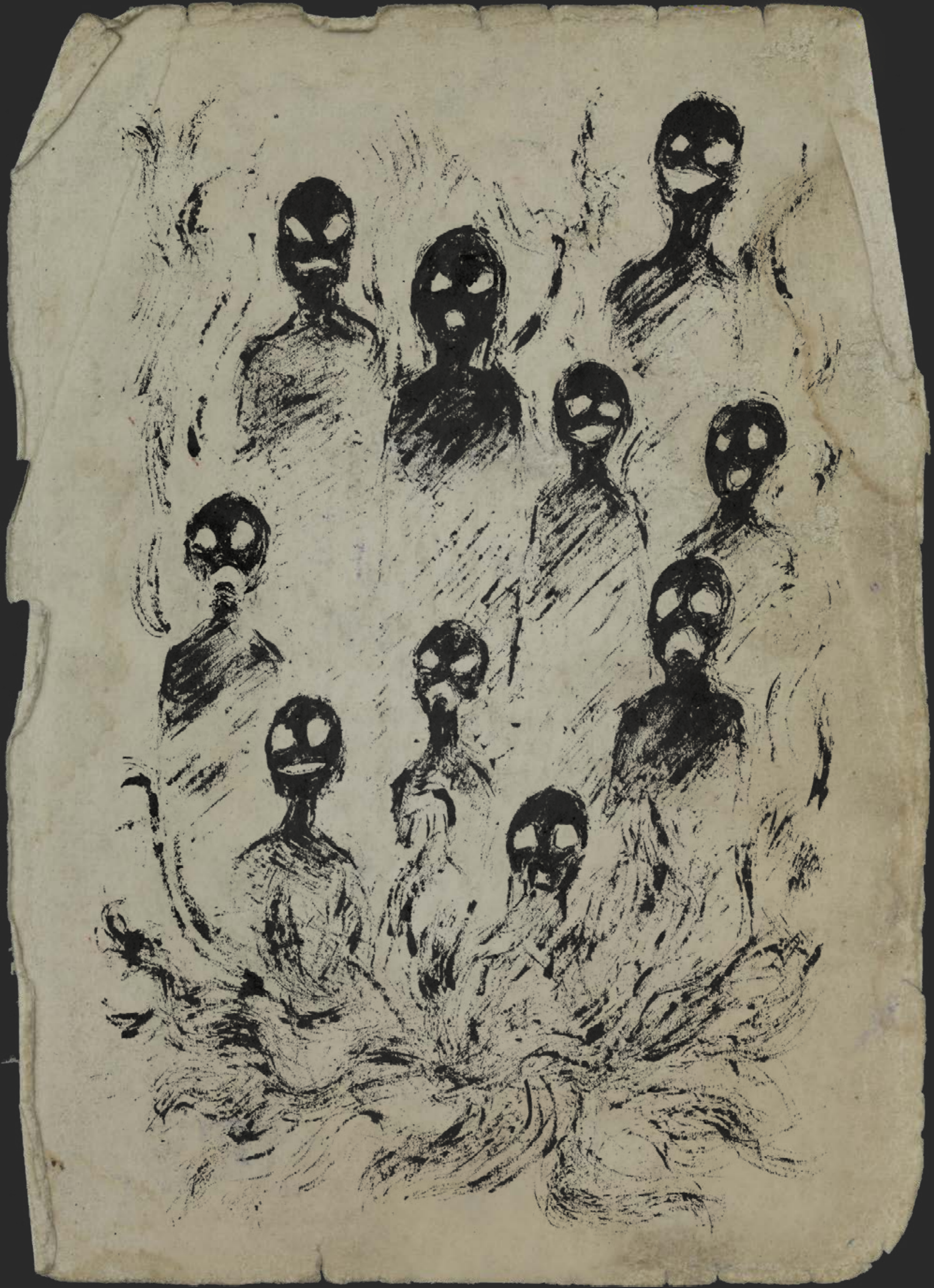
斯瓦烙格和深姆吉一起向低語者走去。火與石並肩而行，所到之處的生靈無不因恐懼而戰慄慟哭。唯有多爾雅的僕人敢直面他們，他口誦咒語，手握聖物。

然而咒語對深姆吉毫無作用，因為多爾雅傳授的低語無法傷到威厄斯的心與莫科什的血。而且深姆吉並沒有威脅人類或破壞世界的平衡，低語者不敢用聖物對付他，否則就會打破對多爾雅的誓言。

深姆吉見狀，便從低語者的手中奪過聖物，直接吞下，用人類的語言對他說：

我是威厄斯與莫科什所創之物，恐魔之首，世界之王。尊我號令而生，否則魂飛魄散而死。

低語者明白，自己別無選擇，只得遵從他的新主人。



六十九 省叛

斯瓦烙格與涅姆吉寧行於村落之間，身後跟著一幫省叛了多爾雅，效忠新主人的低語者，他們都戴著恐怖的面具。這幫惡徒一路燒毀房屋，吞噬靈魂，尋找多爾雅之僕，找到便迫使其就範，循環往復。

對力量、權勢與超越死亡的承諾讓人難以抗拒。

那些關於弑殺凡軀、吞噬靈魂、永恆奴役的惡語同樣令人不寒而慄。

很多低語者是感到畏懼，但更多人則是受涅姆吉寧的妖言誘惑，選擇屈從於他。無論是出於貪婪與對權力的渴望，或者想挽救自己的聚落，他們效忠新主人後，口中的低語變作了嘶嘶蛇鳴。

儘管有些可敬的低語者寧死不屈，選擇對抗這位毒蛇王子。但他們無一生還，與他們的聚落一起灰飛煙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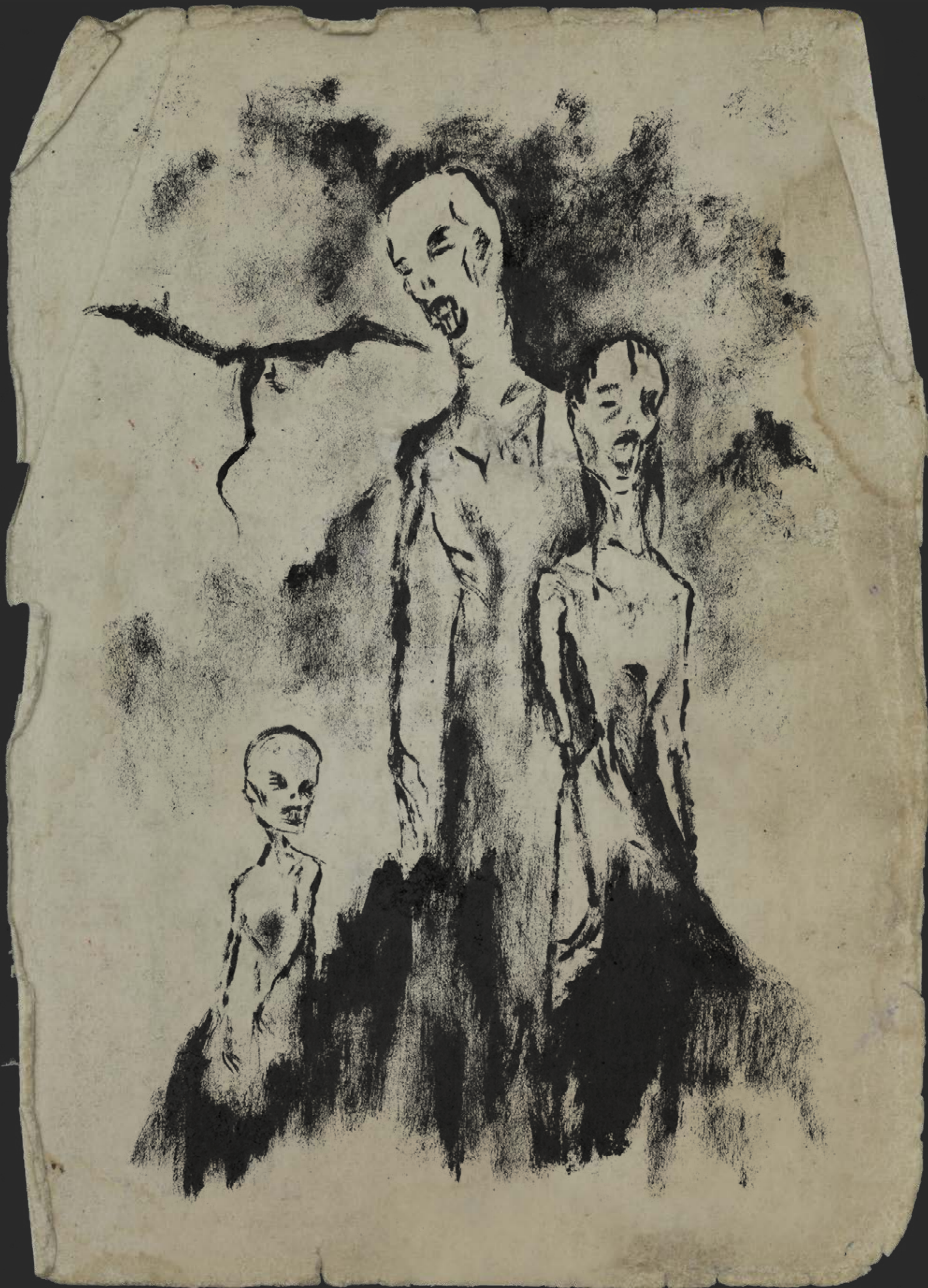
七十 痛苦

涅姆吉吞下聖物後力量驟增，體內卻因翻騰的能量感到劇痛，只好偷偷吐了出來，這麼一來也發現聖物是由神體鑄造，專為對付威尼斯的惡魔而生。他想要收服全部的聖物，下令大軍繼續前行。

一位背叛了神女的低語者詭計多端，他離開隊伍，喬裝成友方的信使跑到附近的一個聚落。找到聖物守護者後，他請求對方讓他看看聖物，卻遭到拒絕。然而，當看到涅姆吉的恐怖身影走近聚落時，慌亂的守護者還是把聖物交給了背叛者。

狡猾的背叛者由此獲得了一把神弓。他朝自己的隊伍張弓搭箭，負其者死，友其者生。守護者眼見涅姆吉吞噬靈魂、增長力量，驚恐之際試圖取回神弓，卻被背叛者一箭擊倒。

守護者的鮮血噴湧而出，打破了聖物的封印，也對周圍的所有人施加了永恆的不死詛咒。



七十一 死亡之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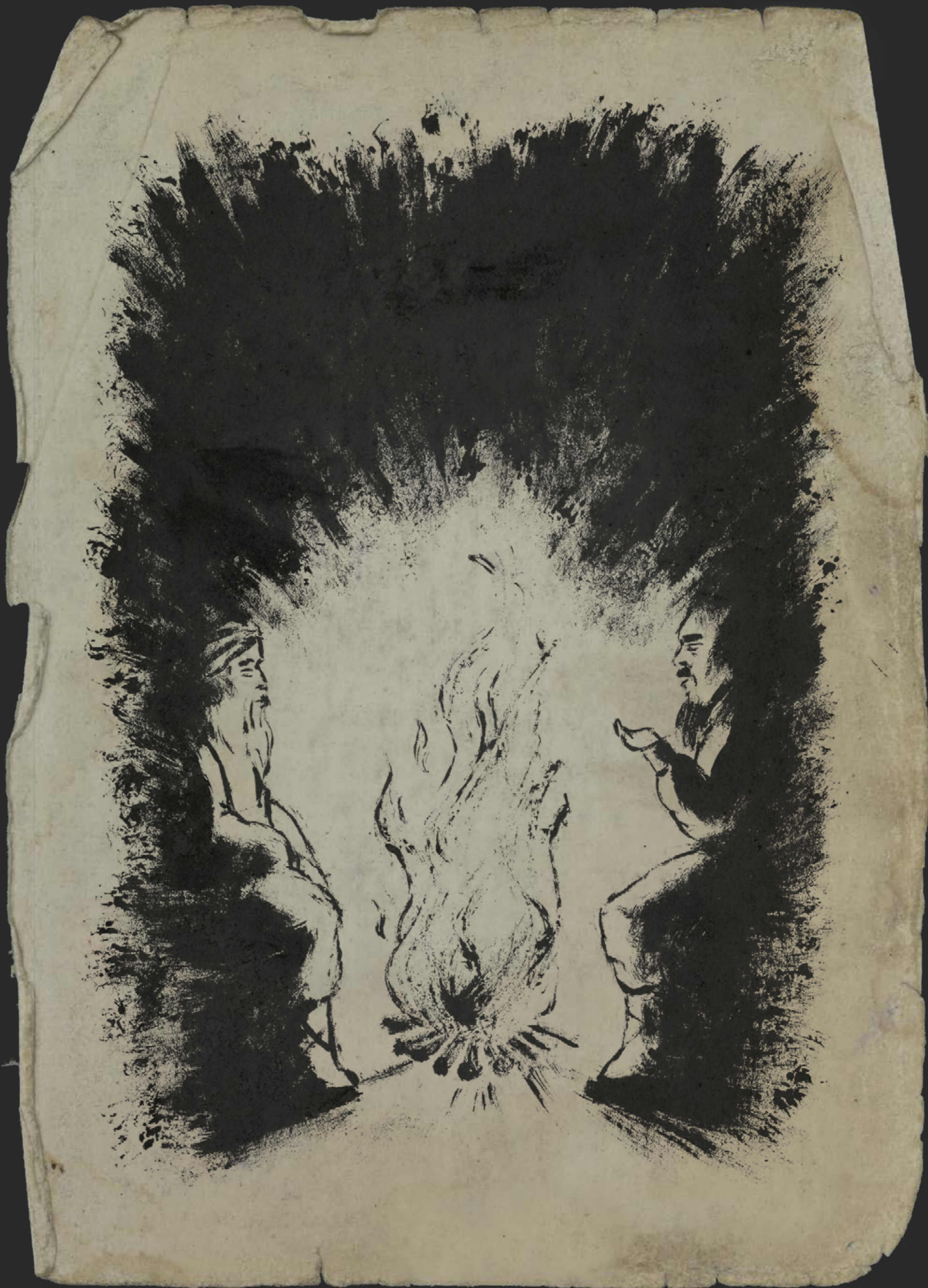
那真是個可怕的日子，就好像太陽消失，長夜忽然降臨。人們的眼前彷彿蒙上了一層面紗，他們心智恍惚，無法言語。

低語者住處的所有人求生不得，卻也似乎求死不能。省叛多爾雅誓言的懲罰竟如此可怕！這是他們為破壞世界平衡而付出的慘重代價！

人們都說多爾雅是眷顧人類的正義神女，但她並非只是人類，她對父親威厄斯所造的鳥獸草木抱持有相同的愛憐。為了拯救後者，她仍毫不猶豫地犧牲掉貪婪之人。

所有在場的人都受到大暗天災的影響，他們的軀體死去，靈魂卻仍受困其中，拼命抽動著四肢。他們宛如正被採火，圍繞著仍在低語者手中的聖物，像一團灰煙般，徘徊於被恐怖力量炙烤的大地。

見此情狀，斯瓦烙格與浮姆吉被聖物之力深深震憾，意識到再不離去自身難保。浮姆吉失去了不少低語者，明白這不是兇殘。他們選擇撤退，但憑這個被詛咒的部落在時間洪流中自生自滅。



七十二 議論紛紛

信使們將這個消息傳到了各個聚落。人們很快就說了被詛咒的部族之事，低語者們的聲名也一落千丈。

人們對酋長與同伴發出疑問：低語者犯下的錯，為什麼要我們用靈魂來償債？深姆吉的魔影籠罩大地，斯瓦烙格的火焰令人焦心，我們的命運該何去何從？我們是該立刻投降，在痛苦中死去，還是任由詛咒之力把我們變為喪失心智的怪物？

低語者會不會利用人們的恐懼來統治世界，以使用聖物為要脅，逼迫我們聽從他們的號令？他們究竟是愚蠢狂妄、渴望權力，還是膽小多疑、詭計多端？我們何從知曉，世界是如神女多爾雅所願維持著平衡，還是天平已經倒向了一端？



七十三 放逐

那一天，酋長們做出了重大抉擇，史料中罕見地記載了他們的談話，足見該事件的重要性。其中最關鍵的部分翻譯如下：

我們恐懼不安，猶豫不決，面前唯有兩個錯誤的選擇——讓低語者留下，置身於詛咒爆發的風險之下；或是命令他們離開，卻因此再無抵禦惡魔之力。不管怎樣選擇，等待我們的都将是死亡。

然而，古人相信，人死後靈魂會回到神靈的懷抱，他們不想讓自己的靈魂永遠禁錮於軀體之中。

在勇敢民眾的幫助下，他們奪走了低語者的聖物，並將他們逐出聚落。但居民並不會念誦咒語，所以決定將這些聖物藏匿於世界遠處。

從那一刻起，低語者如同帶著瘟疫的老鼠，被永遠逐出了人類聚落。

因此，多爾雅的僕人——低語者們四處流散，漂泊無依無家時。他們惶惶不可終日，輿論為低語者前臺無二致。



七十四 漂泊

從那時起，低語者無法在任何人類聚落逗留。每位旅人都必須脫下襠襖衣衫，檢查有無多爾雅的秘密印記，誰身上有疑似半人半獸的眼睛圖案，就會立刻遭到驅逐，不論那印記只是胎記，還是確實是低語者的刻印。要不是民眾害怕詛咒，他們定會被當場處死。不過，被驅逐者多半也是死路一條，其中很多人遭到偷襲，或是受暗箭攻擊，又或者被人追殺並加害於睡夢之中。

低語者就這樣噤口不語，永遠流落天涯。他們擁有更強健的軀體，因此活得更久，時間的流逝也更加緩慢。看到邪惡的力量日漸增長，世界在眼前腐爛，不再有聖物與咒語的庇護，他們的心頭便更加悲傷。



七十五 伯汗

低語者得享高壽與驚人力量，但最終仍會死去，回到莫斜什的懷抱。同時，有資格獲得多爾雅秘密教義的靈魂又會誕生，但神女並沒有回到大地啟迪他們。隨著岁月的流逝，曾經擁有神奇力量的低語也日漸式微。

然而，仍有一個男人記得聖物的傳說——他知道連博與沛倫如何切下自己的神體鑄造聖物，低語者如何為了拯救人類而將其均分，聖物又是如何被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這個男人明白，唯有聖物的力量才能制服深姆吉，他願意不惜一切代價打倒這個對手，哪怕靈魂受到詛咒也在所不惜。

他的名字叫伯汗。民間頌詠世世代代傳頌他的美名，因為救民眾於水火之中的便是此人。



七十六 團結重臨

世道淪喪，人心渙是無盡的恐懼與仇恨，野獸與深姆吉之僕的嘶鳴響徹大地。

起初，低語者迴避彼此和其他凡人，但他們逐漸厭倦漂泊的日子。他們該如何分辨彼此？該如何確定過路人不是獵殺低語者的瘋子？

最終，勇氣與自尊戰勝了他們的心魔，他們無法坐視人類式微，被魔怪的爪牙蹂躪。

伯汗首先開了口。彼時正值黃昏，在長途跋涉後，他遇到了一位在河邊歇息的女子。她就像停在筆尖的蠟燭那樣沉靜，像暴風雨後的彩虹一般晴朗美麗。

水流中迴盪著他的輕語。女人轉過身看到了他，空氣因某種能量而閃爍金光。



七十七 神聖英雄

兩人自結識後便並肩同行。其他漂泊者看到後也認出了同類，因為此時的低語者們對視之時，又能再次從對方眼中看到某種狂野與神聖的智慧。

他們穿過森林與荒野，走過低谷與山嶺，跨過河流與溝壑。伯汗就像多爾雅那樣召集起低語者，隊伍浩浩蕩蕩。

低語者四處漫遊，同時與惡魔與惡人戰鬥。他們並不站在惡魔或人類中的任何一邊，而是為了世界的平衡而戰。因此，任何出於貪婪與仇恨的紛爭，都必須停止。

低語者曾遭受百般羞辱，背負罵名，被人類遺忘唾棄，就彷彿深陷淤泥，無法呼吸。

但最終，他們靠著自己的力量爬出了泥潭，再次成為永恆的神聖英雄——驕傲、自由、正義，為了守護世界平衡毫不留情！



七十八 聖約

低語者皆負著偉大的使命，儘管他們會因此孤軍奮戰，且聲名狼藉。

鳥兒在空中盤旋後遠去，卻又很快展翅回來。花兒穿破泥土綻放，但很快就低下了頭。樹木結出果實，卻在轉瞬間落葉枯萎。積雪才剛融化，天空就又飄起了雪。時間無情流逝，唯有痛苦永遠不散，如腐肉中的蛆蟲一般啃噬著人類之心。

低語者漸漸衰老，有人在力量耗盡後於靜靜死去，有人則死於惡魔之手。他們遍天涯海角，卻找不到偉大聖物的蹤跡。

於是他們圍坐在一起，心心相印卻默然不語，以此締結了聖約。他們重申了先祖向多爾雅做出的誓言，皆負起低語者的使命，並向世界的各個角落散去，尋找自己的後繼之人。



七十九 世界的墮落

野蠻部落的歷史充滿苦痛，外敵入侵時他們只能絕望地袖手旁觀。少數勇者又怎能敵過洶群的瘋狂暴徒？被命運審判者又怎麼可能抵抗命運？

神秘莫測的低語者拼盡全力，卻還是以失敗告終，他們的犧牲只是徒勞。人間的災難接踵而來。惡魔被卡奧爾的魔咒操控，僅有寥寥數個仍效忠於威厄斯。部落陷入永無休止的戰亂，放棄了對女神的信仰，並將自己的不幸歸咎於她們。

在人類眼中，多爾雅是最惡毒的神靈，因為是她把人類變為怨魂，將他們的靈魂囚禁於軀體，無法回歸無恨蒼穹。

聖物從大地上消失，與低語者一起被逐出人類聚落，有的落入野獸腹中，有的墜入汙泥，有的則被藏在不為人知的地方。

人類對奇蹟般的救濟已不抱任何希望。

崇拜、信仰、魔咒與口耳相傳的時代就此終結。

取而代之的是刀劍鋒鳴、文字書寫與權謀鬥爭的紛擾年月。



八十 無神年代

人類為了生存苦苦掙扎，不是死於刀劍之下，就是因瘟疫、飢荒、中毒或瘋狂而喪命。

這些災難是來自惡魔，又或源於人類部落互相廝殺而血流滿河？是因為人類因貪婪而洗劫聚落，還是因崇拜偽神而喪失理智？

然而惡魔並沒有消失，而是變本加厲地散布恐懼。這不僅是為了取悅卡奧爾，也是為了自己的企圖。他們不是虐殺人類，就是勒索供品。

鬼神變得沉默，不再關注大地，昔日的神聖祭司紛紛死去，取而代之的都是些江湖騙子——兜售劣質藥水、濫口胡言的巫師與庸醫。

酋長們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個比一個更殘忍，都自稱是天選者、神之子，最後乾脆說自己就是神靈。

這就是新文明的根基，統治者的土壤。在他們的鐵蹄下，人民必將受盡苦痛。

偉大的子民！讓我們讚頌盛衰的文明！



八十一 低語者的黃昏

吟遊詩人們日漸消失，他們口中的傳奇故事也逐漸軼散。昔日英雄已寥寥無幾，其中也沒有那個流淌著伯汗的高貴血統。民間再也未聞有像伯汗那樣被賜予神力，願意為拯救世界付出生命的戰士。傳奇隕落，神話與被淡忘的神靈一起遭人唾棄。

哪怕只剩下一人去祈求多爾雅，博得她的信任，她都會除去凡人眼中的桎梏，讓他們看到聖物的位置！

但還有誰在向多爾雅祈禱？

吾夷人中還有低語者嗎？

還有人懂得神靈的語言嗎？

還有誰會為了偉大的承諾而犧牲自己？

吾夷人哀嘆，再也不見秉持大義，獲賜神力的英雄。讓我們用哀求與淚水去呼喚神靈，去博得他們的同情！讓神之子女再次降臨大地，讓我們再次看到他們那飢餓如狼，飽含神力又清澈如高山湖泊的雙眼！



八十二 普拉博的隕落

普拉博的世界就像一幢倒下的石頭，一座飄散的沙丘，一棵被狂風颳倒的參天大樹。

世間再也沒有那份將生命帶到大地的聖恩，再也沒有源自蒼穹、匯入人心的智慧。大地再也不見向鬼神祈禱，充滿歡喜的人類，而是血流滿河，充滿紛爭、嫉妒與淚水。

神靈的淚已流乾，再也聽不到他們的呼喚。寂寞的普拉博受盡羞辱，在遺憾中消損，在怯懦中褪色，只留下永恆的憂愁。

他渴望躲到蒼穹最遙遠的角落，無奈蒼穹沒有盡頭，他永遠也找不到安身之處。

沒人為他感到惋惜，沒人還記得他，太初的神靈就此隕落，在蒼穹無盡徘徊。世間遺忘他的名姓，只依稀記得有那麼一位古神。

傳說以悲劇結束，就連我都感到揪心！

不管是誰，只要還有一丝人性，都會為了普拉博而落淚！

結尾